

知皆学子的咕咕冒险谭

——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目录

第 0.999 话：「Re：再再再再映湖月梦之咒」	3	Miracle
第 1 话：「转生异世界是否会梦到魔物娘？」	10	Miracle
第 2 话：「踩着名唤男性的垃圾前进吧~」	12	Northfield
第 3 话：「异世界森林最深处为目标」	14	夜火渔
第 3.5 话：「风与火的平行」	15	夜火渔
第 4 话：「渴望神明的少女」	19	月之白
第 5 话：「消失的明天」	21	磁悬浮呆毛
第 6 话：「这个勇者明明超聪明却过分慎重」	23	我是谁 JMW
番外：「灭族の魔女」——クリエ Side	25	Northfield
第 7 话：「钢十字？犹点意思」	30	C 社第一突破手 Miku
第 8 话：「不过审男娘改造法」	32	白开拌水
番外：「风引火趋」	34	弟踢走
第 9 话：「待定」	36	？
第 10 话：「拼凑的断音」	37	成田良悟
第 10.5 话：「片羽」	40	卜
第 11 话：「银染血影」	43	Old moon
第 12 话：「涟漪在指缝间蜿蜒着的异曲协奏」	46	Miracle
第 13 话：「Giudizio Finale」	53	Miracle
第 14 话：「解」	55	Northfield

嗯嗯，不愧是■■，说的话就是有深度！

「魂晶其实就是人类魔导具的模板哦！也能发挥特殊作用，也就是说，如果奴家有着强烈的想见莉莉丝的愿望，然后又用灵魂凝聚了这个愿望，那么可能就会出现一个能传送到莉莉丝身边的魂晶喔？」

「那莉莉丝……」

「是喔，奴家在大家的认知中也就是死掉了。但是既然魂晶还在，那灵魂……也只是换了一种形式存在着吧……一直陪在魂晶的持有者身边，不离不弃。而且，魂晶能够多次使用，除非刻意破坏，不然不会损坏。」

莉莉丝像是回忆着什么，露出怀念的目光看向远方。耳坠在阳光的反射下闪闪发光。

「那使用的『代价』是什么？魔力吗？我可没有那种东西喔？」

「『代价』是不一定的喔？或许是记忆，或许是情感，又或许是一些无关紧要的东西，例如说吃饱了之后的饱腹感啊之类的。」

克莉艾竖起了一根手指头，摇晃着脑袋，在空中盘悬着。

「■■说，但是魂晶的形成，也是需要条件的……像是，没有心愿，或者没有强烈到无与伦比的心愿……魂晶也就不会出现，又或者……灵魂的力量不够强大……只有强大的魔物有强大的灵魂……」

■■说着，身体突然一顿，开始轻轻的震颤起来

「史史……姆姆……」

我轻拂■■的身体，微笑着安慰她。

「他们两个用生命铸就的护罩一定就是他们的心愿吧。他们一定会在天上看着你的，只有你幸福的活着才能让他们满意吧？如果是他们，应该说『哇哇哇！！■■哭啦！！』『唉……真麻烦，我们死都死了还在意什么啊？』这样的话吧？所以，不要哭了，呐？」

「■■说……对史史和姆姆莉莉丝明明什么都不懂……」

虽然这样说着，但■■还是从史莱姆形态转换到了史莱姆娘的模样，抹去哭丧着的脸，努力挤出欢笑的表情。

「■■说，但是，■■知道了。我接下来会带着史史和姆姆的份努力，怀抱着三倍的幸福活下去的……」

似乎是稍微解决了■■的问题了啊。失去了两个家人，旅途到了现在■■才表现出这幅样子，真是坚强的孩子啊……和我不一样呢。

前世的事情怎么样都好，现在既然已经来到了异世界，那么就要~拿出真本事了喔！

总感觉这一段时间我们的情绪都不太稳定啊……是来大姨妈了吗？啊，对哦，说起来还有这个东西来着……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出现，据说痛的很厉害啊……真不想体验啊……

「对了，我还有个问题，那只要愿望足够强烈，灵魂足够强大是不是就可以出现效果无与伦比强大的魂晶？」

莉莉丝侧过头，发丝倾泻到一边的肩上，用手指抵住下唇，摆出一幅思考的样子。

「姆姆……？奴家来思考一下，理论上是这样子没错啦……但是？毕竟我们不能决定魂晶的作用，所以

出现什么东西可能哦？心愿只是给魂晶产生了一个导向，愿望足够强烈，灵魂足够强大创造出的魂晶也可能作用是让人变饱这种没意义的玩意就是啦……」

「诶？不能决定作用的吗？」

「是的喵！■■好久没说话了来混个双引号喵！」

对不起■■你这么可爱把你当做摆设使我们的不好不应该说是我们的罪过对不起对不起我以后会好好宠爱你的虽然不知道怎么做但是我们会好好对你的你的布丁一定会给你留的不会被克莉艾吃掉的。

「据说是天上的神明们决定的，嘛不过奴家也不清楚就是啦」

那这不就是用生命来抽卡了吗？！应该不会是0.6%之类的初生概率吧？！

想到前世抽卡的经历，我就恨不得撕开时空去手刃那个游戏公司，好像叫米○游来着？有了能回去的方法一定要试试去屠公司，虽然我我不是嗜血的人，但是我真是忍无可忍了喔？所以大家能原谅我的吧……喵？捏嘿嘿。

「那么问题就来了，这个魂晶是干嘛用的呢？」

我们停了下来，凑成了一个圈，大家都在凝视着我摘下来的天蓝色的项链。

「■■说……感觉不是什么危险的东西。」

「魂晶这种东西不用用都不会知道是什么东西的喔？莉莉丝——你快用一下吧——」

「喵喵——喵——」

■■你在说什么？

喂！你们是什么时候跑到那么远的地方的？！不是上一秒还在我旁边吗！■■！你不是说不是什么危险的东西吗？那你跑的最远是什么意思啊？这是一生只能用一次的闪现吗？

我怔怔的看着手里这串晶莹剔透的深蓝色项链，不知道为什么，看着这串项链给我一种身处海上上凝望深海的感觉。项链上的两个小人，其中一个很明显的能看出深蓝色的发丝，两个小人挽在一起，像是誓约永不分离。

永不分离……吗，我似乎也是对姐姐和妹妹这么说过的呢。只可惜，姐姐那边再也不可能实现了。至于妹妹那边，现在既然在这种地方，那也是实现不了了吧。

「喂——莉莉丝——你开始了吗？怎么在那里傻站着——？」

克莉艾扑闪着翅膀，用手作音响装抵在嘴上。

不是，你们怎么更远了？这才几秒啊？

「嗯咕……」

我咽了口水，紧紧地握住了项链，然后——

「这个……怎么用来着……？」

「用心愿——和灵魂——跟心愿和灵魂——产生共鸣就好了——」

用心愿和灵魂跟心愿和灵魂共鸣？在说什么玩意？这么抽象的东西要怎么做得到？

「唉」

放弃跟他们对话了，叹了口气，我紧紧攥着项链，双手十字交叉，作祈祷状。

「回应我吧——爱莉希雅！」

好像不太对？

「呼——」

我深吸了一口气，将自己的意识灌入其中。

「■■……」

轻吟出的话语，大概是名姓吧？明明从未听闻过的，但却自然而然被我念出，伴随着怀念感涌上心头。

「■■……■■」

项链似乎发出了轻微的声音。

轻微的眩晕感传来。

……

「嗯？」

好像没有什么事情发生的样子，身体没有变轻盈，自然也没有变的沉重；也没有获得了力量的感觉，自然也没有失去了力量的感觉。

「那个……？克莉艾……？这个真的有什么作……」

「■■说……这是魔物娘的结晶……」

■■伸了一条细细长长的触手出来，轻轻的在我们面前晃了晃。

「奴家刚想说呢！姆姆姆……」

嗯？

怎么，又回到了这个场景？难不成这个魂晶的作用是回溯时空吗？

「那个……克莉艾，■■，你们先停一下。」

「？怎么了莉莉丝？」

「你们有起先的记忆吗？」

「起先的记忆？奴家的记性可没差到那种程度喔？刚才可是差点被莉莉丝讨厌了，奴家快伤心死了啦……」

不是那个，那看来是没有了么，是持有项链的人，亦或是发动魂晶的人能够保留记忆吗？

「■■说，我们继续魔物娘的结晶吧……？」

「不必了，刚才我已经听过了。」

「诶？莉莉丝，你是什么时候……啊，难不成魂晶已经发动过了？！」

「啊啊……是这样」

克莉艾扇动的翅膀停了下来，从低空回到了我的身边。一只手环抱着自己，另一只手抵住了下巴，露出了复杂的神情。

「是回溯时间吗？」

「嗯。但是不知道回溯时间的期限和范围，也不确定能不能控制。」

「■■说……这边没有保留记忆……心情好复杂……本来想要得意洋洋的教导莉莉丝的……」

「喵？什么情况喵？■■有点懵喵？」

扔着在东张西望的■■不管，我沉思起来。

再试一遍吗？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危险，但是如果控制好这个魂晶的话应该能给没办法使用魔法的我提供有力的保护和战斗手段。我不太想太依赖克莉艾他们，一直吃软饭遇到突发状况可就糟糕了。不过异界软饭王吗……倒也不错？还有，发动回溯时间的代价是什么还没搞清楚，似乎不是记忆情感之类的，至少我没有发觉我缺少了什么东西，不过肯定不会是无偿的吧，没有什么东西是能无缘无故的带来利益的，我深信这一点。但是脑海中突然浮现出■■■■的笑容。

笨蛋，你是论外啊。

「我要再试一遍。」

坚定了决心，我又一次紧紧的拽着项链。

对了，是不是起一个帅气的发动名字的方法才好？念出名字也能辅助想象共鸣吧。那么——

「『Re:再映湖月梦之咒——』」

「莉莉丝！莉——」

克莉艾突然露出了惊恐的表情，用手指着我的身后，高喊我的名字。但是由于时间的回溯，我没有听清她后面的话语，嘛，应该不是什么大事吧，毕竟她总是大惊小怪的。

至于■■和■■都在奇怪克莉艾在叫唤着什么，然后顺着她的指尖看去——

……

……

……

又·回·来·了

「——不要讨厌奴家啊啊啊啊嗷嗷嗷嗷！！！！」

虽然有点在意克莉艾回溯前到底看到了什么，但现在说这话也无济于事了。

总之，我先重复先前的对话，然后安抚好克莉艾的情绪，接着和他们讲了此前……或者说是此后发生的事情。

然后我决定再次回溯，尝试回溯发动的上限。

……

这次回到了我走下楼去见克莉艾他们前的时间点。

回溯的时间似乎越来越短了，第二次感觉不太出来，但是这一次却很明显比先前短了很多。或许再来一次就到极限了吧。

接连两次的时间回溯让我对所谓『代价』有了一点眉目。

——是「回想」。

是了，回想失去的记忆，无论是好的方面，还是坏的方面，不论是想起来就让人心头一暖的画面，还是想起来就想让人在床上打滚的羞耻记忆；亦或是面对死去的亲人时悲伤的，明明已经过去了很多年，好不容易能够忘却的情感，全·部·都·能回想得起来。

而现在，我「回想」起的记忆其中之一就是——被一个自称「■■」的人救下的场景。

真的有这种事情吗？发生的地点就是异世界，但是我应该确实确实没有经历过那种事情才对啊？难不成是我的记忆实在是太差了？还是说其实『代价』不是「回想」，而是「捏造」？但原来世界的记忆确实是符合逻辑的，在少数回想起的记忆之中只有这一片是让我感觉奇怪的。

真的是我忘记了吗？还是说有人刻意为之？还是说……？

不，不要再瞎想了，一定就是「回想」吧。

嘛……据说人的强大就是忘却，这下我的强大是被否定了么，哈哈。

「『Re:再映湖月梦之咒——』」

……

在忍受了人生中最长的一个早上后，她们终于一个沉沉醒来（「诶？莉莉丝小姐……怎么湿湿的…」

「■■说，■■很舒服喔」「很软耶喵」)

「首先，让我们先搜索一下这座城堡吧！」克莉艾伸了伸懒腰，随意甩着尾巴，「奴家觉得会出宝贝哦~」然后——全·部·想·起·来·了。

不只是过去遗忘的事情，还是「未来应该遗忘的事情」，全·部·想·起·来·了——

「■■.....」

我说出了祂的名字，细细品味着。为什么会忘记了■■的事情呢？是祂刻意为之吗？虽然不知道回溯了时间这个项链是怎么保留的，但是可能这就是异世界吧。

我紧紧的攥着项链，压在胸口，心中悸动不以。

「呼，结果不是还是记起来了嘛，这个项链.....是不想被人遗忘吧？不.....是不想被他遗忘吧，更是，不想离开他吧？」

「莉莉丝.....你是记起什么了？」

「喵？」

「■■说.....莉莉丝怎么突然发病了？」

■■和克莉艾和■■都歪着头一脸担心的看着我。

哈哈，要是全都有记忆的话就会发现我一直表现的奇奇怪怪的吧。那么，现在是到了哪里——

我的瞳孔猛的扩大。

这是一座城堡。

谁的城堡？

是那个奇怪的记忆里的自称「■■」的人的城堡吗？

那我为什么会在这里？

我曾经来过这里吗？

「奴家觉得是莉莉丝被昨天晚上英勇营救莉莉丝的奴家的英姿震惊到了哦！」

「■■说，我也出了份力，请被■■迷住吧.....」

「喵！喵也是！」

「不，不是这样的。」

我揉了揉脑袋。

「克莉艾，我们在此之前都干了些什么？」

「诶？是睡迷糊了吗？真的不是被奴家的英姿迷住了吗？！」

「克、莉、艾」

我揪住了克莉艾晃动的心形尾尖。

「诶~~~♥♥♥~~~♥♥♥♥♥♥♥♥呀!!! 莉♥莉♥丝♥好♥大♥胆♥~~~」

「额.....我也没想到你的反应会这么大.....真的，咕、很敏感吗？」

差点忘了克莉艾是个魅魔，把她当笨蛋了，对不起!!!

赶忙放开了抓住的手，我咽了一口口水，刚才抓住的手指尖揉搓着。然后我看到■■正在偷偷赶忙把尾巴伸到我附近.....

「喵、喵.....？」

我抓。

「咪咪咪咪咪呜呜——」

诶嘿嘿额，这反应诶嘿嘿额。这时我看见■■正在用自己史莱姆的特性塑造出细长尾巴的形状。

「不，■■你就不用了吧？」

.....■■默默收回了尾巴，低下了头。

「■■说，■■好伤心」

于是我又抓住了她收到一半的尾巴。

「■■■■■■■■■■■■——」

原来史莱姆整到敏感带是这么个样子啊？长知识了！

不对对不对，现在是说正事的时候!!!

「克莉艾!!! 我们在此之前都干了些什么？就是我们遇到之后的所有活动，都和我说一遍。」

「诶.....？好，好吧，奴家知道了。」

「我们先是在森林里遇到了，然后奴家就下了■■和莉莉丝，然后莉莉丝和奴家签订了契约，这之后去解救■■.....」

到这里都没有什么问题。

「之后呢？」

「我们是怎么来到这个■■的？」

「哎呀，这之前还有好长一段需要说哦，莉莉丝不要太心急啦~诶嘿嘿，奴家知道了，莉莉丝一定是想要细细品位和奴家的生活吧~嘛~莉莉丝也太喜欢奴家了吧~~~」

先不论克莉艾的自恋话语，「好长一段需要讲」？这是什么意思，照时间回溯的进度来看我们应该在这之后马上就到了这里了吧？不然可对不上啊？

「在·■■·后·■■·到·■■·莉·莉·丝·的·■■·参·■■·莉·莉·丝·欢·■■·■■.....」

什、么？欢迎祭典？不，不对。我主观的记忆明明应该还没有参加过祭典才对！这件事，不应该是在「未来」发生的吗？！

那我现在，在哪里？

「然■■们■■发了，莉莉丝■■很快，■■氓袭■■Event! 然后奴家英勇拯救了莉莉丝! ■■■之后.....哼，就遇■■了那■■恶心的■■，不过还好，他已经被干■■啦~~~随后奴家■■决■■他的■■，就来营■■莉莉丝啦~~~」

我·并·没·有·经·历·过·这·种·事·情。

但是我确实有「回想」起了■■的记忆，既然已经是回想，那就表明我经历过。但是我没有经历过，这是事实；我经历过，也是事实。这是绝对绝对不可能的。

除非，这是一个时·间·闭·环。

也就是说，我首先陷入了一个小的一个时间循环。而从祭典开始前也就是■■他们在楼下等我那里开始，到我展开冒险到这里为止，又是一个大的循环。

因此在最开始回溯才会到达最结尾，也就是，这里。

但是，■■已经死了，不可能再继续回溯时间了。而且这样的时间回溯跨度极大，要是魔法阵的话那得到达什么程度？不·像·是·人·力·能·够·企·及·的·程度。因此这么看来，这个大的循环并不是■■的手笔。

如果我先前的回溯存在的话，那现在『Re:再映湖月梦之咒』应该暂时不会起作用了，虽然不知道恢复机制就是了。

那好，再试一遍。

「『Re:再映湖月梦之咒——』」

没有反应。

那么.....我确实是存在于过去。

但也存在于「对于我来说的未来」

来形容了，这是……血海？

按理来说不应该会有这么多血才对啊。

谁的血？

克莉艾的？

我的？

■■的？

■■的？

不对，不可能还我们的血吧？诶？那不是我们的又是谁的？啊嘞？啊嘞嘞嘞？不不不，就是我们的吧，毕竟？毕竟什么？嗯？

「诶……？怎么……回事」

腹部传来宛若灼烧般的热感，但是后背又传来凉意。头皮发麻，无法思考，思维是随着目光飘走了吗？对吗？不，不对？对吧？！啊哈哈哈哈哈！！！！

冷热冷热冷热冷热冷热冷热冷热冷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还是热？

诶？啊嘞？怎么回事？？？这个女人是谁？克莉艾？克莉艾？！■■？■■！？你们在哪里？

「主人，您让您去神之钉」

不知道从哪里出现的女人拔出了长刀，面无表情地在空气中挥舞了一下，拭去了刃间的血，然后。

血从我的腹部喷出。

啊啊……真是……像温泉一样美呢，嘻嘻嘻——这就是众生之赤吗？

「噗——吡——」

……………

渐渐变得昏暗的视野中突然出现了一个银白的像是人的东西，而那个捅我的女人对着她单膝下跪，随后银白色的东西缓缓向我走来——

「嘻嘻，这一把 Game Over 了喔？不过你也实在太~菜了吧？人家，不，妾……身？总感觉这么称呼自己好怪哦，嘛，总之，我看累了。哎，就送你点小礼物吧，就看这次你能不能破关喽？不然可不够格拯救她呢……」

语罢，她将一坨肉泥轻轻捧起，用柔和的目光凝视着肉泥，然后缓缓朝我走来——

「啊拉……变成了肉泥还是这么美呐，嘻嘻嘻……」

……………

三次跳跃。

终于回到了起点，回到了祭典开始前的我的床前。

看着楼下的克莉艾等人，我的嘴角不自觉咧开了来，总感觉安心了不少，明明我们一起旅程的时间不长……在某种意义上应该也以算得上是很长了。但是即便如此，他们对我来说一定就是所谓「就算被背叛了也可以的伙伴」吧。

我走下楼去，和他们说出了我所经历的一切。

「■■说，大概不是魔法阵……」

「奴家也认为不是，因为附近没有强大的魔力源。」

「要是魔法阵■■就可以出场了呼喵……」

结果讨论了半天也是没有任何结果。嘛，预料之中吧。毕竟我们没有任何线索，而且如果不出所料，我们应该已经经历这个循环不知道多久了。

那为什么只有这一次循环有了记忆……？还是

说……每一次都像现在一样，只是……

我不敢再往后想象了，光是至此已经让我后背发凉。

先来尝试一下常规脱离吧。例如——

不，不行。

不知道为什么，有股很强的烈，该说是命令吗？还是说变成了女人之后觉醒的第六感？总之是类似的东西，强硬的掰正了我的想法。

不能脱离既定的流向——

它这么警告着我。

我觉得我会听我自己的吗？嗯？

……………

……………

……………

我知道了啦我知道了啦！！就让故事这么发展下去总行了吧！嗯？！

真的没有能打破循环的方法吗？就这么一直让时间不断轮回啊轮回啊轮回啊轮回啊轮回下去？

开什么玩笑！怎么可能能够接受啊！都已经不知道经历了多少遍这个时间点了，也不知道什么情况下会保有记忆什么情况下不会保有记忆！像起先那个禁止我做多余的事情的感觉明显就是发生了什么但是我不记得了吧？！为什么就不记得了啊！？为什么不重要的事情全部记得啊！每一次每一次每一次轮回之后都要和他们去把嚼烂的经历再嚼一遍，我厌烦了！！！

莫名其妙的不重要的事情比方说和克莉艾的拌嘴的位置，比方说一开始■■给我讲解的魂晶时的动作，又比方说一直被冷落的■■，或者时间回溯前大家的表情这种小事我都记得一清二楚诶！

你看！像第一次回溯的时候他们都躲得远远的！躲得位置我都记得一清二楚！你看，那次转移前克莉艾还突然叫了我一下！还用手指着……什么……东西？然后，很震惊的……样子？……来着？

突然回想起了这个古怪的事情，我皱紧了眉头。

这个疑问至今没有解答，克莉艾究竟看见了什么？确实是一个很可疑的事情，在这之前我为什么毫不在意这件事？

所有细小的差异都可能是破局的关键。

「呼——」

由于这段时间积攒的压力，我变得很容易冲动。刚才也是莫名其妙的就发火了，现在倒又是冷静了下来，不过借此也注意到了异端？看来似乎也不是一件坏事。

最近很容易发火……吗？「最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总感觉我得到项链后的第一次轮回也有这种感觉，似乎大家的情绪都不太稳定。喜，怒，哀，乐转换有些过于快了。

有够可疑。

如果单说我情绪不稳定似乎也情有可原，但克莉艾她们呢？她们情绪不稳定又是因为什么？正当我想深入思考的时候——

「莉莉丝！莉莉丝！你没事吗！奴家好担心你哦——」

克莉艾突然冲了上来，扑向了我。

「怎么了？」

「奴家做噩梦了！奴家梦到有一个变态男的要请我们去城堡然后莉莉丝拒绝之后就死掉了！然后，然后奴

家就发现整个世界都是血！这之后梦就醒了……不要，不要离开人家……这一定是诅咒吧？每一个奴家喜欢的人死去……最后一族只剩下了奴家一个……呜……母亲……」

克莉艾在我胸口上啜泣起来。

我轻轻将她搂在怀中，用手梳理她洁白的青丝。

「没事……我绝对不会离开克莉艾的喔？我保证。」

「真，真的……？真心不会离开奴家远去？真心不会惨死在奴家面前？」

「不要说那么恐怖的话拉……真的哦，真的」

「真的是真的？」

「真的是真的真的。」

像是满足了一样，她将脸凑在我身上摩擦。

「■■■说……百合盛景喔……」

「喵……」

■■■倒是一脸无奈，至于■■■则是红着脸，用手遮住了眼睛，虽然张成了V形眼睛全露出来了就是……

至于克莉艾说的话……那大概不是梦吧。是确实发生过的现实。

只是没人记得了而已。

啊啊，这一定就是突破点吧。克莉艾……你是我的希望。

◇

「妾身一定会救你，不论多少次，不论多久……妾身一定会救你」

不知何处，身着黑丝礼服的少女看着眼前水晶屏幕中的内容，出声低喃道。

她握成拳状的双手越用力。尖长的涂着红色指甲油的指甲渗进了皮肤中，鲜血顺着手臂流下。

「克莉艾……」

◇

「奴家一定会救你，不论多少次，不论多少年……都必然……将你拯救。什么诅咒，什么因果……奴家都定然会将其破除！」

扇动着翅膀的少女怀中抱着一位白发少女，但她怀中少女的手已经垂下，并且再也不会抬起。

「莉莉丝……」

◇

在之后我又回溯了好多次。但是并没有另外再想起什么记忆。只是，随着我的多次使用，我对于项链的使用更加得心应手。虽然不能延长能回溯的时间的总量，但可以改变一次回溯的量，长达几天，短则几秒，算是变得更方便了。

然而，这几次回溯最大的不同，也就是——

克莉艾也保有回溯前的记忆。

虽然不知道原理，但总之结果就是这个样子。至于■■■和■■■，照例是什么都不知道。哎，可惜，但是如果是克莉艾的话，至少碰上危险就不用担心了。

算了，总之先上路吧，再去吃那快吃到吐的祭典吧。说不定再从头开始一次会有什么新的收获呢？

「■■■说，克莉艾呢……？」

「喵？克莉艾到底去哪了喵？」

但是，你人在哪啊克莉艾！！这种时候就不要乱跑了啊——

◇

「她在拯救您！都已经不知道多少次，她一直在拯救您！可现在你现在却做出这种事……说出这种话……？这是背叛！怎么能够允许！？主人她啊，不论多少次，多少次，多少次，多少次提起你，都会露出那样柔和，欢欣，而又悲伤的表情啊！这是我作为下仆……不，作为爱慕者主人的人，唯一能够得到的奖赏啊！？你现在在做出这样的事，怎么值得主人为你痴迷！？即便在看着我时候，他的目光里也都是你啊！那双赤红的瞳孔里从来就没有别人，唯一存在的就只有你啊！克莉艾！」

「即便如此……奴家也要拯救她们，而不仅仅是她一个人，这是无可奈何的。」

「无可奈何……？你说这是无可奈何！？哈哈哈哈哈！你说你为了拯救主人，拯救自己，而要去杀了主人，杀了自己？疯子！！」

用刀插入自己的腹部，少女倒在了她所爱慕着的，也是爱慕着她的少女身边。

「你说得对……我们，可能早就疯了吧……」

「这下，我们就能稍微休息一下了吧？那回溯，虽然可以结束一会，但很快又会开始吧……」

少女的瞳孔慢慢是去光泽，在最后，她摸索着，将手牵上早就死亡的白发少女纤细的手。

「奴家爱你……莉莉……丝……不论是从前……还是今后……」

少女失去了呼吸。

拿长刀的少女怔怔的看着眼前的两具尸体，缓缓举起长刀——

贯穿了自己的心脏。

◇

我揉了揉眼睛。

这种感觉就像是朦胧胧的梦中醒来，有自己做梦的自知，但是就是怎么都回想不起自己究竟做了什么梦。

几滴水珠从脸上滑下，沾湿了地板。

「诶……？」

我用手去沾了沾脸颊。

是眼泪。

我究竟是该为什么而感到悲伤呢？是为了梦中的内容？还是为了记不起悲伤的梦的我自己？心中宛若被开了一个口子，阵阵绞痛难以消失。

总觉得有种自己明明什么都没做事情却结束了的错觉。

颈部的项链……啊，是■■■的魂晶……用法……也知道。

但是，为什么？魂晶是谁告诉我的？用法又是怎么知道的？看着项链，心头涌上了不知一倍的怀念感。

好像有种自己重复了好多次时间的错觉？

是错觉……吧？算了，不应该在意这种事情。

摸索着下了楼，看到克莉艾他们欢声交谈着，我心中的不安也终于消退了。

那么，去吃晚宴吧，然后，开始我们的冒险——

……

……

……

.....

时间之外.....

「奴家可是灭族的魔女哦？」

「那又怎么样？这又不妨碍克莉艾的可爱！」

「哼，莉莉丝整天就说这些话，但是，奴家还是很开心.....」

「我可是说的真心话哦！要是时间能一直重来，那我也会一直喜欢克莉艾的喔！」

「嘻嘻，奴家也是.....」

.....

.....

.....

的我喜欢，第二次去的我喜欢，全班一起去的我喜欢；穿越成蜘蛛的我喜欢，当魔剑的我喜欢，是人，不是人的我都喜欢。拿盾牌的我喜欢，拿手机的我喜欢，拿女神的我喜欢，拿妹妹的我喜欢，建国的我喜欢，开会的我也喜欢.....

「但是.....为什么会这样呢？第一次，有了能去的异世界，第一次.....有了喜欢的异世界.....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

脑袋里猛地蹦出来这样一段话，缓缓将我充斥着钝感的大脑叩醒.....缓缓地.....叩醒？看来我的大脑依旧不清醒。

总之，先环顾一下四周吧。

所见之处，皆为翠绿。和煦的暖阳透过叶间的缝隙，抚摸过我的脸，最终坠落于地。顺着阳光向地下看去，同样蔓丽的绿色的海洋——是草，亦有花。然而，不同于一般的翠绿给从花以点缀，在这里，丛花反而成了群星，悬挂在静谧的丛篝的夜空之中。

简单来说，我在一片森林之中的草地上。

最后的记忆.....对了，是在厕所中和我的必生之敌搏斗，此敌可谓是人类最大的敌人，其名曰——「便秘」。

啊啊.....这长达 11.45 个月的斗争终于拉下了帷幕。

但这胜利.....究竟该归谁呢？正当我提起裤子准备走人的时候，一股强大的吸力驶向了我，那吸力宛若不可抗拒的命运之洪流！我最终败其足下，失去了意识.....然后便到了这里。

是米田共的怨念将我吸走了吗？可恶，明明只离胜利仅剩一步之遥了啊！呵，不愧是我认可的对手啊！

とりあえず，先审视一下目前的状况吧，不如说.....「俯瞰」一下现在的状况？网代慎平是这么说的来着？

一边走，我一边观察周围的植株，全都是没见过的物种，要说为什么我认得出来.....这是因为偶尔就有一两个植物蹦蹦跳跳的跑过去。再怎么地球上也存在这样的物种吧。

那么答案就很明了了——我来到了「异世界」。心情并没有多大的起伏，只有「啊，来到异世界了呢」这种的情绪。

但也不能就此断定，也并不排除「楚门的世界」一类的事情发生。

恰好此时到达了湖畔，有一种巨大的「牵引力」一样的东西，如果真要说大概是有种被「命运的丝线」牵引的感觉，这感觉推着我——去确认了一下自己的面貌。

第 1 话：「转生异世界是否会梦到魔物娘？」

诸君，我喜欢异世界！

魂穿的我喜欢，被卡车创去的我喜欢，自己开卡车

素白的，宛若流沙般柔软的长发倾泻而下，绝大部分都朝腰间挂去，而又有一小部分，像瀑布坠地激起的水花一般散落在肩头，由于是俯瞰湖中的自己，几根发丝拂面，偶钩鼻尖，引起阵阵酥痒。恰好视线随发丝引向面部，最瞩目的当属赤红的瞳目，晶莹又透亮，下一秒就快化作血水滴下，下挑的睫毛，给整幅面孔带来了丝丝慵懒感，而这感觉与我的容颜可谓天作之合。随瞳孔向下，小巧挺立的鼻子勾勒出流畅的曲线，凝视鼻尖，好似站在群山之巅，看那重岩叠嶂，看那曲流激荡，最后以柔和作结的自然之奇观。而在这标致至极的鼻下，是令人望之垂涎三尺的樱唇，这唇，恍然给人以色欲，恍然间，又给人以清洁素净，似是而非，是与非相交错，是二律背反的圆舞曲。最后，以眼睑下的一颗泪痣为整张脸作结。

「他妈的，太好看了吧……」

喉咙传出的声音……太好听了吧！简直就是天籁！

清淡，不如说清冷的嗓音，与传诉的话语交融，雅俗共赏，相得益彰。

伴随着水汽的风吹过，这让我打起了寒颤，这时我才清楚我竟是一丝不挂。

嗯……老二——自然是没有了。老二！！！！！！不，大哥！！！！！！我还没有接下你最后的火之呼吸呢！怎么就早早退场了啊啊啊啊！！至于为什么称其「大哥」，因为据说当你控制不住你的二弟时，那么他就不是你的二弟，而是你的大哥。

怀着感激之情，我悲痛的送走了大哥。「不要停下来啊！」我仿佛听到他这么喊道。如果有机会，一定要让他和天津君见面。

连性别都换了，这下是转生异世界无疑了。只是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就没衣服，搞不好一进城就被抓起来了，而且为食物考虑进城是必须的。

但是，现在的第一要紧事和这些都没关系！哈……快让我「尝试」，哦不，「品尝」……也不是，是了，是「考究」一下我这副躯体……

手，顺着锁骨向下游走，首先感觉到的，是全身的酥麻，和双手之间尤其的柔软。Size 大概在 B 到 C 左右吧，虽然不大，但也不会太小，是谓之「完美」啊！富有弹性的……【以下剧情付费解锁】

「哈……哈……嗯咕……不，不愧是……哈……」

面泛红潮，现在我全身发软，瘫倒在地上，喘着粗气。太强烈了，根本抵挡不住啊，这种东西……搞不好会上瘾的……近期还是封印了为好……

几十分钟后，我才终于整理好了精神和躯体，开始审视当下的状况。总之，先来确定一下异世界的类型吧，我估计大概率是王道的「剑与魔法」的世界就是了。

「Status……Open！」

然而什么也没发生。

「表示！」

……

「Level State！」

怎么回事？不应该啊。

要是没有状态栏一类的东西那也太麻烦了吧？亦或是说我的打开方式不对？

「你在做什么呢？」

「菜菜想问……你在干嘛呢……」

「这家伙不会是人类吧？」

嗯？！身后突然传出三道声音，我立马装过身去……

「呜哇哇哇！变态哇哇哇哇！！没穿衣服诶这个人！！！」

「菜菜说，我们也没穿衣服吧……」

「喂！人类的女性？！这种东西存在吗？」

我去！没穿衣服！啊不对！我去！三个史莱姆娘！红、蓝、绿。嗯，是很经典的史莱姆娘呢，而且，没穿衣服。倒不如说史莱姆有需要遮挡的地方吗？

而且，第三只说的话让我很在意。以及，为什么我能够理解他们的语言？

「绿色的那只史莱姆，你的话是什么意思？」

不能被区区史莱姆看扁了，要用高傲的口吻率先在气势上压过对方！

「好没礼貌！」

「菜菜说……这个人类也是好没礼貌……」

「说啥呢你？」

为什么要一起说话……

「什么意思……就是字面意思啊？白痴吗？是奇行种吗？」

先不论最后一个词，看起来能够交流，虽然看上去脾气不好，但绿色的这只史莱姆还是好好的回答了我的话。

「你的意思是说，人类中，没有女性吗？」

虽然我问出了这样的话，但真希望别啊……

「嗯，对哟，你这家伙……长得像人类，怎么感觉像弱智一样？」

坏了坏了坏了！我想象中的百合展开呢！！！！这

下怎么办！！！！

——突然间，火矢坠落在我的身边，紧接着，是漫天的，犹如雨点一样的红点——同样的箭矢。

眼前，出现了人类的军队。

蓝色的史莱姆突然间化作了类似衣服一样的东西缠绕在我的身上，全身颤抖。而其余的两只在旁边摆出战斗姿势。

军队中……无一例外，全是「男性」。

的正向感情。

还有一些并不和谐的想法，他们认为主人更是在奴役宠物，毕竟他们强制性的改变了他们的人生，不，狗生？畜生？将他们的生杀大权掌握于手中，是一种不对等的关系。

但是，就行为上来看，主人照顾他们的宠物，给他们准备食物，准备住处，清理粪便，为他们洗澡，给他们看病，倒是这边更像是在被「奴役」啊，什么，生杀大权？正常人会随随便便杀掉自己的宠物吗？

由是可得，人养宠物是一种相互奴役的，极度扭曲的行为，往自己身边增添宠物是一种倒退的，盲目的行为，虽然可能会被爱猫人士，爱狗人士，爱马仕，爱蛇人士等等强烈谴责，但我仍要在这里如此的呼告！

相较之下，非生物就曼妙多了，没有了碳，氢，氧，氮的胡乱排列组合，一切都是安定而秩序的。我所希冀的完全静寂，万物调和的世界一定是被无机物所充斥的世界！没有生命，物品便只有单一的属性，愉快的合作，完美的契合，他们就像春雨一样潜移默化，逐渐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已经不可分割了。

而且我认为，最令人痛苦的并非混沌与扭曲本身，而是见证着秩序变得扭曲，又或是，秩序混合着扭曲。

光听着一定很抽象吧？

那各位就如此的设想一下吧！你的宠物，和你常用的物件的融合。仅仅是把两个图层拖到一起，就已经足够令人作呕了，更何况，本应静止稳定之物开始了运动，开始了变化，可以说达到了世界恶心之巅峰。

又好比刚见面不久的史莱姆突然变成了衣服穿在自己身上，自己又不得不穿着他面对一大群由男人组成的军队，这样。

不过，这史莱姆化作的衣服如何的不适应果然还是暂且按下不表，让我们来思考一下面前的箭雨如何应对吧！It's brainstorming time! 思考时间约莫 0.1s 左右？诶，原来我还没死吗？搞什么，我这个搞笑一样的思考速度！走马灯吗，是死前的体感时间延长吗？死前最后的思考是史莱姆当衣服好难受什么的不要啊！再说在异世界里死了会怎么样啊！穿越回去吗？可是这里也没有马桶啊。

「莱莱，危ない！」

「喊，真是的……」

一红一黄两个史莱姆化作粘液墙挡在了我，不，是挡在了莱莱前面吧，然后就像游戏里 HP 归零后那样，化成碎片飘零了。

诶……死了？

来到异世界初见的三位魔物娘中的两位，话都没说几句，就这么死在了我面前。

什么啊，这种像算加减法一样随便的就把人杀掉了，这样不就像是高中生写的三流小说一样了吗？杀戮变得毫无意义，充斥着血的青涩的幻想，给杀戮的艺术抹黑，更无法告慰那因此而逝去的灵魂，还要煞有介事的在前面标上「本书含有暴力场景及怪诞表现」的标语。那些下等的存在就是如此地渴求崩坏吗？啊……还有……果然在王道世界观里史莱姆就只能是下等魔物啊。活下来的偏偏是一个蓝色史莱姆，这也是那个什么门的选择吗？

「菜，菜菜说……史史！姆姆！」

第 2 话：「踩着名唤男性的垃圾前进吧~」

各位，你们对「宠物」这一概念是如何看待的？

没错，是狭义的宠物，拿人类当宠物什么的还是 Pass。

想必大多人都对其抱有友好的情感吧，忠诚的狗狗就像自己的伙伴，可爱的小猫有如调皮的妹妹，诸如此类

连这种时候也不放弃口癖吗？！

那两位死去的，疑似叫史史和姆姆的两只史莱姆已经不见了踪影，看样子这个世界的魔物死后就会消失……有这样的设定在呢。

「队长，史莱姆已被歼灭，还剩一个……无法确认其种族。」

一个穿着向军队中担任斥候的士兵和军中唯一一个骑着马的士兵说出了这样的话……当然，两个人都是男的。

哦哦哦！那个就是队长啊！那么就赶紧试着交涉一下吧！虽然对于那只不知道叫史史还是姆姆的绿色史莱姆的话感到了些许的不安，但果然还是人类让人安心吧！

「新的物种么？从未登记在册的魔物娘？」

嗯？

「那么第一个混血就由老夫收下了！！！！」

那位令人信任的对账随机拍马，向这边奔驰而来，将他的佩剑高举过头顶——调转马头，砍向了他的下属。

事情转变的太快了吧？我还没吐槽他的牛子上身直接冲锋啊，这样节奏会乱的啊，混蛋！啊，不过动画化的时候还有修改的机会，那么，拜托了，制作社的米娜桑！（土下座）

虽然，这种异变是有原因的。那位始作俑者小姐似乎正飘在我斜上方的空中。

什么啊，明明才自说自话地夺去了史史和姆姆的生命，现在又自顾自地被控制。这样史史和姆姆死亡的意义又在哪里？

眼见着有越来越多的士兵举起反旗，自相残杀，活到最后的队长用佩剑贯穿自己的喉咙，结束了这场荒诞的闹剧。

落幕，收工，策划人小姐华丽落地，嗯……在腰间扑腾的小翅膀，屁股后边的小尾巴，暴露而煽情的服装，加上头上的两个小角，哦，主啊，这就是魅魔吗？

「呐~这位小姐~」

魅魔小姐露出可以说是魅魔招牌的美又危险的笑容，歪过头，一头黑色的长发便倾泄在她的左肩。

「啊，对不对……」

魅魔小姐似乎察觉自己哪里说错了，连忙捂着嘴。红潮攀上她的脸颊，好可爱~

「应该是……小哥才对？」

好恐怖！这孩子好恐怖！

「啊，啊哈哈，你在说什么呀……」

全力压下心中的惊涛骇浪，我挤出笑脸和她说。

「抱歉，抱歉，开个玩笑？奴家只是在小姐身上嗅到了些许男性的气味，很美味哟~」

魅魔小姐舔舔嘴唇，屁股上的尾巴愉悦地摆动了两下。

「男性的气味什么的……」

意思是我灵魂也散发着恶臭吗！

「初次见面，奴家叫克莉艾，如你所见，是纯良的魅魔哟，啊……姑且还是个女王吧！」

纯良的魅魔吗？嗯？她最后说了个啥？

「这位人类小姐，……和奴家合作……不对……请和奴家合作……也不对……我们合作吧！」

最终稳定在这个说法了啊……

「合作是……」

「啊，刚才的史莱姆有和你说吧，人类只有男性这件事。」

原来从一开始你就在看着啊……那么目睹史史和姆姆被杀死也是她的判断吧。

「所以，人类想要繁殖，就必须和魔物交合。而且，为了生出几乎只有人类性状的小孩，我们魔物娘不断地被掳走，不断地强制与人类交合。更可恨的是，那些男人生出来的他们口中的「人类小孩」，无一例外，全是男性。又将这惨无人道的行径持续下去……」

克莉艾冷冷地说着，脸上没有表情。

「奴家……便是最后一位纯血魅魔。」

嗯？不是纯良么？魅魔的纯血=纯良，呼呼，真是很幽默的等式呢。

「所以，虽然不知道你是怎么来的，但希望你能在作为魔物们的精神领袖，这样，或许就能够统一战线，向可恶的男人们举起反旗了！」

好的各位，来做选择题吧！

1. 和克莉艾合作，成为魔物们的精神领袖。

2. 拒绝克莉艾，大概率被杀掉，或者押送至人类一方。

还有犹豫的余地吗？我仿佛看到了逝去的牛先烈的音容笑貌和谆谆教诲，我旋即握住了她的手。

「请多指教了，克莉艾小姐，我叫……」

思考了一下是否要报上本名，还是作罢，毕竟■■■■再怎么也是一个男性的名字。

「我叫莉莉丝，希望能有愉快的合作。」

取了这样的名字。

克莉艾愣了一下，随后露出了，第一次露出了像个少女一样的，纯真的笑容。

啊……我一时有些恍惚。

少女

有着一头黑发的少女

时不时会无故发呆的少女

喜欢对着我天真地笑的少女

那个少女

我的妹妹

我的妹妹她……

长大后一定也长这个样子吧？

……

初次意识到自己已经身处异乡，我，如今已经是「莉莉丝」的我，终于被迟到的汹涌的过去吞没。

第3话：「异世界森林最深处为目标」

妹妹真是奇幻的定义。

网上会说纷芸——有妹妹的嫌她烦，没妹妹的却又憧憬着与妹妹共度的美好生活。

而我就不同了，

每一声「哥哥」都令我心神荡漾，说妹妹即为我生

活中的太阳也不为过。如此可爱，善良又夹杂着些许的调皮，照耀着我至今以来的人生之途——

回到现在，我被两名与妹妹一般可爱的魔物娘缠身，甚至与其中一名有着肌肤之亲——如史莱姆一般滑滑的、粘稠的触感，附着在柔绵的胴体上，但空虚的「下面」却毫无波澜。

明明放在原来是可以让我神色一紧的存在啊！不用反复强调这个现实啊喂！等有可能返回的时候得被妹妹zako-zako地叫唤吧！

咳咳……把关于妹妹的思念隐于心中，我询问克莉艾今后的计划。

「诶……那个，接下来我们该去做什么呢？」

「唔啊——总之先以统一魔物娘战线，向森林深处进发吧！」

「好！那就准备准备再出发吧！」

我捡起尸骸一旁的剑，轻拂剑刃上的血渍，银白色的刃刃在阳光下熠熠生辉，虽然性转为女生，但如骑士般持剑的兴奋依旧抑制不住。

「克莉艾小姐不拿一把剑吗？」

「哼哼，奴家有魔法便已足够了。」

看克莉艾搅动局势、玩弄心理的表现来看，她可能确实很强。有这么好的美少女作为我初来乍到的靠山，想想就幸福呢！

「那个……克莉艾小姐，今后就请多指教了！」

我脸色微红地说着，克莉艾则被这突如其来的话语惊到了，尾巴不由自主地摇来摆去——二人空间总是带着暧昧。

「莱莱说，不要忽视莱莱了……」

衣服右肩上突然伸出一只触手，略显气愤地想彰显自己的存在。对不起啦，衣服小姐，刚刚确实没注意到你。

这样想着，莱莱在我背后幻形出了一个「背包」

「对不起啦，莱莱，不过莱莱真的帮大忙了呢。」

我用左手抚摸着从右肩上伸出的触手。不知怎的，衣服莫名变得更温暖了。

呼——我长吁一口气，再次望向了森林中自相残杀的惨案，尸骨横垒，血红于红。

「莱莱说，那里有个闪闪发亮的东西。」

顺着莱莱触手指向一看，疑似小队队长的男人尸体的手上戴着一枚镶着红宝石的戒指，我将其取下，细细打量了一番。

「哦？这是蕴含着火魔力的戒指，这个臭男人的地位出乎意料得有点高呢。」

克莉艾凑上来双眼放光地盯着戒指。

「有时候奴家也挺佩服臭男人们的毅力呢，明明无法使用魔法，却用蕴含着魔力的魔石打造出了有类似魔法效果的魔道具。」

人类无法使用魔法吗——亏我还稍稍期待了一下各种咒文的拆解与组合——像是紫电拐弯一般的效果。话虽如此，一开始射来一阵火矢应该也是拜这个魔道具所赐吧？

捡到宝了啊，那我就诚惶诚恐地收下吧~

随后，我们又在死尸堆中搜刮起来。

背后的包逐渐被干粮充满，但是除了戒指，就没有

什么有作用、有价值的物品了。略显惋惜地摇了摇头，我在一株树后面找到了队长骑的那匹战马。克莉艾率先扑扑翅膀飞过去，拍了拍马头。

「呐……莉莉丝小姐，那就上马和奴家一起冒险吧！」

在克莉艾的搀扶下，我跨上了马，向森林深处进发！渐行渐远，时间在谈笑中遗忘，日晖不再，夜幕即临。

「那就捡些木柴来生火吧，虽然奴家可以运用火魔法，但奴家果然更想看莉莉丝小姐对戒指的运用呢！」

我们将柴木堆积在一处空旷的地方，在克莉艾的指导下，练习着生火。

一瞬间，脑海中想起许多火魔法的吟唱与招式名。

「世界炎蛇！」

想象中的火蛇并未从背后窜出。

「唔……这个呢——Magician's Red！」

Stand Power 也没有显现。

见我如此灰心，克莉艾上前来轻抚我的背。

「呐……虽然不知道莉莉丝小姐在想什么，但是，试着闭上眼睛感受一下空气中火元素的流动吧！」

感受流动吗？我闭上眼，伸出手，静下心来掌握「火」的动向——燃起来了！

「成了！」

「不愧是莉莉丝小姐呢！」

「莱莱说……好耶。」

不过，运用这个魔道具的负担比我想的还大。我擦了把汗，在篝火旁铺好草垫，躺下后回想起今天的经历。

嘶——有点不知所措啊，本以为对我来说会是「剑与魔法」，但是，这么来看，说是「剑与科技」更合适吧，难不成以后会出现被封锁的古代科技其实是飞机这样的情节吗。而且关于这个世界，人类只有男性，且以魔物娘生存繁衍，对于我这样的美少女来说不是太危险了吗？不对，人类不就相当于拿了哥布林的剧本嘛，期待以后能看到人类与哥布林娘同台竞争呢。

仅一天就经历了这么多事，包括性转与疑似百合花开的展开，一想到就令人澎湃啊！诶——没有二弟，与一名美少女（克莉艾）和一只宠物（莱莱）在森林中冒险，这不就是某只骸骨的情节吗，或许我就是被天选的「主角」了啊。不行——好混乱，还是先想想如何回到原来的世界吧，妹妹——她还在等我，只能希冀着两个世界时间流逝不一致……在一堆胡思乱想的加持下，我渐渐沉入了梦乡。

……

啪！

像是鞭子抽打铁笼。

「谁来……救救我喵」

像是从不远处森林中传出的啜泣。

「吵不吵啊你！呸！没看到现在已经大半夜了吗，还吵我们睡觉！要不是买家是位高权重的东方贵族，我还不得好好糟蹋糟蹋你！」

啪！

嘁，看来有些不妙了。听「喵~」的后缀，对方应该是可爱的猫耳娘吧，不行，我决不能让可爱的小猫咪落入变态贵族手中。

摇醒克莉艾后，我们进入备战态势。

就由我来吸引敌人，克莉艾在高空释放魔法吧。

我提剑现身，商队护卫的目光便聚集过来。

「喂，那枚红宝石戒指，您是某位贵族家的魔物千金小姐吗——不对？人类？人类怎么可能和女性沾边——那我上了！」

护卫队的众人与奴隶商人向我冲来，随后又自相残杀起来。

「哼哼，用奴家的魔法便能轻松解决啦！」

克莉艾朝我青涩一笑。好可爱，想舔她的耳朵——我摇摇头，把杂念甩出脑海。回味起护卫刚才的话，有贵族会在家中饲养魔物娘当作女儿一样吗？真是有够恶趣味的。如果我们不出手，那只小猫咪的下场也是如此吧。唉——

从死去的奴隶商人身上搜出钥匙后，我们打开了囚笼的锁。

「喵！——你们是什么人喵……」

映入眼帘的是微微颤抖的黑色猫耳和一头乌黑亮丽的长发。再往下去，脖子上戴着做工精致的项圈，身上只穿着一件单薄的破衣服。她鸭子坐着，身后的尾巴左右摇晃，毛茸茸的(想 rua)赤色瞳孔流露出一丝期待与些许恐惧。

「哇！你好啊，猫灵种妹妹，要不加入我们，推翻人类暴政呢。」

克莉艾一脸兴奋，也对呢，面对如此可爱的，年龄约为十二岁上下的猫耳娘，不兴奋的铁男同啊喵，不好，太兴奋了导致颅内高潮时口癖也改了哇。

「可爱的小妹妹，姐姐我们不是坏人哦。」

我伸出手，而猫耳娘则是畏畏缩缩地将手搭上我的手，掌心瞬间传来一股柔软的触感。

「我叫芙兰喵，我……我想和你们走喵。」

锵锵！收服了猫灵种！

看来魔物娘统一战线也在有条不紊地推进呢。

不过……黑发很容易引起思念呢。

我可不想像某人一般潜入后宫。

「哇 waaaaa！凯娜姐你怎么突然出现了喵！」

眼前的是我自幼年时的好友、有着一头赤红色短发的凯娜。她腰上佩着一柄轻剑，又精神抖擞地拍了拍剑把，轻轻哼了口气。明明也就比我大了3岁，才15岁就如此趾高气扬真气人喵。

「好了芙兰酱，加紧上路吧。」

「诶诶，不和家人道个别吗？」

凯娜姐像闹别扭一般别过了脸，眼神躲闪

「唔……其实我……是留了张纸条偷偷从家里溜出来的。谁让我是以「狂放」为代表的赤猫一族呢！」

「再狂放也不该像这样吧喵……算了，那我也就配姐姐闹一番吧。」

「真的吗太好了芙兰酱！！！」

她紧紧的抱住了我。

「谁让我一家是象征着『智慧的青猫呢，不像某个笨蛋一样，我爸妈估计会从我留下来的纸条明白事情的缘由吧。」

「那——好——准备出发！」

2

渐行渐远。我们乘着月夜，靠近了一个人类村落。我和凯娜姐坐在一棵榕树底下，静静聆听着屋内的动静。一个猫灵女生的呻吟。

「唔！唔……喵！不要喵！不要……喵……」

「哇哈哈，叫得再响一些吧，你叫得越响我越兴奋哦~小妹妹~嗯呢，玷污「纯洁」真是有够爽的~」

随后，只听得一阵狂笑与不断的呻吟声。

「嘁，人类就都是这种货色！凌辱我同胞者，虽远必诛！魔法『Flame』！」

「等等凯——」

我话还没说完，屋子便燃了起来。

「什么！谁在外面！」男子显然异常气愤，提着剑，裸着上身便从火海中冲了出来。而凯娜姐则破窗而入，去解救那一位猫灵少女。

我和他双目对视。他那愠怒的眼神中又多了丝窃喜。

「哟，小妹妹，扮演英雄的家酒倒是挺好玩的呢~不如让叔叔我教教你更好玩的床·上·调·教呢~」

不妙。真的不妙了喵。已知对方是一名一米八的壮汉兼变态萝莉控，面对我有着兴奋加持。而我只是一介「智之青猫」，体术远比不上「狂之赤猫」的我在对人近身战中完全没有优势喵。

冷汗顺着脊背向下坠落。

他双手持剑发疯似的冲过来，惊慌未定的我选择了最稳妥的战术。

「魔法『Wind』！」

逆风而行的男人有些举步维艰，而我则借助风势攀到榕树之上。先拉开距离再冷静的思考对策。

还好人类对于魔法的相性比猫灵还差。

我打算在树上等待凯娜姐的归来——初出桃源就摊上这么一件事，必须得让凯娜姐负责喵！

那个男人也不在树下干瞪眼，转身去寻找凯娜姐与白猫的踪迹。与生俱来的智慧迫使我从惶恐中缓过来。悄悄下定了决心，我从裙底掏出了两把小刀，借助未散尽的风魔法，将小刀掷出。一把扔空了，另一把刺入了他的大腿。

第 3.5 话：「风与火的平行」

1

又是一个清晨，我站在那条小溪前，照常打理起我那柔顺可人的青色长发。

「好，又是元气满满的一天喵！」

「哎呀呀~芙兰酱还真是老样子呢。」

「咳……！」他被突如其来的变故惊到，一个不稳跪了下去。

打完收工了喵，对付人类还真是简单啊，可以找凯娜姐她们汇合了——当我产生这样的想法时，几声高喊划破了寂静。

「喂，威冈，你家里咋着火？」

「总不能是调教奴隶时摩擦起火了哈哈哈哈！」

「别顾着笑了你们两个！看看我现在的状况吧！两个不知道从哪里来的猫灵族打劫入室夺走了我的奴隶！——你们帮我叫几个人过来！」

老大我们完了喵……

威冈在村里似乎挺有威望的。不一会儿，树下变围起了八九个人，举着火把叽叽喳喳地叫了进来。

「是『智之青猫』吗，新的口味呢~」

「威冈啊，把这几只小猫咪抓起来后你可得给全村人享用享用，不能独占哦。」

「嗯——我还想体验一下新姿势。小猫咪，能否请你乖·乖·驯·服呢？」

好可怕好可怕好可怕好可怕好可怕好可怕好可怕好可怕好可怕……

这就是真实的世界吗？

好恐怖好恐怖好恐怖好恐怖好恐怖好恐怖好恐怖好恐怖好恐怖……

明明我的世界理应不是这样的啊……

3

「好！出发——去采荷草咯！」

「凯娜姐等等我喵！」

从出生起就怀揣着一颗炽热冒险之心、继承了「狂之赤猫」的我，喜爱着从父母那听来的英雄冒险谭故事。那时我大概十二岁吧。明明村长也以芙兰他爸的身份告诫我不应鲁莽地行事。但我仍不能理解：所谓之正义就不应一往无前吗？曾来过我们村子的兔人族首领德斯科也曾说过「吾心吾行澄如明镜，所作所为皆为正义」云云。我一直坚信，我走的道路并无些许差错。

我不禁苦笑，都什么时候了还有心情缅怀往事。

此时我抱着「纯之白猫」狂奔。虽是象征着「纯洁」，但我怀中的白猫衣衫不整，脖子上还套着项圈，被糟蹋得不成样子。她双眼游离，目光从虚空中飘荡到我脸上，有气无力地从口中挤出一句「谢谢」。尽管内心波澜起伏，我依旧露出一个灿烂的笑容。

「没关系，就交给姐姐我吧！」

没错，我可是「姐姐」啊，是她的姐姐——但同时也是芙兰的姐姐。是我带年幼的她出来冒险，也是我引发事端。无论如何我都要去救我亲爱妹妹。我将白猫放下，为她指明了去桃源联盟的路，并给了她必要的干粮。随后，我重新向人类的村落冲去。

眼前有三个人类。不应该说是「几秒后我的剑下亡魂」吧。他们拿着各不相同的武器，对我散发出明显的敌意。我不加理会，一步上前，挑飞第一个人的菜刀并将其腰斩；第二个人用剑刺向我的胸口，却被我用剑挡下，并将其右臂砍断。正当我准备了结他时，第三人手持铁斧朝我手腕砍去——情急之下我回身一踢将他踹飞，同时补上三枚火球。

杀了剩下两人后我就继续朝那间屋子赶去。

我是精于「体术」和「火」的赤猫一族，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我实现「正义」的脚步啊。

一路厮杀，一路征伐，一路突破，我来到了那棵树下。

然而，她不见了。

4

「好！出发——去采荷草咯！」

「凯娜姐等等我喵！」

我紧跟着凯娜姐的脚步。今天我们像往常一样背着父母偷偷溜去村子附近的森林中冒险。

「你看芙兰酱，这就是叫做「麻蒿」的药草，要不尝一株试试呢？」

「我听爸妈说这好像可以用来疗伤来着喵？（嚼嚼）好苦啊喵！根本比不上肉来得好吃！」

「哎呀呀~抱怨的芙兰酱真的好可爱~」

凯娜姐一把抱住我，还用手指戳了戳我鼓起的面颊。

「唔，凯娜姐在这种时候最烦人了喵。」

「嚶……芙兰酱不要讨厌我嘛。」

我和凯娜姐在闲聊中继续向森林深处走去。

「诶芙兰酱，你现在对于风魔法掌握了多少呢？」

凯娜姐像是一名教官般向我提出了问题。最近我爸妈开始着手教我风魔法与解阵的秘诀了，毕竟自古以来青猫就擅长「风」与「解阵」。

「我学会了基础魔法『Wind』了喵！」

「哇~芙兰酱好棒，能给姐姐露一手吗？」

「哼，我的表演费可是很贵的喵，要一百个小鱼干才可以哦。」

「呜呜芙兰酱跟别人学坏了……」

「嘻嘻，看我的魔法喵！『Wind』！」

一阵微风拂过我们的发丝。

「芙兰酱不错哟，可是比起我的『Flame』还是差多了，毕竟我是姐姐嘛。」

「唔——喵——」

不服气的我从下往上瞪视着她，但她仅是再次把我拥入怀里，并轻抚我的头。

「放心吧芙兰酱，不管遇到什么困难，姐姐我都会一定会保护你，一定哦~」

凯娜姐的胸怀真的好温暖。

随后我们继续出发。沿途上一路的花花草草肆无忌惮地生长着，不停向上、向上，直到突破了极限，成长为「魔物」。

正当我饶有兴趣地观赏着一株百年美人松时，它的枝条却猝然将我卷起来。

「哇啊啊啊啊啊啊——凯娜姐救我喵！」

「『Flame』！放开芙兰酱——」

一阵火光附着于凯娜姐的剑上，恍然间剑刃闪过，烈火焚浴。

我也摔到地上，躲在凯娜姐身后瑟瑟发抖。

「唔……好可怕的魔物喵！」

我惊慌失措，而凯娜姐则温柔地安慰我。

跟在凯娜姐身后哭哭啼啼了一阵子，我又像好了伤疤忘了疼般的东走西樵，而凯娜姐也是带着苦笑一路紧跟着我。

「哇！凯娜姐，是荷草喵！一堆一堆的荷草！」

我兴奋地采下了株荷草——

一只恶狼从草丛中跳出来

我一惊，赶忙释放「Wind」，
没用。

我放出的微风，伤不了这只狼分毫。

凯娜姐手拿着剑挡在我身前，剑上燃起了如她那赤发般炽热的火焰。她步步紧逼，那只狼却不慌不忙的向她轻轻靠近，用尾巴迅雷般扫飞了他的剑，即便如此，她依旧挡在我身前。

「唔……不许你——！靠近……芙……兰酱……一步……！」

我明白的。她很害怕，恐惧攀满了她的心灵。
而我也一样。

凯娜姐驱使炎火朝恶狼扔去，却被它轻松躲开。
随即，那头狼用前爪划伤了凯娜姐的肩部。

「不允许你伤害凯娜姐喵！」

我将采来的「荷草」一口吞下，高声喊出——

「魔法『Exwind』！风力为我所用！喵！」

刮起了大风，比起微风来说，已能有效地阻挡狼的攻势。凯娜姐见状，一个翻身捡到了被击飞的剑，不顾滴着血的肩部，火焰再次附上她的剑刃。

刃爪相向，虹光铿锵。

恶狼的身上出现了多道刀伤，但同时，它运用影之力又呼唤。

出了一头影狼。

影狼朝我飞扑过来。凯娜姐见状，不顾自身安危将附着火的剑飞掷过来，一击击飞了影狼。但恶狼本体朝她奔去。

眼见得凯娜姐将命丧狼爪，我扔下了恐惧，而她也像与我心有灵犀般——

共鸣魔法 ——

一起喊出了

双手持剑 ——「Wind & Flame·风与火的平行」！

一阵携着丝丝火苗的风引燃了空气，火龙卷将恶狼包裹其中。只听到狼的呻吟声声与空气的爆裂声……
焰火散去后，只见得满地的尸灰。

「赢了喵……！……！」我精疲力尽地倒下了。

与地接触的那一刻，凯娜姐接住了我。

「好好休息吧，芙兰酱。」

◇

等我回过神来，我就在森林的高处坠落

虽说是森林，但树木却很少，这难道就是我所期待的秘雨森林的边境。

身负猫灵的特性，我轻轻落到地面。却猝然倒在地上——

依稀记得我在榕树上使出了「Wind·狂风扫叶」，将我整个人卷起来，但是好累、好累、好恶心；胃里不断翻涌着。

还有……凯娜姐和白猫怎么样了？虽然我坚信凯娜姐的实力，但是保不准她会回来找我导致被捕。一想到之后的遭遇，我就泛着恶心感将胃液及食糜吐了出来。

「呕—— 呕—— 好……恶心的说。」

吐完后，我稍稍精神了些 —— 却再次晕倒了。

……

当我再次醒来之时，在一间昏暗的嵌着铁栅栏的房间里。

「这是……什么地方喵？」

「小猫咪，你醒了？」

一个在笼子外的人向我搭话，并用手指了指我的脖子。

我向下看去——

「项圈？……难道……喵……」

冠以「智慧」之名，面对圈上的小形魔法阵，我相信我可以解开它。

「别想了，即便你是青猫，也打不开哦~这是需兼有力量与技巧才能撬开的，你还是乖乖等着成为贵族的玩物吧~」

「玩物」

听到这一词，我瞳孔骤然扩张大。

「不要……不要喵！」

我试着用风魔法强行破开。可是摔落时我体内的魔力回廊估计被破坏，而且被项圈束缚——风魔法放不出来。

绝望、深深地绝望冲击着我。

我的世界，不应是这样子。

应该是与凯娜姐相伴一生的悠闲冒险谭……可谁知，出发才几天我就已经失败，面临着与白猫一样，不是更糟的境地。

名为「智慧」的理性驱使着我思考，但名为「弱小」的感性却让我放弃思考。

在现实的重压下，我沉默了。

我想呼救，想挣脱；想家人，想凯娜姐。可是现实的指向就一个——被卖到贵族家中。

我哭了。哭得伤心，哭得颓废。

「呜——呜呜哇哇……、哇……咳咳——呜，咳咳……呜哇——」

而在牢笼外的奴隶商人，只是不屑得瞪过来。

……

不知过了多久，我在大的疲惫感与现实的绝望鞭挞下睡着了。

◇

睁开眼后，天花板。

一个男人坐在我身上。

而我双手双目都被绑在床的四角

「哈喽，可爱的小猫，既然你将我的奴隶救走了，那么就由你来代替我的奴隶吧~我叫威冈，是你以后的主人哦~此刻就让我来检验货吧~」

说着，他进入了我。

强暴，我第一反应用「Flame」烧他。但锁住我手脚的铁链似乎有着阻隔魔力的作用，我在床上奋力挣扎，而他一直在哼哼唧唧地抒泄着自己那淫乱的情欲。

恐惧再次爬满了了我的全身。

跟那时一样。

不对，那时芙兰酱和我在一起。

「芙兰……啊……」

我不禁吟出芙兰的名字，想借此使力击垮这个男人。却被他压在身下，再次被灌入。

喵。」

「算啦，也该休整了，虽然奴家是飞的，但是肌肉还是会酸痛哦。」

但我完全没有听进她们话，内心中似乎有东西在咕语：再往前，再往前。

莱莱伸出的触手从芙兰手中脱落。「喵，等等人家喵！」

「好吧，奴家也再坚持一下吧。」克莉艾抖抖翅膀，从后面追了上来。

再往前，再往前。

我走上一块能俯瞰全景的地方。

「啊。」这怀念的场景，何时我也命该也在这里俯视这里吧，明明是陌生的地方，但心中却有一丝乡愁流出。

「欢迎回到这里，这片港湾，这你长大的地方。」她缓慢的吐出几句话，从背后抱住了我，没有起伏，但是柔软的身体靠着我，双手轻轻的扣住。

「你是？」我回过头去，只能瞥见她像海洋一般的蓝色鲍勃头，从淡蓝色自然过渡到深蓝色。

她埋着头：「还请允许我离开一时，在再次相遇前，还请憩息片刻」

这几句话缓慢而又坚难的吐出，柔弱的音色中带着坚定。

「等一……」我抓住她的手。

「喵！」芙兰叫了起来：「莉莉丝，你醒了。」

众人都围在我的身边。

「芙兰、克莉艾、莱莱，你们刚刚去哪了」

「喵呜——？」芙兰偏偏头，一脸疑惑。

「莉莉丝，你刚刚到村前面的山崖上便昏倒了，我们侦查了一下村庄，确定安全后便把你抬了下来。不过这可真是古怪的村庄呢！人类与魔物共存，也不愧是莉莉丝你的故乡呢。」

啊？我的故乡？还有刚刚那个女孩是谁？我刚刚难道在梦中？我不是穿越过来的吗？还是说，我夺舍了别人的身体，还是说……

「作为旅行的第一站，奴家觉得莉莉丝你的故乡倒也是不错的选择呢，在这里建立根据地也是不错的选择呢。」

「村民在准备晚宴喵~」芙兰眼中放光，「为了欢迎我们喵。」

「莱莱说……也是呢……终于可以吃一顿像样点的东西了……也是沾了你的光啊……人类。」莱莱似乎还是喜欢人类这个称呼。

「莱莱说……人类，到了自家……就穿上自己的衣服吧。」莱莱从我的身上跃下(?)。

我坐了起来，本能指引着我，告诉我衣柜在哪。

不过，好不容易来到异世界，还是让我试一下他们的衣服吧，这具身体穿上洋服后会可爱成什么样子呢？哦，光是想一想，我就要原地高潮了。

「哼哧」，我兴冲冲地打开木门。

「果然吗？只有男装，魔物娘少有穿衣服的，只有人类对衣服有需求，而人类却只有男性(除我之外)所以只有男装吗？」

也罢，我穿上马裤，皮革制的靴子，把黯淡的银扣

擦亮，穿上用麻布制的衣服，再穿上漆黑的大衣，应对外面的气温应该是绰绰有余，日子再过几天可能就会入冬了吧。

我走下楼，克莉艾和芙兰坐在桌边，脸上带笑，莱莱则是化为「一滩烂泥」。一脸轻松地趴在桌上。看来他们度过了一段较为愉快的时间。顺带一提，所有的家具都是木制的，看来「我」原来的还是很朴素的。

「喵！莉莉你终于来了喵。」芙兰兴奋地叫喊，「赶紧走吧！」

「主角已经到来，奴家也认为可以前去赴宴了。」莱莱则是半个身体挤过了门缝。

「等一下，在这之前我有一个问题？」

「哦，但说无妨，只要奴家知道，定会如实相告。」

「这里没有人穿内衣吗！」

「内衣吗？这本是上古时代人类的产物，但是他们发现，这样子严重妨碍了生殖效率，本来是裤子中间的缝隙一拉，○棒就出来了，但是这个东西阻碍了这条通道，随后便被废弃了。」

我听后，便默默地推开门。不要打扰我，我现在处于很安全的状态，因为真空不会发生爆炸，而我现在，可是完完全全的真空啊。

太阳还没有落山，街上的人们来来往往，巨大的铁匠铺占据我的视野，紧接着便是书店。

我们慢悠悠地向前晃，巨大的火焰和光亮的铁花丛店铺中喷出，热风一阵阵的袭卷过来。

「哟，小莉莉丝，醒来了吗。」一个高大的男人向我打招呼，他背着光，使我看不清他的脸，「希德我的企业号马上就要完工咯，到时候试飞的时候可一定要来咯。」

「嗯。」我随意的对陌生人许下承诺，人美心善讲的一定是我吧。

边上的书店也是十分宽大，里面摆满了书，书上都上了锁，合的严严实实。

「克莉艾小姐，能等一下吗？」

「怎么了，奴家乐意效劳。」

「为什么那些书要给锁上呢！」

「啊，那些是魔导书。不过这家书店的储量可真是惊人，虽说这里是村庄，但是对武器，魔法和补给品的供给规模也达到了大城市的水平呢。」

克莉艾看看我，宛尔一笑：「看来还有点困惑呢，不如让我们从头讲起吧。」

「天上的神明创造了这片土地，瓦利艾斯泽亚是我们对它的称呼，神明在这片大陆上播下生命之种，万类万物从中孕出，万物相处并不和谐，但也没有大动干戈，但是斗争的神明播下了火种，神明给予万物的智慧被用于斗争，用来打猎、耕作的工具被用来斗争，万物向斗争的神明献上自己的祷告，乞求战无不胜，而不向和平的神明献上和平的愿望。和平的神明降下了判决，神之钉降在大陆中央，强大的振荡使统一的大陆分裂开来，形成了这样的情况。」

克莉艾不知道从哪里拿出了地图。

「都讲到这里了，魔法先且放在一边，让奴家好好讲讲现在的情况吧。」克莉艾眼中放出爱心，这是魅魔的特性吗？兴奋的时候眼中会冒爱心。

「在左上边的大陆叫作霜雪，那里只有一个魔导强国，叫做刻尔洛勃，他们用长城抵御来自冰霜冻土的尸鬼等其他魔物。这是由人类统治的国家。往下就是雷雨大陆，这两个大陆之间的千岛国家叫欧泊，是魔物混杂的国家，但最大的岛屿已被刻尔洛勃占领，欧泊的反抗军之间发起了猛烈的反扑，但还是失败了，双方都死伤惨重，他们现在在僵持着。我们现在就在雷雨大陆的秘雨森林中，图上打叉的地方就是奴家推测我们的所在地，再往后走就是阿卡夏高原，那存在着精灵的国度，名叫喀斯海姆，精灵们不喜斗争，爱好自然，高原的海拔成为了他们天然的屏障。再往右走便是涡流之源，里面寄宿着未知的生物亦或是另一个通道，关于这里也是众说纷纭。再往右就是灰烬大陆了，从左往右，分别是炎风沙漠、无风荒地、无边陵地。在无边陵地的地下，是矮人所打造的王国，法厄雷斯，矮人独有的工艺使地下世界像地上一般明亮，喜爱珠宝的他们同时也是能工巧匠。夹在风暴与灰烬之间的死凰群岛上大火不断，炎风沙漠吹来的风更是助长了岛上的火焰。往上便是风暴大陆中的圣弗洛依德王国，里面的人类狂热的崇尚卡洛伏德教。卡洛伏德教崇尚人类至上，对魔物施以酷刑。喀万腊山脉将圣弗洛依德王国与众神山川隔开。风暴大陆的左边是无主之岛和星辰群岛，很多魔物便生存在其中。正是因为神之钉，才能使得各大陆隔开，人类还没能将魔物彻底奴役。而且，每个大陆对应的名字都对应了只有这个大陆独有的极端天气，天气又对应有丰饶期，干涸期，极端期，到了极端期各地魔物的霸主就会出现，这些霸主少有记载，但雷雨的有一位霸主已经有了眉目，金黄的龙身，统领煌华雷光，我们叫它煌华龙。还有，每个国家都含有一件圣物，每一件的效果都可以称为奇迹，目前只有喀斯海姆的生命圣树被世人所知，它持有让灵魂流转，转世重生的职责但含有什么功能目前仍是谜」

「那魔法呢？」我赶紧把话题往原路引。

「魔法其实可以分出魔导和魔法。魔导是人类发明的东西，因为他们用不了魔法，所以他们发明了魔导具，莉莉丝小姐，你手上的戒指也是魔导具的一种，还有其他形态的魔导具，不过最常见的形态还是魔导书，毕竟可以储存的魔法较多。」

「克莉艾小姐，为什么人类不能使用魔法呢？」

「魔法是来自神明的智慧，它诞生在种族的血液中，亦或是有人受到了神启，从而创造出大家都可以学习的魔法，但是魔法的使用，对血液的纯度有要求，人类的血液掺杂着各个种群的血，纯度太低了。」

「克莉艾小姐，那有没有魔法书呢？」我一边向会场走，一边尽可能的搜集信息。

「有啊，不过奴家可不推荐哦，魔法书里都寄宿着恶魔，出卖自己的灵魂去换取力量，奴家并不认为是明智的选择。」

我们走到了会场，长桌上早已坐满了人，五光十色的菜肴飘出阵阵香气。

「喵！有肉，有肉。」芙兰已经耐不住，而莱莱也是紧跟着芙兰坐下。

我和克莉艾坐到仅剩的两个空位上，主座上的白发老人站起来说：「人都到的差不多了，为了欢迎莉莉丝的归来和三位客人的到来，让我们开宴吧！」

老人的话都还没说完，芙兰就已经吃了起来，宴席上大家都有说有笑，不过说了什么就不知道了，没想到那饮料是酒，不胜酒力的我只能先退场了。

这时，应该是这时，一双手轻柔的把我架了起来。

「让您休息，却也没让您醉成这样。」不含起伏的话语带着一丝温柔，「没事，下一次我会控制好量的，我们要永远在一起。」

我努力睁开眼，只看见深蓝色的眼瞳和像海水一样的头发。

我又昏昏睡去。

.....

.....

醒来了，我起床，走下楼去。

「喵！莉莉你终于来了喵！」芙兰兴奋地叫喊，「赶紧走吧！」

「主角已经到来，奴家也认为可以前去赴宴了。」我呆在原地，一动不动。

第 5 话：「消失的明天」

「赴宴？」我呆呆地重复这两个字，脑袋已经无法思考，只剩下满心的疑惑。

「对啊，盛大的欢迎会呢！怎么去楼上换个衣服就忘记了？赶紧走吧，奴家可等不及了！」看着呆呆的我，克莉艾不禁笑了起来。

莱莱则是已经半个身体挤过门缝。

「等一下，在这之前我有一个疑问？」

「哦，但说无妨，要奴家知道，定如实相告？」

我盯着克莉艾的眼睛，「你不觉得有什么奇怪的地方吗？」

克莉艾用一种完全不知情的纯真的眼神回对着我，「没有啊，话说莉莉丝的家乡真是个好地方呢，你的亲人、邻居都热情好客，而且这里的和平氛围大家也非常喜……」

「等一下！」我急忙打断她的话，「你就没有感到什么异常吗？」

「异常？」克莉艾喃喃道，「哪有什么异常，奴家认为莉莉丝是不是先前在山崖晕倒的时候做噩梦了！没关系的莉莉丝，你不要想太多了！」

真的是我想多了吗，不对，那个女人是怎么回事，每次做梦她都会出现，说一些莫名其妙的话语，让人摸不着头脑。还有我记得宴会已经过过了啊，为什么……

看着我傻愣在那里，克莉艾叫来芙兰，从背后推着我，「好了好了，再不走，主角就要迟到了哦！」

被强行拉到会场，长桌上早已坐满了人，桌上的菜肴也散发出诱人的香气。

我看着一样的布局，一样的菜肴，一样的座位。心中逐渐生起一种不祥的预感。

「喵！有肉，有肉！」芙兰早早地就座，而莱莱也是紧跟着芙兰坐下。

当我看着与「记忆」完全相同的剩余座位，心中的不安愈发强烈。看着克莉丝走过去就座，我回过神来，紧跟上去。

坐到「记忆」中的座位后，主座上的白发老人站起来说「人都到的差不多了，为欢迎莉莉丝的到来和三位客人的到来，让我们开宴吧！」

一样的，老人的话都没讲完，芙兰已经开始吃起来。一样的，大家在宴席上有说有笑。一样的，瓶中的饮料是酒。一切的一切都跟「记忆」完全符合，这是梦，还是循环？我猛地掐了一下大腿，说有感觉嘛，算不上，说没有感觉嘛，也算不上。感觉现在所处世界变得虚幻，感觉意识渐渐剥离我的身体。

我昏倒过去。

……

一股温柔的触感出现在我身上。

……

「这样，我们就能永远待在一起了吧。」

熟悉的声音入耳，大脑受到一股强烈的冲击。睁开眼，是那深蓝的眼瞳和像海水一样的头发。深蓝的眼瞳宛若大海般深不见底。

「你是谁？」我说出压在心底很久的疑问，开始仔细打量祂的脸庞。眉清目秀，鼻梁高挺，简直就是一个冰霜美人。

「看来你什么都忘记了，算了，这样也好，就凭现在我也能创造出属于我们两个人幸福的时光，我们两个将在一起，直到永远……」祂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只是自顾自地说着。

「停！」我连忙打断她说话。

「咦？」她以一副疑惑的眼神看着我。

「就算以前什么样，现在什么样，我现在已经不是以前的我了，你这样子，我是不会跟你生活到永远的！」

「嘛，看来你什么都忘记了。」祂看向窗外，摇摇头，「时间不早了，您要休憩了哦。下一次我会早一点来的。」

语罢，一股晕眩感直冲脑门，我又双叠叠晕了过去。

……

醒来，发现自己正躺在床上，不知为什么，心里的不安愈发强烈。起床，走下楼去。

「喵！莉莉丝你终于来啦，」芙兰依旧兴奋地叫喊，「赶紧走吧！」

「主角已经到来，奴家也认为可以前去赴宴了。」

是梦，还是循环？这种感觉像是做了几场梦，又感觉像是陷入一个时间循环。但不管是梦，还是时间循环，一定有破局的办法。

「克莉艾。」我叫住她，克莉艾看着我，等待着我讲话。

「现在我要跟你讲述一件事情，无论你信还是不信，但这件事的的确确是真的，是这样的……」我把从来到村庄到现在自己异常的经历都告诉了她。

克莉艾听完之后，眉毛紧皱，陷入沉思，看来是相信了这件事。我长呼一口气，感觉心中的负担减少了几分。

「这么说，奴家认为你应该是陷入某个领域，而这个领域能够让时间回溯。」

「时间回溯」，听到这四个字，我不由心头一紧。

「是的，奴家认为这并不是做梦，现在应该正处于一个不断回溯的领域中。」

「不对不对，那为什么我的记忆还存在，按理说，我应该忘记后面的事情才对。」

「这……涉及到奴家的知识盲区了，奴家不知道。」

不对，根本不对，怎么可能我的记忆会保留下来。难不成，是祂想这么做的吗？

「那怎么办？有什么办法可以破除这个领域吗？」

「嘛，这就问到我了，领域是由魔物娘利用自己的魔法构造出一个魔法阵，在魔法阵的作用下，会形成一定大小的领域，这取决于施加魔法的大小，不同的魔物娘构造出的领域，比如这个可以让时间回溯，有的则可以获得属性增益。据说，人类还想利用魔导仿照魔物娘构造魔法阵，成功的人类至今就没有几个。想要破除领域，要么魔物娘自愿取消这个魔法阵，要么直到施加魔力不被支撑这个魔法阵。」

一想到祂说的「这样我们就可以永远在一起了」，我仔细地听着破局之法

「还有一种，也是最困难的一种，就是解阵。一般需要用到这种方法的都是大型魔法阵，需要去想魔物娘在创造魔法阵时每一步的绘制，并通过逆向去反绘魔法阵，这样就能达到破阵的目的了。但魔物娘在绘制魔法阵的时候总会设下陷阱，若解阵者不能够识别这些陷阱，那么解阵图会立刻瓦解并且解阵者在一定程度上会遭到反噬。」

「那克莉艾你会解阵吗？」

「奴家虽然有着强大的魔法，但对魔阵倒是一窍不通，更别说解阵了。」

「喵~」这时芙兰叫了声，「解阵是我们猫灵族的必修课喵，如果要解阵的话请务必带上我喵~」

挤过半个门缝的莱莱回过身来，「莱莱说，这里有处地方魔力十分雄厚，莱莱看你们都没动静，就没有管。」

「那你们愿意帮我破除这个领域吗？」

「既然是莉莉丝的事情，那奴家就没有任何推托的理由了。」

「莱莱说，莱莱愿意。」

「解阵一向是我的爱好喵~，而且如果能帮到莉莉，我也会很开心的喵。」

「好，那我们出发吧！」

.....

「你.....你为什么要背叛我？我明明对你这么好。」恍惚间，感到一双手抚摸我的脸颊。

我摸了摸眼睛，一看，熟悉的深蓝的眼瞳，熟悉的像海水一样的头发。

「你.....」

还未等我几个字，祂又开始自顾自地说着。

「拉克，您记得您曾经说过会和我永远在一起吗？在当时我们两个人生活得非常幸福，恨不得彼此黏在对方身上。我现在不想到别的，只想要永远和你在一起啊。」

「对不对，我根本不是什么你口中的那个拉克，我是莉莉丝。」

「嘛，真是麻烦，竟然都不知道自己原来叫什么了吗，本来想着，忘却那些不必要的记忆就很好了，看来只能让你回想一点了，让你体会到我才是最好的。」

看着祂不知道从哪里掏出来一个水晶球，在里面施加魔法。水晶球开始运作起来。但是没过一会儿，只听见些许撕裂的声音。

「咄！！」

一声巨响之后，不见祂把手上的水晶球，只见地上满地的碎片。

「怎么.....怎么可能！」祂一脸不敢置信地看着地上的碎片，「明明我感受到了『他』的气息，你和『他』很像，我以为『他』回来了。呜呜呜.....」

说着说着，那双眼睛竟掉下些许泪水。不由得，我感到有一股悲戚涌上我的心头，让我忍不住安慰道。

「没事的，虽然不知道怎么回事，但我相信『他』总会回来的。」

「谢谢你，莉莉丝，」她擦了擦眼泪，「不过，拉克『他』可能回不来了。」

「诶？为什么回不来了？『他』不是跟你说要永远跟你在一起吗？」

「哎，这说来话长了，首先先介绍下我自己吧，我叫安诺，现在是这片村庄的守护者。拉克是我小时候的伙伴，我和他并不是同一个种族，我是魔物娘，而他是人类。在当时人类与魔物娘争执十分强烈的时期，我和拉克，玩得却异常得好。他当时还说要打破种族偏见，和我永远在一起。为此，他踏上征程——去寻求人类与魔物娘共存的方法。一开始十分顺利，我们之间来往信件交流也十分频繁，但就在某一天他突然就杳无音讯了。在这之后，我萌生了寻找他的想法。来到这片村庄，在这里我能够很强烈地感受到他的气息，而且，心中有声音仿佛在告诉我，只要在这里等，就能等到他来。」

现在想来，他为了这事业奉献了自己的一生吧.....我应该是在你身上发现了跟他相似的东西，亦或是对他的思念胜过了一切，产生了从小就生活在这里的幻觉吧。」

「原来.....」听着她的话，我竟一句话都说不出口，只感觉到无限的悲哀。

「那这领域.....」

「这个领域是我穷尽一身所打造出来的，是为了让时间回溯，我倾注了我的所有魔法甚至鲜血，但只能换来这一小段的回溯。现在看来，也没有这个必要了，先前我都存着一丝念想.....这片村庄应该就是 he 留给我的遗物了，真是可恶呢，走的时候一句话也不说.....」说着说着，安诺已泣不成声。

「呜.....」，本以为是超级病娇，现在想来，是一个悲惨的爱情故事。我开始有点痛恨自己说不出像其它异界男主那样的话。

「现在他走了，我也要跟他去了。」安诺恢复了一下，自言自语道。

「你也要跟他去了？这是什么意思？」一种不祥的预感涌上我的心头。

「等我解除这魔法阵，我的生命也会走到尽头。毕竟，我也不能困着你一辈子啊。」

「等一.....」我想要意识到不对劲，我赶忙想抓住她的手。

但一切都太晚了。她的身体逐渐变得透明，天空出现了碎裂的响声。

「再见了，莉莉丝。」

一阵空灵的声音直击我的脑海，我昏迷了过去。

.....

醒来后，我发现手上多了串项链，上面印着一个小小人类和一个小魔物娘，感觉很熟悉，但却一点也想不起来。我在冥冥之中，潜意识让我戴上这串项链。戴好后，我起了床，走下楼去。

「呀，莉莉丝，你终于醒了，奴家等你好久了。」

「喵~，我们赶紧出发吧喵~。」

「莱莱说，莱莱等不及了。」

.....

感觉我像是做了个很长又很真实的梦。

第 6 话：「这个勇者明明超聪明却过分慎重」

1

某处，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突然瞪大了双眼，「这种程度的波动！我的猜想是正确的！那群科学院里的猪！」

他手舞足蹈起来，「我是对的！我是对的！哈哈哈，天佑人类！哈哈哈！」

.....

2

安诺死了。

脑海中只不断重复这句话，直到克莉艾太担心我，给我施了清醒魔法才回过神来。

「莉莉丝，你怎么整个人都呆呆的，奴家很担心你啊。」

回过神来，宴会的最高潮都已经过了。看来今天这一天都是肌肉记忆下度过的呢。作为一个普通人，三次经历同一天，又经历了安诺的情感宣泄，我一时没有缓过来是正常的吧。（#：其实是作为正常人一时受到大量魔力冲击的正常不适现象喵~）

「啊，抱歉，让我稍微休息一下吧，克莉艾。」

「这倒是没有关系，可是莉莉丝你的身体没关系吗？」

「没事的，没.....」

.....

满血复活！

虽然醒来已经是第二天了，可我从前世以来就没睡过一个好觉了，尤其是这样的好觉！爽了！

「喂，克莉艾！莱莱！芙兰！赶紧起床了！出发了！」

「啊，真是的，莉莉丝你那么早就睡了，太卑鄙了！」

克莉艾连眼睛都睁不开，但还是乖乖起来了，或许冥冥之中她感受到了来自自我咸猪手的恶意。

「不要管那个了，我们现在要去哪啊？」

「唔~，让奴家想想，我们先往森林深处走吧，还有些势力可以拉拢.....」

「那就快走吧！」言罢我已马不停蹄地冲了出去，后方似乎一猫一魅在说着什么「不要跑那么快啊」，根本就听不清呢~。

「え，莱莱说，怎么风这么大啊.....」

3

竟然真的存在！让我遇到，就别怪我心狠手辣了桀桀桀。

4

「喂，小妞，把钱交出来吧！」

「不交钱也没有关系，侍奉侍奉咱哥几个也可以。」

「我靠，这也长得太他妈带劲了吧，这次我可要先用。」

总之，就是沦落到了这种地步。

「莱莱，怎么办啊？我倾国倾城的曼妙身姿不会就要在这里失去贞洁了吧？那种事不要啊！」

「莱莱说，没关系的，这种程度的杂鱼，莱莱都懒得出手呢。」

「え，他们很弱吗？」

话音刚落，不知从何处射来一支箭，随即爆开，把他们几个都炸成了肉沫。与此同时，我的身上亮起了一道淡淡紫光，这种令人安心的感觉，保护罩吗？

「莉莉丝，你没事吧！」是克莉艾的声音，更令人安心了。

「所以，你就没什么要说的吗？」

同样是克莉艾的声音，但这时只充满了威压。

「对不起我以后再也不乱跑了再也不丢下你们一个人乱跑了真是太对不起了。」我一口气说出来，喘个

半死。

见状，克莉艾也不好再发作了。

「真是的，要是我不在，那支爆炸箭伤到你怎么办啊...」

「那支箭不是你射的?!」

这时，从散开的烟雾中出现一道人影。

「初次见面，我是一名王子，只不过被流放了罢了。荣幸见到你们，美丽的小姐。」

他一头金发，面孔英俊不凡，背着箭袋的半边身子露出丰满又结实的肌肉。如果我是女的，肯定一秒不到就沦陷了吧。可惜，本大爷心理可是个爷们！

但看来未被诱惑的女人不止一个。

「你是谁？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克莉艾警惕地发问，眼中闪着紫光。

或许是感受到威胁了吧，王子把双手摆在脸边。

「只是个王子在外打野，偶然间英雄救美的俗套故事罢了。」

克莉艾眼中的紫光黯淡了一些。

「我们走吧，莉莉丝。」

「莉莉丝吗？真是个好名字，与你的美丽相符。不如来我的城堡里休憩一会儿如何？」

克莉艾不语，只是双脸上的紫色火焰有点吓人。

我忙挡在她面前。

「这也不错嘛，克莉艾！我还没到过城堡里去呢！且这也只是人家的一份心意不是吗？」

「莱莱说，莱莱也想到城堡里看看呢！」

「喵！芙兰也要去！」

「你们，唉，行吧。」克莉艾也拗不过我们。

不过，我倒也并非完全出于玩心。我心中有些疑惑似乎可以在此得到解答，况且，我暗暗看了一眼那王子，然后迅速移开了视线。

那家伙为啥一直看着我啊，没见过女的吗？还是，没见过本大爷这么·漂·亮·的·女·人？

5

这一次不会再失手了，

她的生命，她的一切，我都将获得！

6

（#：作者也没到过城堡里去，所以前面的吃饭啊什么的全都不会写哈哈.....呜呜）

「え！！我睡王子室吗？真的可以吗？真的可以吗？」

「是。」

此时某位帅哥点了点头。

他的意思是我可以睡主卧，而他睡旁边的次卧，也就是原本给大臣睡的房间。

（#：小互动环节：你刚刚点头了对吧？）

「可这也实在.....」

「晚安，睡个好觉。」还没说完，他就自顾自地进去了。

「真是的。」

这下，只好怀着幸福的苦闷躺卧在王子才能躺的大床上了。

「好柔软！好清新！感觉没睡过一样，专门给我准备的新被子吗？好·舒·服！」

「莉莉丝，你不担心有诈吗？」克莉艾不知何时出现了。

「说不担心才有鬼，但来都来了。」我沉溺于柔软的大床，不可自拔ing。

「可是……」

「如果感受到了强大的魔力，就把城墙轰掉一个小口，然后来救我怎样？」

看见我如此笃定，她也不好再说什么。

「好吧。晚安，莉莉丝。」

晚安。但，如果我的推测没错的话，好戏恐怕才刚开始。

7

好戏开始了。

8

变故发生在半夜，一位刺客闯入了房间。

不过我怎么会知道呢？主要是这刺客开门也太大声了，连我都能吵醒啊！

幸好人类用不了魔力。这刺客向我砍来一刀，但那刀直接被莱莱溶解了，接着，他就被莱莱缠住，被我用花瓶砸晕了。

王子已站在门口了，「没事吧！」他急切地问我。

「当然没事了！」

我一边说着，一边朝门口走去。暗中我让莱莱凝成一条裤子，毕竟现在可不是合穿暴露美丽大腿的裙子。

「我已经打开了城堡的防护罩，方圆二公里内都没有人能出去了。我也出动了军队，开始全方位地搜查了，遇到可疑的人，即刻击毙。」

我含笑看着他。这时，一颗子弹突然射出了我的腿，痛苦直上我的脊梁。这种特制的子弹直接贯穿了莱莱那娇嫩的身躯。

「有狙击手！」我暗暗想到。

「快与我去地下室躲一下，那里安全些……」

「够了！」

这时我反而镇静下来，莱莱的身体被伤到的部分实在有限，况且对史莱姆来说这根本算不上是伤。我知道大戏已经结束了，便自顾自说起来：

「从森林里那伙强盗说起吧。这森林虽说不上绝境，可倒也是危机四伏，像他们这样连史莱姆都打不过的家伙哪有当强盗的资本？可见他们是被你安排的。这是个拙劣的把戏，可你的精明之处在于让克莉艾误以为你是出于性欲才把算盘打到我们头上的，变相降低了你的威胁。」

「来城堡以后，你自己住在大臣的房间。大臣肯定是有侍奉王子的义务的，那么这种房间应当有能接受王子命令的方式——你用它来监视我的一举一动。」

「我的朋友们被你安排在客房，想必被你传阵——有传送能力的领域送走了吧。第一个刺客弄出那么大的声响，想必是为了使你进入警惕状态吧，这样，我的朋友们就可以被你的军队当作可疑人士清除了，而在别人看来，只是个刺客来刺杀你——住王子房的人当然是王子了——但失败了罢了。」

「不过，你不想杀我。毕竟你肯定支付得起魔导器的钱，但他们用得只是普通武器，包括这颗子弹也只是

为了限制我的行动，而非伤害我——你简直害怕伤到我一样。我想，恐怕是……」

「你不是魔物娘，而是人类女性，对吧？」

我不再说话。

他轻笑一声，打了个响指，我便来到了一处密闭空间。传送领域吗，什么时候？

「滔滔不绝的样子真是自大呢！」

环顾四周，我惊恐地发现周围全是培养器，里装满了人。

「为了人类和更伟大的利益。」

言毕，他即拿出一把枪向我射击，恐怕是有束缚作用的魔导器。但本大爷完全不慌。

借莱莱之手，我暗自催动了安诺的项链。

时间回溯了！

我凭记忆躲开了这一枪。

王子不迟疑地连开了数枪，都被我凭回溯躲开了。这玩意比柯罗诺斯还好啊！（#：《武士零》中的一种药物，可以使使用者能预知时间）

但我的法术很快就不奏效了。

「又是这种波动……」

一个老头走出。我惊恐地发现，谁把我回溯键扣了？！

「别费劲了，这种密度的能量下，没有法术能用的。」恐怕他开启了某种仪器。

「为什么…知道…我是女性人类……」

「知道为什么人类不能使用魔力吗？经我的研究，所有生物体内都有 XX 染色体，对魔物来说没什么，可这就锁死了人类的魔法。可传说中的人类女性，具有 Y 染色体，这是人类魔法之锁的钥匙。」

想必对 Y 染色体特制的探测仪找到了我。可恶，真得要栽在这儿了吗？

「他的研究是对的。」

欸，这又是谁的声音？

欸，王子和老头怎么倒下了？

怎么回过神就有个女的向我单膝下跪了！

「可是人不能使用魔法是神的意志。解开一道锁，不能解决问题，只会触怒众神明。去神之钉那儿。」

「不是，啥意思啊？你谁啊？」

「去神之钉那儿。我是您的仆人，这是您的意思。」

不是，这人怎么说话像人机一样，而且自顾自消失了是什么鬼啊！

总之先和克莉艾她们会合吧。我从王子衣服里掏出一颗高密度能量球按爆，然后等待，直到听见城墙破开的声音。我就知道，一点儿军队，奈何不了她们。

番外：「灭族の魔女」——クリエ Side

0

我，是魔女。

但是，奴家，是女王。

1

浅绛色的光涌动着，晦明掩映。

投入视线，它扭曲成一个人影的模样：纤细，柔和，熟悉又陌生。

我向着那团光伸出手，试图将它拥入怀中。

——「他」会离开，马上就会离开。

脑海中一闪而过的念头驱赶了其他所有的思考。

追逐着，追逐着，我的身体向「他」倾倒。

靠近些，再近些。

可是我就是看不清楚「他」的脸庞。

明明是男性却无比精致柔美的脸庞，

总是因为害羞而低下的脸庞，

临走前，对着我温柔微笑的脸庞，

——不，或许我看到了。

因为我知道，「他」不是别人，他是我的父亲。

我的，父亲。

2

「克莉艾，克莉艾——」

睁眼，眼前的黑影是母亲的形状。

「又梦到爸爸了？」

「嗯——」

嘴里含糊着答应，我揉揉仍然没有振作的眼皮，掀开了被子。午后明亮又慵懒的光从帘子的缝隙漏进来了些许。看来这就是我梦中那些光的正体。

「快点把衣服穿好，该去巡逻了。透露一下，今晚的晚饭是你最爱吃的鲷鱼烧哦~」

平日里安静得甚至有些冷淡的母亲，只有在这种时候才会稍稍展现出她过去的样子——不过我也是听说的而已——爱笑，喜欢恶作剧，充满活力。即使在两人的生活中有着似乎可以由此窥见她过去的只言片语，我也无法想象母亲会变成那样。

我觉得母亲像银色的百合。

当然不只是因为她那头夜空中流淌的星河般的银丝，

因为母亲很美，

因为母亲很安静，

因为母亲很脆弱。

这样插在花瓶里都担心她纷飞而去的母亲，怎么可能变成她们口中的那种开朗阳光的人呢？

但是，例外是存在的。

每当说到父亲的时候，母亲都会变得很奇怪，异于平常。

简单来说，就是变得和她们口中的母亲有点像了。

比如在帮我梳头的时候，她会说：「克莉艾的头发和你爸爸的一模一样呢，漆黑漆黑的，一点杂色都没有。」然后露出无比温柔的表情。

比如在握着父亲曾经赠予她的吊坠的时候，她会将目光投向不知有多远的远方，在窗前一坐就是一个下午。

又比如那一个个夜晚，枕边的母亲讲述着她和父亲的故事，时而低声沉吟着，时而咯咯地笑出声，我总是伴着父亲的过去沉沉睡去。

我一直在追逐着父亲，追着那个我从未见过却无比熟悉的父亲。

我开始做有关父亲的梦——当然就像这次一样，说不清道不明，只是模模糊糊的感觉而已。但是我把这件事和母亲说了之后，她就会很开心，所以我喜欢做有关

父亲的梦。

我开始迷上吃鲷鱼烧——因为母亲说过父亲以前也很爱吃鲷鱼烧。鲷鱼烧很甜，我吃了也很喜欢，但鲷鱼烧那么甜，果然还是因为母亲会开心，所以我喜欢吃鲷鱼烧。

母亲真的是在看着我吗？还是在透过我看着别的谁？母亲的温柔的微笑，真的是因为她爱我吗？

我也偶尔会去想这种问题，在母亲又变得安静，寡言之后。

但是这些都无所谓，我会将它们通通抛到脑后。

因为这样的母亲，

我最喜欢了。

3

「卡莲……嘿嘿，不好意思，我迟到了……」

「齐格，你！唉……算了算了，回去再收拾你，现在已经不早了，快点跟上我啦！」

那个被我称为「齐格」的，叫做「齐格菲」的冒失少年，就是我永远的挚爱，我未来的丈夫。

明明是少有的男性魅魔，却天生是一副懦弱的性子，怕这怕那的，真是可爱又可笑。不过也拜此所赐，让我能一直欺负他。

我们从出生那会就已经呆在一起了，他的父母因为生了一个男性魅魔而洋洋得意来找我的父母炫耀的时候，他在怀里向我伸手，然后挨了我一巴掌。这算是……我们孽缘的开端？

因为家住得近，小时候我总是领着他到处跑。他身子板弱，经常跑到老远了却没力气回家，还得让我把他背回去，明明他是男性呢，真是一点用都没有，呵呵呵。

后来，我们到了该上学的年龄了。因为是魅魔，所以教育特别开放，当时的我们就已经知道造小孩是怎么回事了。加上魅魔身体成熟得早，很多我们同级的同学这样那样的事情都干过了。如此熟悉的我们，按理说应该更是领头羊才对，可是恰恰相反，我们之间很晚很晚才发生关系。

究其原因，就是齐格太废物了。

明明当时人家都鼓起勇气说「要不我们也试试看呗」那个臭处男童贞大王齐格，竟然敢拒绝我，还说什么太早了太早了，真是笨蛋，木头，笨蛋笨蛋！

当时的我是孩子王一样的存在，热情奔放的性格加上少见的银白发色，其他孩子都想和我一起玩。当然我身边也不乏追求者，但是因为被齐格气的不轻，我一个都没有答应。现在想想真是幸运。

而齐格一直都是唯唯诺诺的样子，明明是个男的。天天被我变着花样捉弄也只是噙着泪「卡莲……开心了没有？」地咕啾着。

再长大一些，就是魅魔们自立的时候了。男性魅魔们因为特殊的身份，一个个都变得趾高气昂起来，仗着种族繁衍的大义，和其他女魅魔不断交合。其实这在魅魔的种族中是完全正常的事，甚至是应该鼓励的，因为相比女性魅魔，男性魅魔要少的多。然而齐格到现在还是最格格不入的那个，他的战绩为惊人的「0」，小他好几岁的魅魔都比他多。不过我也没有资格笑他，因为我也是……很莫名其妙啊，明明我没有打算维持处女之身的，可是等到我反应过来的时候，就已经把其他人都

拒绝掉了。

我很不服气，于是就报复性地常常色诱齐格，魅魔的身体比平常的魔物更加容易产生欲望，男性魅魔更是如此。作为健全的男性魅魔，齐格肯定已经饥渴难耐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怎么诱惑他都不肯对我出手，反倒是我把我自己搞得欲火烧身，只能自己一个人回家安慰自己。姆姆姆……臭齐格！

或许我早就喜欢上齐格了，只是他一直那么没用，所以我说不出口。

然后，终于，到了我们17岁的那一年，齐格，那个笨蛋向我表白了。

前面的一个月，他一直都愁眉苦脸，沉默的时间也比以往更久。一看就知道有事，真是一点都不会隐瞒。

在我们17岁生日那一天，他把我叫出去，一声不吭的就拉着我往山上跑。虽然以前都是我欺负他，但是17岁的男孩子总还是会比女孩子力气大得多。我就这么被他不明不白地拽了上去。

接近山顶，齐格的步调慢了下来。我才得以开口向他抱怨。

「齐格！你在搞什么……」

「卡莲。」

清澈的，他的声音。

「你还记得这座山吗？」

「……不记得。」

记得的，是小时候我天天拉着他去的地方。

「卡莲忘性真的很大诶……」

他转过头来，不满地看了我一眼。

笨蛋，记得我也不会和你说的。

「也不知道卡莲是不是故意说不知道的，因为卡莲一直都很坏心眼。」

「谁……谁坏心眼啊……」

一下子就被识破了。

「那，那个，话说回来，你那么着急拉着我过来是要干嘛啊？」

连忙转移话题的我。

「……根据我的调查，今天的云雾将会是多年来最淡的……」

云雾？

「然后，今天又是我们的生日，所以……」

仿佛计算好了时间一般，我们抵达了空旷的山顶，抵达了他要带我去的目的地。

在那里的是一片星空，澄澈的，完全的星空，横亘在中间的银河也清晰可见。

我一时说不出话。

「卡莲……从小我就在想我们究竟是什么关系。」

被星光笼罩的他还是那副样子，纤细的像个女生。

「这次巧合……我觉得是一个机会……像是在告诉我应该说出口了……」

他的脸开始涨红，变得糟糕。真是的，这种时候就应该拿出勇气啊来啊笨蛋，真是彻头彻尾在什么时候都是废柴呢……不过我应该也好不到哪里去吧？

「我喜欢你，卡莲。」

打破17年相望的话语，从他，更加被动，更加怕事的他的嘴里说出来了。

大概那一刻我忍着没有流下的泪水就已经决堤了吧。

「笨蛋……！笨蛋……！笨蛋……！怎么到现在才说啊……！」

为了遮掩自己难以见人的模样，我一边不像样的喊着，一边把头埋进他的怀里，不断的给他头锤。

那一夜，星光下，我们第一次结合了。

明明一直都是杂鱼，一直都是废柴的齐格，不知为何，一发入魂了……

我怀上了孩子，我和齐格的孩子。

告诉他之后他也是很没用的被吓得瘫在那里了。真是的，以后要怎么当爸爸啊。

看着日益增大的肚子，我仿佛能看到未来，我，齐格，和我们的孩子三个人一起生活的场景。

可是，本应该是带来福音的使者的孩子，却成为了破灭的征兆。

4

又是一个宁静如水的夜晚。

半夜突然袭来的凉意让我转醒，便了无睡意。

循着月光来到床边，却没有发现那轮熟悉的玉镜。

「是星光啊……」

我不由得止住脚步，今天的天空比以往清澈多了，漫天星子随意地散布着，并在夜空中央汇成一条星河。

我的脑海中浮现了母亲的背影，和她那头银色的长发。

母亲？

我的余光捕捉到了另一条星河。

那是母亲，只身一人坐在庭院里，孤独，遥远。因为星光太薄，她甚至不能有影子作陪。

母亲这是在干什么呢？半夜坐在外面可是会着凉的，连睡在床上的我都被冷醒了。

我于是披上大衣，打算出门叫母亲进来。

「齐格……她……为什么……不是个男孩子呢？」

明明我是那种人家喊两三遍都听不清楚的小孩。

明明我是一个不爱动脑筋的小孩。

明明我从来都没有和母亲心灵相通过。

为什么呢？母亲那似乎要消散在夜风中，融化在星光里的那句呢喃，我却马上会了意呢？

「不是这样的，或许是其他的什么事情……」

我的嘴唇艰难地蠕动着。

相反，我马上确定了我内心的想法，并且丝毫不动摇了。

是的，母亲说的……是我。

因为人类的侵袭，纯血魅魔越来越少，而我，就是最年轻的一位纯血魅魔，同时也将是最后一位纯血魅魔。因为在出生的时候，男性的纯血魅魔就已经死尽了。

所以，魅魔这个种族正式走向灭亡，这个不可逆的事实，要说是什么时候确定的，就是我出生的那一瞬间，母亲意识到我是一个女的的那一个瞬间。

这么多年我一直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为什么在那天晚上听到了母亲的一句细语，就通通明白了呢。

我到现在都搞不清楚。

几年前，天真的我还能认为我是纯血魅魔这件事是一件非常值得骄傲的事情，觉得我是最年轻的纯血魅魔，

但他还是走了，从来时的洞飞了回去，跳入了泥沼。他会经历什么呢？我不愿意想象。

思维持续被混沌占领，不知过了多久，四周终于安静了下来。由于男性魅魔太过珍惜，那几个人类一定也是什么事情也不管了，带着齐格就走了吧，也不管屋顶上是否躺着一个怀着孕的女性魅魔。

睁开眼，凝视浩劫后的寂静。

我已经无法感受没有齐格的这个世界了，将我与此世界联系起来的的东西，就只有手边齐格留下的吊坠，和肚子里的胎动了。

是啊，你，唯有你……

6

当从母亲口中听完她和父亲的全部故事时，我久久地沉默了。泪水却流不出来，或许是我觉得我要是再流泪，对母亲来说，是一件很卑鄙的事情吧？

母亲抚摸着手中那个星空般的吊坠，只是微笑着，她也没有流一滴泪，是流尽了，还是决定不为父亲再次流泪了呢？

在母亲失去父亲之后，她就成为了魅魔族的领导者之一，她带领种族四处躲避人类的视线，让种族获得了空前长期的安全。然后，她在他和父亲最重要的那座山上，修建了父亲的坟墓，又在父亲的墓边种了一棵树，每个星期都会过去照顾那棵树，以及帮父亲扫墓。

或许我不该让母亲把这些都说出来的。那天，听完母亲在星空下的低语后，我便陷入了精神恍惚，刚开始母亲并没有说什么，只是默默地照顾我，直到有一次，我差点从悬崖上掉下来，还好母亲抓住了我。在那之后，母亲少见的生气了，而我也难以忍受，像母亲和盘托出了我的想法。母亲愣了愣，便招呼我坐下，给我讲了她和我的父亲，齐格菲的故事。

我当时不知道母亲为什么要在那个时候跟我说父亲的事情，只是一味地觉得自己是一个多余的害种，是一个扫把星。

其实对感情一直很笨拙的，连那个被她称为木头，笨蛋的父亲也不如的母亲，只是想告诉我，她爱我而已。

我本来应该有充足的时间去慢慢体会母亲的感情，可是谁知道，这番谈话竟成为了我和母亲的最后一次交谈。

突然激增的叫喊声，尖叫声伴着对我来说是初次，对母亲来说则是几度听闻的警报声传来。

我搞不清楚状况，正想起身出门去确认情况之时……

「人类来了。」

凌冽的，母亲的声音。

人类？是那个把父亲和母亲逼到绝境，并最终把父亲逼死的那个人类？

本来以为我的怒火会熊熊燃烧，可是率先占据我的脑海的是，恐惧。

冲天的火光从窗边映入，门被一脚踢开。出现在门外的，是一个小队的人类，而且，全是男性。

「唔哦哦哦哦，魅魔发现！」

「诶！有一个是白发啊，真是少见啊，赶紧怀上本大爷的宝宝啊哈哈哈哈哈！」

「喂，另外那个是不是还是少女啊？啊啊啊，说不

定是处女穴啊啊啊！」

好恐怖……人类，好恐怖……

光是感受他们身上散发出来的气息就感觉能让人怀孕，真是……令人作呕。

「克莉艾，你从后门走。快点！」

什么？要，要我走？

「喂喂喂，想让那个小的跑掉？我们这边的大哥可是还没让她的处女小穴毕业呢！欧拉！」

说着，那个人类就要向我扑过来。

「停下！你们这帮畜生！」

母亲手中浮现出魔力的痕迹，将那人击退。

「几年前，你们夺走了我的丈夫，今天，我绝不可能让你们再夺走我的女儿！」

「妈妈！妈妈！你要做什么！妈妈！」

隐隐约约意识到母亲要做出和以往父亲一样的事情来，我无法抑制自己的感情，对着母亲咆哮着。

「克莉艾……」

母亲转过头来，看着我，温柔地，用一个母亲的眼神看着我。

「抱歉啊，以后就让它来保护你吧。」

扔过来的，是父亲给母亲的吊坠，那个星空一般的吊坠。

什么啊，这如出一辙的场景，这如出一辙的话语……

「一定要……活下去啊！」

从未见过的，母亲的泪水

「因为……你……唯有你……」

滴在了她的发丝，滴在了她的衣衫，我却无法触及「唯有你，是我一定要守护的。」

母亲转过身，用魔法将我击退至几十米开外。

剧烈的冲击让我当场昏厥，醒来的时候一切都结束了……连这里都和以前一样……

我无法改变这一切，我无力改变这一切。

7

母亲死了，

用尽全力后，在被人类侮辱前，自杀了。

啊啊啊……

我又害死了我至亲的亲人。

先是父亲，又是母亲。

为什么死的不是我啊？！

我看着母亲留下的吊坠，以及后来由幸存的魅魔送来的，母亲灵魂化成的魂晶。

那是一对耳坠，一枚通体晶莹剔透，一枚全身漆黑深邃。

真是的……连魂晶都是成双成对的。我这对爸妈啊……

带着母亲的遗物，我向着那座山走去。

沿着母亲和父亲年轻时也许走过的路，我慢慢地向上走着。

终于，来到了命运的那个山顶，看到了父亲的墓，看到了如今已经张成大树的那棵树。

在父亲的坟墓旁边，我挖好了母亲的坟墓，把她的遗物都放了进去。

还有……她托付给我的那个吊坠。

「这个，应该由你拿着才对嘛。」

我将它放入母亲的坟墓。

一切安顿好了之后，我从包中掏出了最后一个东西——一条麻绳。

「对不起啊，妈妈。我可能不会遵守约定了，你可不要责怪我啊。」

笑着，我在母亲所手植的那棵树上绑好了麻绳。

害死了父亲，毁灭了种族再续的希望，现在又害死了母亲，我这样一个灭族的魔女，又有什么理由再留在这个世上呢？

用绳索套住自己的脖子，我从山上向下望去。

那是魅魔乡的遗迹，是毁灭的痕迹。

突然，魅魔们绝望的神情，人类嚣张的气焰，和母亲最后的表情浮现在我的脑海……

啊，我还有事情没干呢……还不能，就这样解脱……

是的，我还要向人类复仇，我要把他们，那些用下半身思考的淫兽们全部杀死，一匹不留！然后来给父亲，母亲，和全部死去的魅魔报仇！

去死的念头瞬间消失，我从树上下来。

决定要去死的自己，竟然这么容易的，又重拾了生的念头……

「呕——呕呕——」

我不禁为恶心的自己而呕吐不止，却因为几天没有进食，吐出来的仅有些许苦涩的胆汁。

8

此后，因为已经成为最后一个纯血魅魔，奴家理所应当当地当上了魅魔的首领。

这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情吗？完全不是。

那时的奴家是一个躯壳，灵魂，心灵什么的内容物，早已在那天全都呕出去了。

奴家每天钻研魔法，魅魔的基本练习也没落下，奴家要成为一个真正的魅魔的女王，然后彻底击溃人类。

彻底击溃人类……然后，奴家就终于可以去死了。

这样迷雾般的日子度过了不知道几个月，在一次常规性地全灭完一队人类，拯救完受难的魔物娘后，奴家遇到了他。

或者该说是她？

从未见过的，人类的女性。

因为奴家已经杀死数不清的人类的，所以奴家非常清楚，这就是人类，并非什么其他的魔物娘。

啊啊啊……奴家一直以来等待的就是这个啊！

有了她，魔物娘们就一定可以联合起来，一同对抗人类，这样一来……

疯狂压抑着兴奋的心情，奴家上去和那位人类接触了。

那时，奴家说了，说他，莉莉丝身上有一股「男性的味道」，这当然是开玩笑，但是奴家确实是在莉莉丝身上感觉到了男性特有的那种感觉。奴家可是纯血魅魔，不会错的，大概。

不过，奴家还是暂且把他当做女性来看待。暂且加入了莉莉丝的队伍。

莉莉丝有着一头柔顺的白发，虽然不像母亲一样有着银色的色泽，但有着和母亲不一样的美。他还有一双

赤红的眼睛，和淡素的白发相称，确实可以用完美来评价，连奴家这个魅魔都移不开目光。

他自己显然也很喜欢自己的外貌，奴家不止一次看见他用镜子，湖面，诸如此类的东西欣赏自己的容颜。然后发出意义不明的怪笑，不像是女孩子。

他也许就是个男性吧，奴家时常会这么想，把他的内裤扒掉，出现的或许不是不同于女性的东西呢？很神奇的，奴家发现自己并不会对此感到排斥。明明是自己最痛恨的人类男性，明明是自己发下毒誓要杀尽的复仇的对象。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恨不起来。

或许是因为他看着魔物娘们的时候，虽然眼神时常色眯眯的，但是不会真正的去袭击她们。或许是因为他明明被莱莱和芙兰过度地没神经地亲密接触，以及奴家的刻意挑弄，搞得面红耳赤，已经很想发泄了，可是就是死命憋着。或许是因为他温柔，无争的性格，会给同伴们带来无比的安心。或许是因为他时时的选择困难，优柔寡断，在一个个分支面前皱紧眉头，又或许是半夜里，偶然发现的，濡湿的枕头上，他的怯懦和胆小。

明明长得那么像个女生，却是一个男生，明明是一个男生，却仍然那么温柔，那么脆弱。

这样……不就和父亲一样了吗？

奴家在莉莉丝身上看到了素未谋面的父亲的影子。

从那天起一直戴在耳边的黑白耳坠闪耀着，是父亲的黑，是母亲的白，是奴家的黑，是莉莉丝的白。

事到如今，奴家已经不在意莉莉丝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了。如果他是男的，人类男性，是奴家平生最痛恨的对象，奴家也无所谓。如果他是女的，奴家身为一个魅魔，要挑选一个女性作为伴侣，这样的耻辱，奴家也无所谓。

啊啊啊……奴家这样的一个残破不堪的身体，却是在如今，感受到了恋爱为何物。

母亲，我现在明白你是什么感觉了，因为，奴家也爱上了和你一样的，一个温柔的人，一个女孩子一样的男孩子。

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奴家的目光总是在追随着莉莉丝的脸庞。

知道一切的人会不会笑话奴家有恋父情结啊……可是奴家连父亲都没见过，应该不算吧？

真是的……奴家到底是在向谁辩解啊！

莉莉丝的出现，给奴家这个空空如也的躯壳重新灌注了生的意义。

父亲，母亲，不肖的女儿好像还要再苟活一段时间呢，不能马上下来跟你们团圆了，因为第一次有了喜欢的人，第一次有了想要跟随着他的人呢，所以，这次也会原谅奴家的对吧？

不过，这份心意还是暂且不要告诉莉莉丝吧。

因为总觉得他会大呼小叫地然后不当一回事，真是的，奴家可是纯血魅魔哦，是魅魔女王哦，还是，灭族的魔女哦！

现在，就先这样就好了，跟着莉莉丝继续走吧，看看他能把奴家带到哪里去。然后……要是他能向奴家表白，就像父亲对母亲做的那样……奴家会很开心的……诶嘿嘿……

……咳咳，总之就是这样啦！笨蛋老爸和臭老妈，

你们就不要担心了啊！

遥望着那座山所在的方向，克莉艾吐了吐舌头。

9

魔女的复仇仍未落下帷幕。

女王的恋情却开始了序章。

「我知道...西边那群废物又失败了，我什么都知道，即使是那样的波动...没错，又失败了...失败了。」

瓦声瓦气的话语穿透男人配戴的面具，回荡在悠长的走廊中。

「不过啊，不过这种程度...只有这种程度的话」男人的身影停在了尽头的大门。

「根本无法阻止！哈哈！神！？神也无法阻止！啊哈，桀桀桀...」

推开大门，男人疯狂地笑着，摘下面具，露出真面目。

◇

Yo! 早上好啊，各位来自现实世界的朋友们~这里是异世界（暂定限定直播莉莉丝~♥ 欢迎收看本期《异世界的诱惑》）在经历了如此奇妙的一晚后，从王子床上昏昏睡醒的我，真是——

困·死·了

好困，但是有点不困，不过还是很困的，可惜有时候来说不够困，只是太困了，没体现出不够困的感觉，所以相对困来说，有点不够困，美中不足就是有点困，可以困可以不困。

总体来说

就是困。

谁家好人折磨了一晚上，半夜三更才睡觉，早上六点二十五就自然醒了。

克莉艾小姐在创开城墙后急得不得了，差点就要展示神力平移整座城堡，后来说什么也要和我一起睡，好耶，能发动#MeToo 事件（注：一种标签，通常指性骚扰）了，结果——

你告诉我现在这滩物质是魅魔？

克莉艾死死地焊在我的手上，咧开粉红的娇唇，让口水流了我一手；另一边芙兰也紧紧枕着我的另一只手，暴露着极难堪的睡相，不停发出「哼唧」声；另外，菜菜也黏在大腿上，时不时打起呼噜。

哦，这是多么淫令人兴奋的一幕啊！应该是我第一次和妹妹之外的女孩子睡哦；嘿，只待我拔出王者之剑——差点忘了，其实现在是百合花朵朵开的情形。

呜，眺望着洁白的天花板，一股失望油然而生，大哥，我想你了！（每日思念 1/14514）

不过，昨天晚上那位限定人机女士真是奇怪，她也是女性人类吗？还是什么亚人类娘？总之就是不停重复说她是我的仆人，让我去什么神之钉，然后突然消失，是魔法吗？

我强压住心头的疑惑，毕竟昨天太晚了还没怎么交流，但是，她们仨是想缠着我睡一个早上吗？可恶啊，这才是世上最残忍的死法喔。

◇

在忍受了人生中最长的一个早上后，她们终于一个沉醒（「唉？莉莉丝小姐.....怎么湿湿的...」「菜菜说，菜菜很舒服喔」「很软耶喵」）

「首先，让我们先搜索一下这座城堡吧！」克莉艾伸了伸懒腰，随意甩着尾巴，「奴家觉得会出宝贝哦~」

于是大家又散开搜寻。偌大一座城堡却空荡得不成样子，而且没有一个仆人或是卫士，不禁让人感到不安。

「克莉艾小姐，昨天的军队人数众多吗？」

第7话：「钢十字？犹点意思」

走廊上的烛火摇曳着，微弱的烛光勉强照亮了昏暗的石级，一个人影缓缓地向前走去，他披着一件一尘不染的白褂，长长的褂边拖到地上，从后面看去活像一件巨大的纯白披风。

「？说是军队，也就几百人吧，奴家一击便打退他们了唷」

「.....几百人只用一击吗？」

「？对啊」

「.....」沉默造访，这不削能玩儿？

不对劲，十分得有十二分不对劲，那位王子虽是自称被流放但周围也是有封地的，况且这地方像是刚开拓，他不可能只有区区几百军队.....唉？！不会.....

「克莉艾小姐，你有看清他们的旗子吧？」

「奴家才活了几百岁，眼力见可还没那么差哟，当然记得哦。」

「那么，芙兰小姐还记得那帮奴隶商人吗？」

「呜，人家不想回忆那么黑暗的记忆啦喵。」

「.....菜菜说菜菜不才是和你第一个遇见的吗？为什么不问菜菜啊，姐姐他们.....」

多亏了史史和姆姆的生命之墙，不然估计我现在才刚投完胎。

「.....すみません，我错了，我下次肯定第一个问菜菜，哎呀，怎么哭了，别啊，我不会哄小孩啦，唷~别伤心了，我真心错了...」

前世我也不会哄妹妹，难受，怎么到了异世界还有这种事件，我连忙安抚起菜菜。

只是克莉艾与芙兰不约而同的眯起眼神，露出了不爽的表情，不是吧，这也要嫉妒吗？

「重新来过。」我小心地让菜菜缠在身上，继续刚才的话语。

「请你们大声喊出当时军队的标志！」

「钢十字!!!」两人异口同声的叫出。

「很巧哦，」我摘下第一天摸到的戒指，翻到里面——是钢十字！

「呼呼呼，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真相便呼之欲出了吧？」

我推了推不存在的眼镜，新鸡兹哇一直摸你肚子！

「？奴家不才，愿闻其详。」

「我也想听喵。」

「呜...菜菜说菜菜不想听...呜...」

暂且不管那个发脾气的，大多数还是想听的嘛。哼，看我的「超推理」!!!

「呼呼，听好喽，在第一天我们遭遇了人数浩大的军队，结果他们内哄而亡，而我摸出了这枚戒指，接着我们从奴隶商人手中救下了芙兰，然后昨天又碰上了这个王子，而且他们都有钢十字的标志——」

「那么他们就是一伙的喵！」

「Bingo，芙兰小姐，不错嘛，异世界也有华生。」

「那么克莉艾小姐，钢十字代表着什么呢？」

「钢十字吗...」克莉艾思索片刻，突然，她双翅一拍，无数爱心从眼眶中喷出。

差点忘了她一激动就会冒爱心的设定了。

「想起来了！是圣弗洛依德王国的教会标志！」

「哦？话说芙兰也是被抓起来送给东方贵族.....」

「芙兰知道喵！我知道圣弗洛依德王国正打算灭绝我们猫灵种喵，全拿去当奴隶喵！」

「在奴家看来，这几百年间这个崇尚奴役魔物的东方教国一直都在侵略、掠夺魔物部落的资源，然后奴役，

从未停歇。而他们信仰的国教标志是钢十字，是因为在他们的宗教传说中手持钢十字的人类狂战士扫平整个大陆，统治了整个大陆上的所有魔物们。所以他们才如此狂热地想重铸传说荣光。但奴家还是第一次听说他们踏足到了雷雨大陆.....」

在大家都在屏息思考时，我突然感觉到柔软的触感——菜菜用触手轻触着我。

「菜菜说，那儿似乎有东西。」

顺着她的触手看去，一卷羊皮纸不起眼的平摊在桌上。

.....刚刚是谁查这块的？这么没眼力见.....唉.....好像是我。

我走上前轻咳一声，疾步走向桌子，把纸一展——稀罕物，九九成~

是秘雨森林小地图!!!

是王子写的吧，话说跟他一伙儿的老头是什么派系，欸？还有那个自称仆从的女人机呢？

来不及解释了，先仔细看看地图吧。

「芙兰是本地喵喵，让我来带你们了解秘雨森林吧喵！」

不等我们回应，她便自顾自地开始了，喂，这就触发事件了吗？

「喵！我们现在在王子的领地喵，这一片连同莉莉丝故乡的西部森野盛产一种叫「荷草」的药草喵，对于猫灵族有着极强的激发与安神效果喵，所以叫作『荷野』喵。」

就是猫薄荷喔。

「接着在『荷野』的东边便是我们兽族出没的地方喵，这里的山溪中长着「脑桃」喵！据说吃了能补脑喵。」

就是山核桃喔。

「曾经这里存在着两千多种兽人和类兽人喵，但是在一千多年前，猫灵族横空出世了一位女帝凯兹尔，她把分分合合的兽人部落整合到了一起喵，一起反抗人类喵，创立了『猫娘乐园联盟』喵。」

猫娘乐园喔.....嗯?!!

「现在猫灵族已成式微之势，虽然盟主仍是女帝凯兹尔十二世(kaizer 12th)但现联盟名已改为『桃源联盟』喵。」

果然猫娘乐园有点太刺激了喔。

「顺便一提喵，联盟内已明显分为三派喵，咪哩咪哩(猫灵族)，不拉多(犬人种)，蓓特(兔人种)喵，但桃源目前还是统一的喵，是靠智力选择首脑的喵。」

兔人喔，会有兔女郎吗？

「再往西边是「宿骨之森」喵，这里是约定埋尸的地方喵。」

公墓喔，还有这种设施喔。

「因为基本大家都在这埋尸，阴气很重的喵，会有各种尸体演化的魔物喵，有时会有强大的尸王现世喵。」

? 会有僵尸产生那为什么要抛尸啊喂。

「接着是最混乱的北部荒野喵，这里栖息着一种叫『灵』的魔法生物，因此得名『灵域』喵，『灵』分为五种，代表着金木水火土五种原素，但似乎也有掌控风系的风灵种喵。但这里只有三种喵，『云顶』的山灵种，他们有土系能力，由云顶之巔孕育而出喵，『苔藓湿地』

的草灵种，拥有木系能力，被山灵克制喵，还有由『蓝湖』启源的水灵种喵，他们的水系能力能击垮山灵喵，但他们怕木系喵。他们这些『灵』为了一个神器而争斗到了今日，几年前才停战喵。」

总之就是乱对吧，还有你为什么激动起来有时说话不带喵了喔。不过这些『灵』的奇怪克制关系又是什么鬼。

「最后便是东部的哥布林族喵。」

嗯？结束了？是喔，你是不是讲累了芙兰酱。

总之我们终于获得了更详尽的地图，趁芙兰喝水的功夫，我把刚摘的戒指戴上，准备和大家说出我的推断



灯火通明的实验室，重新罩上面具的男人不停的振荡着一管青色的试液。

「我明白了，我明白了！神！这是神……科学之神啊哈哈，那帮乱搞 XY 染色体的傻子！哈哈……何必去开一道打不开的锁呢……哈哈……直接把锁砸碎……不就好了，哈哈呵！」

他把试液装进针管，缓缓走到一具泡到培养液的尸体，插入，推尽，只见那头毛茸茸的躯体剧烈收缩，最后伴着些许刺鼻的气味，尸体变得光溜溜，似乎从来没长过毛发一般。

「成了！只要这样……改变物种……呵呵呵，神！？神也阻止不了我的计划了，桀桀桀……」

第 8 话：「不过审男娘改造法」

满天的星辰照耀着这个大陆，那里充斥着魔物娘与发情的人类，而我转至此，过了多久了呢~

我们师徒四人(?)向着桃原的正中——「核」出发，如果我的推断没错的话，那就是神之钉所之处。

借由哔哩哔哩国的路线，到是能直通「核」所在之处，但冒然进入中立地区可能会遭受盘查……芙兰如此喃喃的说道。

事到如今，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经过几天的路途，我们到达了猫国边境。只要翻过这座山，只要到达那个地方……

哦，我的老天爷，多么清幽的山峦，多么清澈的山谷地带蕴着河流，多么美丽的采药少女们啊——啊？少女？

我将眼睛转向那群看似人类的少女们，出声循问道：「克莉艾，这世上有这种与人类如此相像的魔物娘吗？」

她回道：「那自然是有的……？阿拉，那是什么情况？」

看来她也发现了。

总之先上去循问吧，那些少女们看到我们的到来，发出一声尖叫（黎明合唱团 Belike）转身逃去。

姿态婉转，香汗淋漓，打情骂俏，那些少女们逃跑的姿态是如此美好，可惜那声尖叫毁了我的百合梦。

几声粗犷的叫声从她(?)们口中发出，这真场面就犹如几个老毛子在一起对你大喊：「一几摸的哈巴油！」

兄弟别开腔，自己人。

克莉艾见状，一个飞行提速加转身，将那位少女(存疑)截停，我们也随后赶到，形成两面包夹芝士。

似乎是为首的少女，依然用那种嗓音向我们发问：「你，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按空格跳过对话)

在进行过一番艰难但又友好的交流后，我发出了悲壮的怒吼。

「所以说！你们都是男娘吗？！」

没想到异世界还有此等文化，真让我想不到那些男人因为欲求不满还会做出什么事。

她(他?)们似乎受了某位喜欢戴面具的人的庇佑，服用了某种名为「娘二醇」的药物变成这样的。

「这，这可真是……」

「喵……我快受不了了喵」看来听力超乎常人的芙兰已经受不了这道视觉与听觉的反差攻击，在地上闭上耳朵进入自闭状态。

「莱莱说莱莱讨厌这些……呜呜……」

看来无论那个世界，男(药)娘都不受人待见啊~

当我们提出能否带领我们前往他们买药的地方时，几位男娘面带犹豫的商量了一会后，勉强点头同意了。

跟在那一行人之后走，克莉艾感叹到道：「真是出乎奴家意料，这地上竟有如此神奇的药物，可将男人变为女人，假如能推广的话，魔物娘们就有救了。」

走在最后的少女回答我们「啊不会的，虽然我们看起来像女人，但下面还是有的。」

还是有的，是有的，有的，的……

我一个向前对少女的胯下使用了一计膝击。

不去理会缓缓跪下的男性，我们继续前进。

少女祈祷中~ Now loading~

到达了买药的地方，那些村姑们看似害怕的逃了。虽然没有原因……但不知为何感觉被一道看神迹的目光注视着。

目光的来源，正是面前那位神父打扮，脸带面具的

可疑男子。「欢迎，首批有幸参观完我的伟大壮举的客人们，想毕出你们一定已经见过我的那些可爱修女们了。」

他似乎.....把那些男娘当作自己的修女？话说回来，他的声音.....

「不用大惊小怪，那些修女仅仅只是我伟大工程的一部分，接下来，才是真正的传奇领域。」

看着一脸陶醉其中的神父，四人不经同时后退一步，看瞄一眼，好像下定了什么决心。

「那么容我自我介绍，我就是来自圣弗依德的，至高的，无上的，不被人认可的，大主教阿塔尼斯！这些都已过去，吾现在为魔爪导师！桀桀桀！」

无视其说的话，四人一并发起了突袭。

「(莱莱说)谁要听你狗叫(喵)！」

进入战斗流程，由于发动了空袭，第一回合魔爪将无法使用动作进攻顺序，芙兰(21)，克莉艾(13)，魔爪(12)，莉莉丝&莱莱(9)。

由于克莉艾作好了准备魔法准备，其在先攻序列中+10！

克莉艾发动了魅惑人类 Charm Person！「木大，已经和恶魔契约的我，可不会被区区女魅惑扰乱心香！」

魔爪特性黑暗赐福 Dark One's Bless 发动了，无视了法术！莱兰发动了爪击，其击优势与连击！效果拔群！魔爪受到轻微的伤害！

「哈哈，好久没有这种感觉了，作为感谢之后就第一个把你作成吾的作品吧！」

由于被突袭，来到了莉莉丝&莱莱的回合，莉莉丝使用协作动作，而莱莱发动了黏着 Adhesive！「少得意！」「莱莱说不识像的人类快点消失！」魔爪的敏捷豁免没过！其陷入束缚状态！

而芙兰见状，立刻冲上前去，向脸部发动了鲁莽攻击 Reckless Attack！这是一次大成功！魔爪受到了中度伤害！

克莉艾缓缓上前「让奴家好好看看你的真正面目！」以手为爪，将要把整个面具撕下！

魔爪见状，连忙高速咏唱，四道黑烟缠住了克莉艾的双手，过一次战技对抗！18(极难成功) VS 23(困难成功)克莉艾 胜出！

黑烟抵挡不住越加浓烈的魔气无情铁手将面具整个抓下

在那面具后面，有一张清秀的少年面孔，即使算不上倾国倾城，也算得上夜店探花。

「亚嘢喽！！！！！」

啊，哭了，丧失战意了哦。

话说这声音，不像刚才一样充满机械的假声，而是萝莉音。

魔爪跪坐在地，放声大哭，莱莱慢慢放开了他。

怎么觉得我们才是坏人？

让他哭了个够后，让团里魅力最高的克莉艾搭话吧.....(PS.哭？哭这也算时间哦)

没想到魔爪看到她就跑，心理阴影还真够深的。

芙兰向她追去。夕阳下少女与少年的奔跑，那是我们逝去的青——春——

番外：「风引火趋」

我最亲爱的妹妹，芙兰。

天底下最可爱，最温暖的小宝贝，突然就离我而去了。

寂寞随着夜风而来，当时为什么不珍惜呢？

都是我的错，若不是我一时冲动非要拉着芙兰去干什么冒险，也不会造成如此下场了吧，我让世上最温柔的小天使消失了，天下再没有什么罪孽比这个还重了吧，我果然还是死了好。

我坐在树下静静忏悔着，面前的火篝虚弱地烧着，哗哗啦啦的柴火声是森林中唯一的生机，而现在也即将被冷风扑灭了。

火苗无规律的舞蹈牵引着我的思绪，我又开始思念起芙兰来了。

若芙兰还在我身边的话，现在正趴在我身上，「姐姐姐姐」叫个不停，求我讲风魔法的事情吧，我一定会幸福地迷失自我归于冥冥吧。

唉，可惜现在我旁边是个刚救下来的陌生小白猫，可爱是挺可爱，但她是无法替代我妹妹的。

方才救走她后，她在森林里没走几步，就又被恶毒奴隶商人抓走了，好笑吧，是我考虑不全心急了，对不起。

我出来不久又遇见了她，又简单把她救下来了。

现在她刚从极度恐惧中缓过来不久，估计疲惫感也会涌上来，所以很快睡着了。

我睡不着。

芙兰孤身漂泊，也会像她那样可怜吧，更何况现在也没有我的照顾——！

我顿时浑身缩紧，汗毛猛地立起，夜风更加阴冷了，仿佛直接来自宇宙深处。

不，不会的。

芙兰已会用魔法了，不会被大风吹倒的。

但离别的情景仍不时浮现在我眼前，担忧如同梦魇般萦绕在心头，我知道担忧也没用，但内心还是紧绷得睡不着。

唉，先照顾好这只小猫吧，不希望再让她成为下一个芙兰了……

终于天亮。小猫也迷迷糊糊地醒来，水灵的眼睛泪汪汪地闪着，如翡翠一般，脸上留着两道泪痕。

没想到她一醒来就直接扑我怀里哭起来了

「大…大姐姐…我好想家…」

啊啊…小女孩若是不哭闹起来也确实挺可爱的，一哭闹就成了所有人都避之不及的世界难题。

只好慢慢安抚她，

「不用怕…别怕哦…小猫，我会陪你走到桃源联盟的……」

总之安抚好她后我们便上路了。

心情有点浮躁，赶紧送完她就出发找芙兰吧。

小白猫不说话，显得气氛有些尴尬，我便试着向她搭话。

「小猫你叫什么名字？」

「叫…星月，星星，月亮」

「好浪漫的名字，我叫凯娜，凯旋的凯，蒙娜丽莎的娜，请多指教。」

「请多指教。」

「话说你为什么想着回家啊，出门多有意思。」

「……如果大姐姐像我一样瘦的话，也不会这样说话了……」

「瘦弱又没事，我的妹妹芙兰，跟你差不多大，也

非常喜欢出门冒险……」

不小心提到芙兰，心里又痛了一下。想起芙兰也正是因为弱小还出门冒险才走丢的，我也没理由反驳她，心里没了底气。

「是这样吗……我还是更喜欢与家人待在一起。」

「……确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偏好吧。」

森林中的幽幽绿光，万籁俱静的平和，让我有种「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的感觉，好像自己与大自然已融为一体，躁动的心暂且安静下来。

但烦人的是经常出来扰乱气氛的强盗，一个个在如此优雅的氛围中却总是一股发情的吊样实在脑瘫。

随手砍死他们后便继续上路，马上就是桃源联盟了要是遇见了阿妈，我怎么向她交代芙兰的事呢？我还是躲起来吧。

眼前突然开阔起来，出现了一条宽阔的街道，街道上三三两两几个人，慢悠悠走着，一些手推车发出叮铃当啷的响声。

「到家了哦，星月，去吧。」

我说完向前奔去，消失在一堵墙边，躲在一丛草丛中

◇

大姐姐走后，我仍处于在梦中一般的恍惚中

这几天发生了多少事啊……

被拐走，被强暴，被救走，又被拐走，又被救下了，又横跨了森林……

我居然回来了……

初次被拐走时，真的为她回不来了

命运跌宕起伏，我回来了，

真的回来了……真的回来了……真的回来了！

脚底下的热土支持我以无穷的信念。

爸爸……妈妈……一定很想念我吧，我也好想你们！一定要等着我！

◇

我看见星月仍呆呆站在那里，一会后，她迈出了脚步。

缓慢而又坚定不移，

一步……两步……她的眼睛闪闪发光，是阳光，还是泪水？

大街上略显吵闹，但在我耳朵里，现在只有她的脚步声，

微弱但不容质疑。

终于她来到家门口，立定，胸口激动地起伏着。

随后她深吸一口气——

「妈妈！！——」

立刻有三五个女人从窗中探出头来，见不是她们的女儿，悲哀地回过头去。

星月无力地跪在地上，泪水涌出眼眶。

「妈妈！！！！——」

震耳欲聋的叫喊声，使整个街道都寂静下来，在空旷的街道中回响着。

周围围了一圈人，全部不说话，眼眸低垂，脸上现出同情的神色，有几个人开始默默地擦眼泪。

我在人群中见到了阿妈，她相比刚出发时，头发花白了好多，也在抹眼泪，青衫湿了一片。

「妈妈——……」

只见星月已经将头深深地埋进膝间了，泣不成声地呜咽着，地上湿了一片。

这三声呼唤，简直比世界任何悲剧还要悲惨，即使是铁石心人，也会动容吧。

我的视线开始被泪水所模糊。

不知何时，有一个人蹲在星月身边。

星月抬头，愣了一下，

「呜啊啊啊啊啊啊啊！——！」

扑进她怀里，任凭眼泪沾满脸，两人紧紧拥在一起。想说点什么，该怎么说呢，不知该怎么说。

「终于找到你了！我们再也不分离！！」

比起千言万语，果然这句话最直戳人心吧。

这是无数被迫分离的家庭，最想喊出来的话。

这是无数被拐走的孩子，最想拥抱着的人。

这是无数失去儿女的父母，最想呵护的人。

◇

星月回家后，看见阿爸与芙兰爸在墙角聊天，我便又在草丛里竖起耳朵听。

「快大半月了」

「是啊，以前只会三四天就回来了」

「前几天我见凯娜还没到家真的很急的啊，肯定是遭到危险了，提着剑就要去救她，出门才想起来我他妈连她在哪都不知道。」

「芙兰也不回来，我们只能干着急。」

「凯娜常跟我说，正义就是一往无前，义无反顾地斩净所有罪恶，小时候就说要冒险要冒险，便一股脑往外冲，恐怕是遗传我的吧。」

「正义哪只是往外冲这么简单，这是莽夫吧。」

「赤猫就是这样子的！我们鲁莽又没头脑。其实我也想责备几下她的，但看到她这么高兴，啊啊还是别扫她兴好了算了算了，她能这么正义也挺好的。」

「正义吗，我没怎么跟芙兰讲过。我想，不需要什么英雄事迹，不需要跌宕起伏的精彩人生，只要身体健康、平平安安地幸福就好了吧。」

「也是，行侠仗义也是凯娜所热爱的啊，她所热爱的，我们也会支持她的。」

「芙兰也很喜欢冒险，跟着她真是跟对了。」

「话是这么说，但见不到她还是挺想她的吧。」

「……是啊。」

「成功了凯旋，或是失败了落荒逃回来，我们都会笑着迎接她们的。」

「若真的一去不返的话，我们会为她们自豪的。我的女儿将自己的一生献给了自己的热爱，这可不是谁都能做得到的！」

「你说，星月回来了，会不会就是她们救下的？」

「有这个可能哦……那还真的很帅啊……风与火，英雄救美真帅。」

「若真是这样，我做梦都要笑醒了，到时候逢人就说：『你怎么知道我家凯娜救行侠仗义，摧毁了罪恶的人类，救下了奄奄一息的小猫？』谁问我了？哈哈……」

「无论如何，我们都会给你们打气的，风与火加油！」

「风与火必胜！」

他们走远了

我躲在草丛里抹着眼泪。

我好还想现在就冲出去，吓死他们，然后自信地宣告：「阿爸！叔叔！星月就是我们『风与火』救的！尽情地为你们的小女儿们欢呼吧！为我们拼命自豪吧！」

但是，但是，身边没有了芙兰，我怎么向他们抬得起头？我的理智拼命压制着奔涌而来的情感，最终化为了一滩泪水。

我的妹妹！芙兰！

在这方圆千万里的大地上！

我就算一寸一寸地找！

也终将与你相遇！

生死不离！！

来吧！芙兰！

家里人都在等着我们呢！

夕阳西下，我悄悄离开桃源联盟。

纠缠着的树枝挡不住我敏捷的身法，乱堆着的枯枝败叶绊不了我轻盈的步伐。

我将不再孤军奋战，我身后有两家人的希望——

那阳光真温暖。

◇

我在森林里，突然停下脚步，眼前出现一个我从未见过的野兽身影。

第9话：「待定」

弗洛依德王国首都内，一座宏大的宫殿里，一名少年与老者相对而坐。虽说身处王宫且在与国教的大主教交谈，但少年的礼帽上却没有代表王权的金龙（国王）或金蛇（王子），而是束着一丝银色的丝带，或许是带

着魔法的缘由，在晨光的照射下放出了异乎寻常的光。

「你的意思是，从神话时代活到现在的最后一个掌握时间魔法的大魔法使，只是因为认错的人，自杀了？」

老者低下了头「不完全正确，殿下...」

「不必如此称呼，我只是一个变异而成的妖怪罢了，直呼我本名便好。」

「好的，殿下。」

「.....」

「最后一位大魔法使安诺，误将一位形似人类的雌性妖怪娘认成她已故的情人，将生命寄托到回溯时间的持续性魔法阵中，后被一名猫族魔法使解阵后拒绝重塑肉体而亡.....」

「你确定他不是假死？这种上了年纪的生命体都阴险得很。」

「不会，殿下，我们的观察员观察到了巨大的魔力波动，且波频完全符合魔力池破裂时的未调频魔力的频率，且秘阁中大学士们在秘语森林西南角发现了未知圣遗物的魔力残留，如果那群书呆子没有算错的话，那个圣遗物内置的是已经失传的时间回溯魔法。」

「那新圣遗物的现持有者不能把时间回溯到安诺死前吗，在她没下魔法阵之前？」

「绝无可能，殿下。现持有者穿越回过去是以安诺的死为前提的，现持有者如果穿越回过去改变安诺死去的事实，那现持有者就失去了安诺之赋予 ta 的穿越的能力，也就无法救下安诺了，也许平行宇宙的假说可以避开这个矛盾循环，但神明早已在神之钉上写下了『只有唯一宇宙』所以安诺在现有规则下没有复活的可能。」

「也就是说，人类最后一个女性死了？」

「不一定。」老者第一次有了不确定的语气，「圣遗物的现持有者.....尽管大学士们普遍反对，但现有证据却表明她似乎是一名不普通的人类女性。」

「怎么不普通？」

「.....」

「回答，马上。」

「好的，殿下。」老者的面色和动作没有任何变化，但语速却变得极为缓慢，「有报告说，在她身边观察到了细微的规则变动。」

「什么意思？」

「她极有可能是下一个神，尽管她本人没有意识到，也许。」

空气依旧冰冷，但周围却寂静到了诡异的程度，双方都没有再说话。

片刻之后，被称殿下的人伸手解开了帽上系着的丝带，然后房间的边界似乎有些许扰动。当扰动平息时，外界的声音全都传了进来，有丛中的鸟鸣，骑士们练剑的声音，还有地下室中传来的兽娘隐约的哀求。

少年起身，微微皱着眉头：「安保科还没有把地下室的木门修好吧，他们准备拖到什么时候？」

少年没有等待回答，直接向门口走去，他的身后似乎有着一一条无毛的长尾，近似猫尾。

世界上最大的反怪物娘的宗皇室成员却长了猫尾，与其说怪异，不如说这是个笑话。

少年打开那扇铜铸的大门，外面有位身着铠甲的武士，拿着一小张纸，递给少年「王子，这是今年处死的

异族同党名单。」

「好的。」

「割尾切除手术的太医已经空出时间了，下午就可以手术，需要预定吗？」

「预定。」

「太医说死亡率有7成，确定预定吗？」

「确定。」

「好的，」武士转身，「有一个以亲人身份问的问题，可以问吗？」

「问吧。」

「为什么？」

少年没有移动：「有辱完美人形的东西都该去死。」

◇

明明已经度过百年了，但还是什么都不懂，明明名为女王，却没有子民。

或者说，现在已经没有子民了。

人类自以为是的正直与健美，全都是虚伪的。

欺骗，道貌岸然，真是恶心。

身为魅魔却对人类男性失去兴趣，世道真是变了。

也许对他们失去兴趣才是对的。微笑着把我的人民带走，说是公主说是千金，说得天花乱坠，到头来却是束缚，死了一个又一个子民，人类的一个又一个死囚被直接注入异族的血，出现微小异化就被他们的卫兵用长枪贯穿，他们还是那么喜欢互相残杀。

听说他们发现猫族的血排斥较小，提前发现的国家便开始大量搜捕猫族的人，那个好像叫圣什么的，不重要了。

异族的血一定会改变他们的，多少而已。上一个主教仅仅因为保护异族的血而变成男娘，少数不走运贵族而被流放到我生活的森林，他们真是冷血呢，明明面对的是同一种族的人却毫无同情。

变异之后的人能活多久呢，要是没有一般人长的话，他们岂不是白干了吗。

听说他们国家的人并不想把视妖族娘为生育机器呢，这不和那个变态王子的意思相背了吗，到时候又要开始屠杀同族了吗，人类一如既往的恶心，千百年不变。

我一直这么想着，直到遇到了一个不该遇到的人。

应该是人类吧，太令人惊讶了，但我又不愿相信，毕竟她是女性。

这种物种似乎又在神话时代出现过。

放着她不管吧，反正和我没有关系。

我也希望这样，但她就是有着一种特殊的魅力，让我的视线离不开她。听起来她比我还孤独呢。

我就一直看着她，直到人类军队把她围住。

完全不会魔法，似乎真是人类呢。

那就只好我出手了。

「我叫莉莉丝。」

好假的名字，但还挺合适的。

那个被流放的主教真的在这里呢，她们怎么追着那个主教和有着雄浑男中音的男娘跑了。

她们看着好开心呢，就这样永远下去好了。

「人类想繁衍必须得到魔物娘，为此势必会搅乱魔物内部的生活，而这样的行为是邪恶的，那么正义究竟在哪里呢？」

一阵萧瑟的秋风吹过，青年放下了酒瓶，继续翻阅起魔导书来。

他看过非常非常多的魔导书，希望在其中找到人类没有女性的线索，可终究是徒劳。

「菲洛，庆功宴要结束了，过来玩玩吧，今天的魔物娘或许是我们见过最好的，队长他们都爽翻了。」

「马上就来。」

听到队友招呼自己，菲洛开始收拾物品，确认魔导书都收集完毕，酒瓶随手抛到一边，残留的液体倾洒出来。

这样会污染环境吧，他突然想到，但又有谁会在乎呢，我怎么老想一些这种问题，若是和魔物友好相处的事，自己也不可能一直控制下体，说到底，自己也无法改变些什么，如果真的那么容易的话，人类没有女性的问题早就解决了，再怎么样也不会落到自己一个无名小卒身上，只是用这些伪善的想法来维持自己的内心罢了。

呼——，又刮起一阵风，菲洛将外套拉紧了些，眼前却突然暗了下来。用手一拨，只是吹落的叶子。重见光明后，青年便向队伍走去。

确认到他们离开后，她利索地用指甲切开绳子，锁轻易地被发卡打开，悄悄地走出去再将其锁上，情报商使用她惯常的技巧离开关押奴隶的房间。

注意着宅府里的魔法机关，逐步向贵族的客厅过去。

「该死的肥猪，一点技巧都没有。」她在心里埋怨着，虽说用这个方法在工作之时还能处理性欲，但碰上这类也没办法，还得忍受私处隐隐作痛。

希望今天能有好情报，正是因为知道贵族身份巨大，且似乎掌握着什么秘密，她才忍受着那些调教。

在客厅门口，她竖起敏锐的兔耳。

「今天的奴隶真正啊。」「可不是。」「之后好几天都不用干了。」「虽说这么说，明天又不知道抱着谁。」

「哈哈……」「咚——，先停一下，今天是有重要的事，关于……」「是要把这些奴隶分给我们吗？」「我想要那个兔女郎。」「先别插嘴，关于魔法的秘密。」「魔法的秘密？」「在——」

魔法的秘密？！太过重大的情报让她都忘了听之后的内容，我们固有的魔法的秘密，太丧心病狂了。不过，那个地方，总之先离开这里。

兔女郎判断此地不宜久留，借机从窗户离开宅府，消失于夜色中。



黑，一片漆黑。

这便是少女所身处的世界，无法感知到任何其它东西。

而这片漆黑，正被光明打破。

少女的世界发生改变，第一位仿生人就此开始了她的生命。

「博士，成功了！」

「魔法的测试如何？」

「正在测试中。」

少女被吩咐使用魔法，明明从未学过这些字，她却

第 10 话：「拼凑的断音」

幽静的森林里，一名青年正将烈酒不断灌入喉中。

「现在那边估计快活着吧。」

他看着身旁死去的男性魔物尸体，不禁又开始思索起那个困惑他许久的哲学问题。

能够多理解意思并做出反应，因为程序早已帮她解决了。

「可恶，没反应吗？就算有Y染色体，但仿生人不被定义为生命吗？这次的实验又失败了。」

「但是，就算不能使用魔法，仿生人在其它地方肯定会发挥出效果的，我们这次的研究依然有价值。」

「艾萨克，她就交给你处理了。」

一名男子离开了实验室，或许，应该称呼为老人？少女正在理解脑内的程式，原来年龄太大就不宜称为男子了吗，她这样解释。

少女跟随着少年来到了一个纯白的小房间，里面是一些魔导具、小玩偶以及一把太刀。

不自觉地，她就将手伸向那把太刀。

「原来你喜欢这个啊，和我兴趣相似呢。」

少女看向少年，手上把玩着刀具，明明是用来杀人的危险工具，在她这里却显得那般纯粹、美丽。

刀锋四处飞舞，好几次掠过少年的肌肤，但都被他闪过去了。

「停停停，小孩子不要随便乱挥。」

语毕，少女便停止了动作。

看着对方清澈的眼睛，艾萨克想到：没有杀意，极其流畅的动作，制作时是加了剑魂进去吗，其它人肯定闪不过这几下，要把她往那条道上带吗？如果可以的话，我是想避免这种情况。

总之，先把刀收起来吧。

世界被异端入侵了，魔女如是说道。

「这就是你的计谋吗，■■■■。」

「不不不，这只是我的个人喜好，或者更应该是预定事项吧，还有，我并不是■■■■，你还是称呼我为神吧。」

「嚣张的家伙，你将这些 Neta 带进这个世界里想干什么。」

「只是给观众一个乐子罢了。」

「观众？」

「不必计较这个词的意思，你就把它当作那个什么之赤一样放一边就行了。」

◇

轰隆隆，一辆列车奔驰在大地上。

到达站点，它便停下。

遵循这样的规律，并不包含不会发生暴动、战斗，抑或是时空变换，连接灵魂之地等禁止事项。

毕竟，这样的事情大抵不会发生在列车上，对吧。

◇

「要上车了，克莉艾先不要缠着我。」

「好~的~」

「茉茉也一样。」

莉莉丝身上的尾巴和触手不情愿地离开，这看似鬼触的场景实际上是她们表达亲热的方式，至于为什么会这样，想必是两位 NTR 教父的恶趣味吧。（你问 NTR 教父是谁，别介意，他们是故事外的人物 M 先生和 N 先生。）

三位少女(?)嬉戏在一起，而芙兰和主教则在一旁安静坐着，一般来看是一幅美丽的百合胜景。只是吸血鬼小姐怎么不在？

哦，她现在还没出场。

「你们两个快把衣服穿好。」

为了不暴露什么身份，适当的伪装是有必要的，不然要是在都是男人的地方看到你们这些魔物肯定小命难保，幸好有从主教那边拿来的女装，至于猫耳之类就当是 cosplay，从其它人看我们就是一群男娘（不过我确实心理是男的），而且这个世界喜欢男娘的除了主教那里好像真不多，也不用担心被奇怪的叔叔盯上。

在我看来你们就是可爱的女孩子，还有伪娘我也喜欢。

「怎么有一群男娘跑来乘这列车，其它地方对这个都是有偏见的啊，虽然也没有明令禁止。」售票员如是想到，悄悄向他们中神父打扮的男子询问

「你们是怎么一回事啊。」

「有各种各样的理由。」

对方简单地回答，还揉着一口萝莉音。

真是一群怪人，特别是那个修女服的，背后有一股极强烈的气场。

（糟糕，被发现了么）

还是别管了，到时候吃亏的还是自己。

「主教，售票员刚才和你说什么啊，同时眼睛还一直盯着莉莉丝。」

「在夸莉莉丝漂亮呢。」

「不愧是奴家欣赏的人。」

「主人很漂亮，喵~」

最后一句是猫耳女仆芙兰说的，随着服装连称呼都改了。

一行人找到位置坐下来，没有和其它乘客发生摩擦，完美完成任务。

「茉茉说，我们为什么要乘这辆车啊。」茉茉问道。

「昨天不是解释过吗。」

「茉茉说，不好意思，茉茉当时在偷吃布丁。」

「你怎么和克莉艾学坏了啊。」

「茉茉说，嘿嘿。」

「总之就是主教加入我们队伍后，告诉我们在这趟列车的目的地可能会有关于我们如何战胜人类男性解放魔物娘成立新世界这件事的线索，简单来说就是这样。」

这个很像轻小说标题的句子是怎么回事？

「博士，这个目的地真的有生物科学的秘密吗。」

「不会有错的。」

「无论是仿生人，还是从魔物娘改造而来的人，都无法使用魔法，会不会是我们研究的方向错了？」

「住嘴，艾萨克。」

「别生气，博士，我当然是相信你的。」

「……」

「相川大人，检测到魔力波动的来源了，就是刚上车的那个修女。」

「伪装成男娘吗，把那个魔物处理掉，可以使用全部魔导具，一定要确保她断气，不能让任何人妨碍我们的计划。」

「是。」

「……」

◇

因为耳朵被衣服挡住的缘故，只能零星地听到一些对话，不过这些对于情报商来说也是十分重大的收获了。

「不只有魔法的秘密，还有生物科学的秘密？！还可以将魔物改造成人将其魔法无效化？一个实力强劲到会自身散发出魔力气场的高手，原来我刚才感到的恶寒是这么回事。」

太多的信息集中到大脑里，这次真的摊上不得了的事啊。

「不得了，众多危险人物集中到这辆列车上，肯定是■■■■搞的鬼，那个目的地啊有什么秘密，只是我不想让他使用魔法才下的诅咒，结果范围太广使得所有人类男性都被波及到，还害得他不小心误伤了所有人类女性。」

（注意，上面所指的是概念层面上的）

「■■■■！」

「都说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不叫■■■■，而是神。」

魔女顿时警戒起来，快速完成起超超超强大的抑制魔法阵，为了防止车上的人们相互战斗。

「你没必要对我有这么大敌意，莉莉丝，我将女性人类从概念上抹杀，是因为我只爱你一个人啊。」

「那你怎么对人类负责。」

「莉莉丝会负责解决这一切的，她可是我们爱的结晶啊，这样一个不合常理想天开的世界观，正是给她准备的玩具。」

「我和你什么时候...」

「在神明的世界里不受时间的约束，你忘了吗。」

「博士，有许多充满杀意的家伙朝我们的方向冲来了。」

「啧，艾萨克，你去迎击。」

「收到信号。」

青年拿着他的爱刀，环视起四周逐渐出现的黑衣人，但他们好像没有把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而是一位修女那里。

「我喜欢可爱的事物。」

「可是，周围却都是不可爱的东西，比如说，人类只有男性，大家都长得十分壮硕，只有我弱不禁风，我不喜欢别人那么高大，太恐怖了，同样，别人也不喜欢我，一点力量都没有。」

「而且，我的声音也十分弱气，自懂事起，大家都嘲笑我。」

「为什么我不是女性呢，我常常这样想，我知道魔物娘是女性，也知道人类需要她们繁衍。」

「我明明更适合作为那样的性别生活，我的样貌、声音、举止、喜好，都和她们相似。」

「只是，人类没有女性，而魔物娘是被抓住遭受人类奴役的。」

「我不是女性，不会遭受奴役。」

「尽管我的爱好、举止、相貌都被否定了，但我有了一点地位。」

「然而我依旧被别人欺负，依旧是不可爱的东西。」

「要是能当一个女孩子就好了。」

「莱莱说，主教，你刚才在发呆吗。」莱莱如是说道。

「嗯，抱歉。」

「莉莉丝，奴家感受到一丝危险的气息。」

「那——」

声音戛然而止，一名黑衣男施展起大型火焰魔法，耀眼炫目的火球向莉莉丝奔袭而来。

无法反应，来不及思考。

莉莉丝只是感受到了死。

然而，

火球突然坍缩了，眨眼间变得只剩火星子大小。

怎么回事。

花费了一整个上位魔具的魔法，瞬间消失了？

克莉艾想施展魔法保护莉莉丝，但看起来只是不知道该做什么。

发生了很重大的事。

「捡回了一条命。」

「敌方是超强力的魔法使，可以让攻击无效化。」

「不知道是谁干的总之帮大忙了」

艾萨克为了不再让敌方施展法术，率先行动，手起刀落，几个黑服被斩于马下。

血，人死了，以及突然出现的白服男。

莉莉丝得到了这些信息。

随后突然失去了重心。

克莉艾他们将她压在座位上。

「请求援援，魔法不能使用了，敌方还有一名极强的剑士。」

发出求救信号后，剩余的黑服男掏出手枪，开始射击。

列车突然就变成了战场。

乘客们极度混乱地想逃离这里，但结果只是让场面更加混乱。

驾驶室里，坐着一名水蓝色头发的少女。

本应该死去的她，因为受魔女和神的影响，在这个空间里有足够的魔力使用时间魔法恢复成生的姿态。

因为有那个超超超魔法阵。

而在那个超魔法阵旁边，则坐着一名猫耳女仆。

真是独特的画面。

「小姑娘，你知道这是多么危险的武器吗。」

没有应答。

只是刀刃膝于更近了些。

「告诉你一件事吧，为了防止这种情况，我在身上装了很多炸药喔。」

少女轻轻挥刀，便精准地展开了导火线。

而克莉艾也趁着这一丝空隙，拉开了距离。

真是灵活的身子啊。

■■■■正看着这一切，还不时发表自己的评论。

可是谁都不可能置身事外，就算神也是如此。

魔法的秘密究竟是什么，售票员和菲洛又在哪里？

列车上的故事才刚刚开始。

圣弗洛伊德王国内，少年正在接受手术。

「殿下，我们发现向那个地方的列车上出现了超强未知来源的魔力波动。」

难道是传说中的，不可能。

.....

也说不定。

但我们还有后手，等着瞧吧，神。

男娘国度内，「主教他过得好吗，他不会使任何魔法啊。」

「你忘了之前那件事吗，主教说不定有魔法以外的神力。」

那肯定啊，莉莉丝掌握魔法，我不会点东西怎么和她抗衡。

第 10.5 话：「片羽」

空空的房间，白白的房间。

从空白「」中诞生的少女。

纯白的短发，银白的眼瞳，小小的身躯穿着白色哥

特服。

实验室不会有这种服装，是艾萨克带来的。

一起来的，还有一把雪白的太刀。

就立在她的身旁，若是对比一下，会发现已经超过了少女的身高。

然而少女却十分钟爱这高过自己的太刀。

可以用「钟爱」修饰吗，身为仿生人的她，是没有人类的情感的，但是，却也不认为它与自己没有关联。

或许是程序判断使用这样的武器于己更为有利吧。

同样的感受，也发生在那名叫艾萨克的少年上。

冥冥之中，就和他有了不少接触，也都顺应了他的要求。

不过，仿生人本就是要为人服务的吧。

她也不再去想这些，开始把玩起太刀来。

锋利的武器在她手上更像是普通的玩具，单脚立在握把上，刀尖点在地面，不知道是哪里的肌肉发力，下一秒，则成了单手撑地，右手和左脚控制住刀身的状态。

「我进来喽。」

听到少年的声音。

艾萨克看到少女缠绕在太刀上。

这个姿势，伴着凌乱破碎的衣服可能会显得妖艳吧。

但实际上少女的服装完好无损，不会有什么吸人眼球的东西露出来，就算真的破碎了也不会有。

「这个快就和新伙伴玩上了吗？」

「……」

少女又改成正常执剑的方式，似乎是在表示同意。

「你不喜欢说话啊，刚出生那时候也是，不过也就是在几天前的事。我还挺喜欢说话的，你就听我说吧。」

少女点点头。

「好，让我们先整理一下现状，你作为我们博士研究「仿生人是否能作为女性而使用魔法」这一课题的主角诞生，但现实已经证明了你无法使用魔法，于是，理所当然地你被这个实验室的人抛弃了，因为没有利用价值，他们已经着手开始准备新的实验，好像是想让女性魔物改受种族来看看能否使用魔法，很疯狂吧，你的管辖权全部交给了我，只有我还相信你有自己的价值。所有生命的诞生都是有意义的。」

艾萨克特别强调了最后一句话，少女暗暗将之记于心中。

「你脑中的程序关于如何生活方面应该是不完善的，毕竟大部分都被用来装魔法的内容了。不过你放心，我会负责带你适应这个世界的。前几天我忙着处理那个新计划，还有打造给你的那把太刀，你能有喜欢的事物真是太好了，碰巧还和我相同，以后我们找机会切磋一下。不过接下来有别的事要做，我已经向博士请到了假期，整整七天，虽然是把所有年假都用上了，但是我是非常开心的，这一周时间，我们去旅游吧。」

少年と少女の物語，七日のじけん せのいみではせんますか。

重见天日的感觉真棒啊，离我上次出研究所过了有两年，还是三年？算了，这不重要。

艾萨克带着刚出生的仿生少女开始了旅行。外面的世界没有什么重大改变，就顺着记忆走一步看一步吧。

所谓旅行，就是要不带任何计划，不然也太无趣了。

换脱掉了长年不变的白袍，改为一袭黑灰剑士不标准套装，不过少女仍旧穿着哥特萝莉服，没有给她准备更便于行动的服装一方面是自己小小的私心，另一方面少女确实非常高机动性，这身装束不会影响到任何行动。

另外，他们还都带上了太刀。这样的画面是不太一般，艾萨克的身形也不算高大，反而是有点低于标准值，少女就更矮小了，两个人合起来就像是小孩子看了动画片想当英雄出来进行冒险的样子。

想必谁看来都不会认为他们其实非常具有威胁，于是一群混混便找了上来。

◇

就这样，他们获得了代步工具摩托车以及额外的资金。

战斗画面太快摄影机都来不及捕捉，只好将镜头加到他们骑上摩托车的时刻。

「刚出来就遇到敌人吗，不过这就是旅行啊，哈哈。」

「接下来又会是什么呢，好期待啊，你也是这么想的吧。」

少年转头看向后座上的少女，发丝被风吹得有些凌乱，不过脸上却还是没有表情。

明明自己的脸通过风的冲击力有些变形了。

再开快一点，或许就能看到她的变化了吧。

调整速度，现在已经一百五十马了，最大是多少，二百……六十马，还不错嘛，居然能改装这么快，那些混混也有梦想啊。

摩托更快地疾驰，四周出现了许多残影，少年再次回过头来，然而少女的表情依旧是那个扑克脸，只是头发全部都飞到后头去了，整个额头露了出来。

还是没有变化吗，少年在心中感叹，不过有些东西就是可遇而不可求的，这么一想，他便放下了，继续注视着少女。

虽然没有表情，却并不令人感到冷漠，隐约能感觉到对方是开心的。

和一般人其实差不多嘛。

转回头，看向前方，这个世界没有什么方便的道路，像这样可以享受速度的机会其实不多，马上就到崎岖路段了吧。

转了个弯，前面是一道大峡谷。

没想到是这么崎岖的路啊！！

要坠下去了。

虽然掉下去也不会死，但想到少女可能不太喜欢这么刺激的事，遗憾地放弃了自由落体的门票。

空出一只手，拔出腰间的太刀，一道剑气铺展开来。

摩托车奇迹般地行驶在空中，准确地说应该是刚斩出的剑气上。

魔力物质化。

少女脑中冒出了这样一个单词。

但是男性应该是无法使用魔法的，是使用魔导具吗。

艾萨克耍帅完，想观察一下少女的反应，感觉对方想问些什么。

「你是想问我们为什么没掉下去吗，当然是我使用了强大的魔法让剑气物质化了，有魔导具就可以办到。」

少女摇了摇头，指向他身上各处，又比了个大大的「X」。

「被你发现了，我是没带魔导具，因为我的情况比较特殊，你知道魂晶吗，就是另外一种可以使用强大力量的方法，虽然普遍认为这是用生命换来的邪术，力量也不及魔法，还要支付一定的代价，没有引起研究上的重视，应该也没有被编进你的程序吧，但是对于无法使用魔法的人来说，效果还要比魔导具好上一些。」

「我的太刀就是魂晶。」

很罕见的，喜欢说话的艾萨克就这样突然沉默下来，明明还有东西没有解释。

少女看着少年，回味着刚才的话语。

代价，关注到了这个词，少年究竟失去了什么呢？

他将视角转回前方，从侧边看似能感受到严肃的气息。

道路崩塌了。

少年和少女向下坠落。

体验着迟来的自由落体运动。

没有任何预警，就这样坠落了。

少年似乎没有理解刚才发生了什么，维持着原来的样子，向前看。

耳畔响起轰轰的声音。

越来越快。

比刚才疾驰的速度还要快。

400马，500马……

再这样下去，会死。

少女抱住少年，用力一蹬摩托，向对面飞去。

用这把刀刺住岩壁。

能做到。

自己是仿生人，可以承受急剧的速度变化，保护他也不难。

巧妙地运用剑技减速和摩擦力的力量。

慢下来了。

但还是很快。

照这样下去，少女看向少年。

放手一搏吧，别顾虑太多。

没事的，身体内有一股力量。

从刚才起感受到的。

人类在危急时刻会分泌大量的肾上腺素，可以发挥出超越平常百倍的威力。不是人类的我，会有那么大的爆发力吗。

不会魔法的话，就无法逃过物理法则的制约。

然而我只有关于魔法的知识和一点理解力，这些得出的结论就是死。

从出生起到现在只有几天，其中90%都是被关在小白屋中。

怎么办？

又看了一眼艾萨克，眼里的高光回来了。

尝试拍了拍他的脸颊。

但在这超过一千马的速度中，即使是我也难以移动身体。

「一刀流·イクウ工修羅！」

霸气的招式名，艾萨克的身后，浮现出一个巨大的身影。

是什么，无法得知，能知道的只有它温柔地包裹住他们，十分稳当地送至地面。

随后，它便消失了。

飘零的光之粒子，向他的太刀聚集。

「抱歉，我刚才走神了，稍微想起了一些悲伤的事情，刚才的那一招，也是本来没想到能派上用场的。多亏你为我打气，我才有了支付力量的代价。」

「是我没考虑周全了，本来以为花销没那么大，为了避免以后再出现这种情况，我也不能对你瞒着什么。我的力量所求的代价是对所爱之人的思念，回忆，是对她的爱。另外，一般来说就算失去了爱与以前的记忆，也可以作为全新的人和她重新开始吧，可是我要是过度寻求那份力量，最终将会把我重新爱上你的可能性也磨灭了。」

「没错，我所说的她就是你，一开始我就对你一见钟情了，和你出来旅行是为了和你留下深刻的回忆。刚才你看到的是我以前的朋友，这把太刀就是他留下的。」

「还有，若是使用力量就会失去对你的思念，为什么还要使用呢？当然是因为这样可以帮助我们解决困难，从结果上看，反而有了更深刻的回忆不是吗，力量就是拿来使用的，我就是这种比较没头脑的性格啦！」

啪啪啪地说了一大堆话，对面也无法回应，毕竟她好像不喜欢说话。人类的小孩不也是几个月大才会说话吗，他突然想到，更何况她才只有几天大。

算了，自己也不过是个情窦初开的小男孩，才会坚信一见钟情。

而少女这边，在听完之后连连点了几下头。

是想表达什么，很难猜啊。艾萨克盯着那双银白色的眼瞳，上面浮上了一层水色。

KiraKira，像宝石般闪耀。

或许明白她的意思了，至于剩下的部分，就交给时间解决吧。

假期生活还是在第一天呢。

环顾一下四周，只有一条江，从这里顺流而下吗？或者再用一次イクウ工修羅飞上去吗，这肯定不行，除非她再一次在濒死时刻试图拯救我，不然现有的情感大概不够支付，不能冒着失去回忆的风险。

决定了，沿着江流下去吧。

打算开口呼唤少女，但没有发出声音，一个之前忽略的事实占据了头脑，「该怎么称呼她呢」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你打算有一个什么样的名字呢。」

这样问出口了。

真是病急乱投医，少女显然是不会回答。

船到桥头自然直，中国的这句古话说得好，先把这个问题放一下吧。

只要避免称呼就行了。

「我们走。」

拉着少女的手，艾萨克投入了江流中。

乘坐新型的交通工具，他们的旅行绝赞进行中。

SSSSSSS

SSSSSSS

SSSSSSS

SSSSSSS

SSSSSSS

SSSSSSS

顺着江流向下，到达了目的地。

艾萨克将少女抱上岸，并用下衣服进行拧干处理。

少女也想模仿他的行为，注意到这点后，他明显慌张起来，思考起应对方法。

最终的结论仍旧是捂住眼睛背过身去的标准行为。然而当然肯定是要偷偷瞄一眼的啦。

「唰唰——」

背后传来了奇怪的声音，拧衣服是这样的吗，难道是敌袭，这个时候吗？一点杀意都感知不到。

猛然转过身去，来不及拿刀了，徒手上吧。

唉，敌人呢。

冷静地观察四周，除了少女以外空无一物，她的衣服怎么突然干了？

「刚才有听到唰——的声音吗。」

试着模仿了一下。

少女听后点了点头，拔出太刀斩了几下。

发出了唰——的声音，同时手上的衣服重量轻了好多，低头一看，完全变干了。

是这样吗？！

看到我的衣服变干后，她又点了点头。

似乎对自己的行动很满意。

但是我失去了偷窥的机会啊啊啊~

超高速斩击产热直接使水分蒸发，这种设定是谁想出来的？

受到 999 点暴击伤害的艾萨克，牵着少女的手向外走去。

（怎么牵手和抱抱都没有害羞，这对情侣真的有点奇怪）

发现好像是冒险者村庄，这边，真是抽中了下下签，虽然战斗我们肯定会赢，但是想和平相处的话他们肯定会将她当作魔物娘奴役起来的。

干脆就放弃了这条路。

「听好了，接下来我们的目标是尽可能不被他人注意到穿过这个村落，禁止伤害他人的行为。但实际上我是可以光明正大地走过去的，任务的重点在你身上，我会给予掩护，Click？」

「Clack！」

这声音当然不是少女发出的，是我自己给她的点头同步补上的话语。

这样还挺有意思的。

「解散。」

少女一溜烟就飞走了，采取的是传统飞檐技巧。

那我去调查一下这里吧，寻找类似情报商的店铺，打探一下哪里有优美的景点，以及这里是哪儿。

不过是哪里都无所谓，旅行不需要知道自己在哪。

「情报屋」

这是店铺的名字，居然这么直白吗。桌上还正好放着张地图，用特殊字迹标明了一处樱花树，还附有评语，旅情盛地。

是神的玩笑吗。

（没错，因为没有时间了，必须要在今晚之前完成这一段，被催稿好久了）

不管怎样，确实是个好去处。
走吧。
樱花树，常常伴随着什么呢。
樱花树下埋葬着尸体——这个太毁气氛啦。
樱花树下，进行第 214 + 1 次告白，——太好了，
是 H，我们有救了。
樱花残雨 —— 我看谁排位还带双弹飞轮。
樱花下落的速度是秒速五厘米 —— 快看 ほしの
こえ。
樱花*萌放 —— 漆原雪人の童话物语。
樱之杜 —— 这么冷门有人玩吗。
樱之响 —— 有生之年。
樱花庄的宠物女孩 —— 完结撒花
樱之初雪 —— 暖人心田新岛夕
樱花在毕业典礼上绽放 —— 结羊おめでとう(玉
响)。
樱之 Fortissmison —— 马戏团の燃泣
不管怎样，都会是无法忘却的体验吧。
一定的。
想着想着，就来到了目标处。
少女正倒挂在树枝上。
原来是树上的女爵吗，哈哈。
迷你彼女就在此处。
「名前は——」
「片羽。」
「决定了，你的名字叫片羽。」
失败作少女有了名字。
「片...羽...」
似乎寄宿着言灵，撕碎了凝滞的时光。

第 11 话：「银染血影」

「时间」：时间系统混乱……
「地点」：未能连接天网卫星……
「探物雷达」：正在启动……

像是森林的轮廓出在雷达中，可明明上一个刹那，
我还在一片充斥着灰烬、废弃物与烟尘的战争废墟中探
察这个片区。

我被命名为「缇莉娅」，是由帕斯卡利亚博士所创
造的「指挥型战术人形」，作为「天堂」小队的队长，
原本应该在探察在■■■发生的人形失踪事件，总共一百
多个包括维修人形、侦察人形和指挥型后勤人形全都不
翼而飞，连属于 Ta 们的碎片都没找到，更诡异的是，
这个片区的无人机、机器狗、智能大口径自行火炮、智
能火箭炮等却没有发现任何异常，就像是那些人形从未
消失过。是当地的指挥官发现了人形的失踪。

「没有这些可爱的，啊不，耐用的老，啊不，人形
们，我该怎么过日子啊！」那名指挥官这样向上级抱
怨，于是一个人类小队被派来探察这个片区。

先是发现这个片区中各种探测器给出各种不可能的
数据。

然后，在其他人类士兵和记录仪的见证下，一名女
性士兵在翻过一个窗户时，就像卡了 bug 或是触发了
某个机关，这名女兵突然不见了。

于是，整个片区被封锁了，各种军事设备全部撤了
出来，同时我们「天堂」小队被派来解决这个问题。

「找到这些东西，人尽量带来，不管是谁，只要是
从这里过去的……人形就随你了。」上级向我下达了这
样的命令。

我记得我还指挥小队里其他人形搜索一间房子的
其他房间，而我则在探察一个厕所来着？

雷达所显示的情景只让我认为这里是安全的，于是，
我睁开了眼，并开始检查自己的装备。银色的机械左手
与包裹着仿真皮的右手没有任何破损，看起来就有点像
人类的那件紧身衣的黑色软装甲仍然维持着优美的流
线形躯体，而帕斯卡利亚博士给我安装的银色头发却在
这树林间穿过的阳光中反射着光线。博士为我研发的
「飞刃」见安装在左手小臂上，而我的上一任直属指挥
官格雷普莉赠予的黑色高频振动长匕首也仍在固定于
右大腿上，连象征性配发我的手枪与一个弹匣共 13 发
子弹也都还在，不过，那把大点 50 口径自动步枪却没
有出在周围，可惜了，那把枪还挺顺手的。

博士留下的那件银灰色风衣与格雷普莉遗赠的军
牌并没有遗失。我拍了拍风衣上的灰，再次把它披在肩
上，最后拿起了军牌。

「格雷普莉——温柔而善良的变态。」

看起来，那些人形和那名女兵应该来到这里了吧。
我决定探察这里——就先从这一片树林开始吧。

两小时后……

眼前先是出现了一帮怎么看都不是从同一个世界
的人类士兵，全是男性。毕竟是人，先试着与
他们交流吧。

他们意识到了我，爆发了一阵欢呼 —— 是因为知
道自己得救了吗？

他们向我狂奔而来 —— 有必要这么激动吗？

「终于找到一个了！」为首的那个男性士兵这样欢
呼，眼神充满了渴望。

我作为人形作战已经有九年六个月又十五天了，但

像这样神奇的场面还是第一次。这就是格雷普莉所说的「经验值」吗？

那为首的男性一下就把我扑在一棵树——这是要干吗？

他先脱去了自己的上衣——是太激动而太热了吗？

「虽然有点平，但无所谓了！」——什么意思？

他脱下裤子，露出了他的○○——啊？这是？

（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一种不祥的预感在缇莉娅心中油然而生，而冷汗（虽然没有）更是狂飙！）我想起了格雷普莉曾莫名其妙地拉我看一些所谓「少儿不宜」的东西，有一段和这个有点像——我这是被强暴了？

「我向你警告，立即停止行为，把双手举起来！」我用左手一把举起了这个想强暴我的男性士兵，「飞刃」的矢量发动机启动，抵在了这个士兵的脑门子上。这个士兵明显被我的举止吓了一跳，而刚才围在周围的其他士兵则全都举起了各种武器。

「我问你：这里是什么地方？」

「这，这里是，是秘语森林啊！」埃士兵显非常紧张。探物雷达显示其他士兵们慢慢地围上来。看来能讯问的时间不多了。

「你来自哪个国家？」

「刻，刻尔洛勃哇！大，大姐饶命」这又是哪个国家？是这个世界特有的吗？

一支暗箭飞来，同时其他人也都举起了各种武器发起进攻。看来不得不进行作战了。帕斯卡利亚博士与格雷普莉都不希望我杀太多人，而这帮人好像星雨大发，那么，我就来帮你们♥处♥理♥—♥下吧~

我用右手接住了暗箭，随后「飞刃」确定了航线。一阵血雨腥风，这帮士兵的「大口径步枪」与「双排弹匣」整个地掉在了地上，而士兵们则捂着伤口落荒而逃。当然也有幸存者——一位看起来很像是这帮人的指挥官。我特意留下他的迪克，用于拷问时的最佳筹码。我一个加速，经过5秒钟的追击，终于抓住这队伍中最后一个完整的男人。说起来，这些不是男人了的男人们逃跑的情形，说不定这挺好笑的？

「你这个——怪物！给我去死吧！」最后的男人突然举起了左手，上面戴着的戒指发出了一道闪电，所幸没有劈中我，而是击中了身后的一把剑上。快进到这个男人的左手手指全被砍下，面朝地被我踩在者，动弹不得。

「这位小哥，现在我要问你话：要是回答得好，那就有奖励；要是不让我满意，就有~惩~罚~哦~♥！」飞刃抵在了小哥的一个弹匣上。

「噫！」男人开始了自己的迪克保卫战了。「你这他妈的家伙！给我滚开！滚呀！我，我他妈杀了你这狗种吧！」看来出师不利呀。我下令屠城，飞刃瞬间行动，男人的一个弹匣掉在了地上，而痛苦则借助声波传到了天上。数亿生命一去不返。

快速到审讯完，男人还是完全失去了迪克。这样他就不用去折磨那些魔物娘了。虽然有些难以理解，不过来都来了，就先开始探查这个神奇的世界吧。

五天后。

总共找到了三具人形。一具是维修人形——因为不

明原因报废；一具是后勤人形——长得太漂亮而被人抓去当星怒，被我处理了；一具侦察人形——长得还行，在与「人类」的战斗中耗光了弹药，自爆后留下了一地零件。一共夺走了四帮士兵的下体；收察了能发射火球的戒指x2、能够发射冰锥的戒指x1。

远处，似乎是一个火车站的地方传来了一阵密集的枪声。虽然听不出来是哪一种枪支，不过，毕竟侦察人形们的装备五花八门，还是去看看吧。快进到被一个穿着女仆的人型拦住。奇怪的是，通信设施并不能直接连接Ta。

「我是■■战区现在的负责人。你的编号是……，你现在已被我接管，我要求你现在立刻关机。」终于有个伴了。

「我并不属于什么战区，而是归属于神。」哇原来这个世界还有神的吗？

「不断反抗！现在立刻关机，要不然，我来帮你关。」

「你，也很快会属于「神」，我们会铸造「乐土」。」什么乐土，明明是地狱。

「你，也很快会闭上嘴吧。」「飞刃」出动，刺进了那个女仆人形的胸口，出来时带着那个人形的电池，人形跪在了地上——「似乎」失去了动力。像这样胡言乱语的人形，只要拔出电池再重启一遍包能好。我看向了串在飞刃上的电池。

电池上粘带着一些生物组织——不对，一个人形身上为什么会有生物组织啊？

回头望向了那个人形，此时Ta正在以一种非常别扭的方式站起来——既像格雷普莉带我看的丧尸电影中那些奇特的丧尸，又像在战争中得了弹震症的可怜士兵。

我以尽量快的速度把军牌、手枪、风衣和从那些人形上获得零件放在一个角落，随后拔出了许久没有使用的长匕首。哇，那个人形长出触手了——应该是更像丧尸。

飞刃再次发动攻击，但这次并没有命中Ta。我收回飞刃，并把它握在了左手。

算是碰上了一个难缠的敌人了。一条触手以不亚于火箭筒初速的速度向我袭来，我一侧身躲过，并用手上的飞刃斩断，同时，全身的各个小矢量喷射器开始运转，我再次进攻。在矢量喷射器的加速下，我来到了这个人形旁边，右手长匕首快速出刀，但人形追了过来，利用触手快速离开了我的攻击，并再次用触手进攻。左手飞刃再次飞出，斩断了袭来的触手。减速后，探物雷达显示那个人形已经跑进一个怎么看都对我有利的仓库，但我对我的性能有足够的自信。或者说，我对帕斯卡利亚博士的技术有足够的自信。

冲进仓库，那个人形的触手便顷刻从前后左右上共五个方向杀来，这种情形看似很难躲开，但事实上非常简单。

压根不用管这几条触手，直接去打天花板上悬着的人形就好了。触手追来时交给飞刃来切断。人形仍在试图用触手来快速地在仓库中穿行，但矢量垂射器的速度更快；右手长匕首再次挥出，这次终于砍掉了人形的左手。Ta的左手掉在地上，带掉一摊类似于鲜血的液体。人形的触手拉着一个铁箱向我砸来，但被我

用左手接住。触手又甩来一袋面粉，但直接被我用左手打飞。那人形此时站在了仓库正中央，而触手也开始再次进攻，但无所谓。

矢量喷射器已经开始运转了。

我再一次进行加速，左手再次出刀。

我突然看见了那人形胸口迸发出了一种橙色的光。那光里闪烁着危险。

然后，我便被触手缠住了。整个作战系统一片混乱，飞刀也无法运作，看来一种类似于 EMP 的武器——这破人形身上能有 EMP？

(EMP：一种电磁脉冲，能瘫痪电子设备)

「你很强，强得要命。」触手缠上了我的脖——补豪！

「你的『光芒』将和我一样，不，将比我更加闪耀，Ta 是要入侵我啦！」

「我们将共同创作『乐土』谁要和你创造这乐土！」

「和你的脊椎骨说再见吧！」我的创造者帕斯卡利亚博士与唯一一任直属指挥官都曾多次向我强调过一件事。

我是「特殊」的。

像这样的情况，我在过去的多场作战中遇到过共 7 次，都是混乱了我的作战系统，都使我动弹不得。但，我并没有完全丧失行动能力。我还能通过矢量喷射器再发起一次攻势。

这就是我的「最终攻势」。我启动了背后与右手肘关节的矢量喷射器，用的是最大功率。

喷射器推着我扯断了触手，而右手最后一次挥出。

Ta 并没能在死亡到来前躲开。这下分头行动力。

「你是……怎么……做到的？」死前还不死心呢。

「没有……机器……能够……」那现在你遇到了。

「天保我主，常振威，沐荣光……」

「……」

「……」

我用长匕首掀开了 Ta 的天灵盖，里头的景象前所未闻——处理器上去长着如同蜘蛛网一般的生物神经。你的主人还真恶心。

处理完这个诡异的人形，我带上了风衣、军牌、手枪的零件，先躲进了一处地下水道。作战系统的混乱需要用重启来恢复。重启需要大概两个小时。这点时间应该不会被发现。

应该吧？我已经没有能力躲到更远处了。

「重启手续中，预计两小时。」……

「■■■■，看看！你都整出了什么鬼玩意啊！」

「只是个人喜好，还有，你还是称我为神吧。」

「这些东西对莉莉丝真的有好处吗！？」

「你放心吧」

◇

感谢克莉艾的高超魔法，我们先是离开了变成一片废墟的火车站，然后躲进了一个下水道。现在，看着眼前这个倒在地上的女性(应该吧)

「这到底是哪种魔物娘喵？芙兰认不出来喵。」

「奴家也从未见过类似的生物，但她身上有女性的气息呢。」

「菜菜说菜菜也不知道」。

「这……」主教似乎知道「这似乎是某种仿生人，我先前见过一个类似的，可惜的是那个被抓去当星怒力」

主教捡起了周围出现的一根棍子(是野生的棍子!)，想要用棍子来触碰这个可疑的「魔物娘」

上一瞬间，主教手里的棍子还在慢慢靠近 Ta。

下一瞬间，主教便被 Ta 踩在了地上。一把神奇的飞刀抵在了芙兰眉心，那个「魔物娘」右手中的短剑抵在了克莉艾的脖颈上，而那条银色的左手此时正举着一把像是装了消音器的手枪指着我的脑袋。一切发生得太快了。

「如果你们想要做出一些举动的话，就来和我比速度吧。」

「这——」我的大脑正在飞速运转。我突然注意到了 Ta 身上披着的那件风衣——布什戈门，「你身上为什么会有 ■■牌的风衣啊」

「啊，这是从……补兑！你为什么会知道■■牌啊！」

快进到接触误会并认出是同一世界的人。为我的家变成了战区而哀悼一分钟。

「这是对我而言是没用的，戒指和这把破手枪送你，你应该能好好利用。」

「我的神啊，这样真的没问题吗？」

「放心吧，没有问题的。」

第 12 话：「涟漪在指缝间蜿蜒着的异曲协奏」

◇

「这么下去不妙了吧……■■■■……莉莉丝怎么拿上手枪了啊？哈……还有，你怎么让安诺复活了啊，

「不对吧……」

「这么叫我好冷淡哦莉莉丝~~~不过，这……这次世界的偏差确实是有点大……？还有安诺那个是『他们』的要求啦……？所以跟我没关系？」

「所以为什么是疑问句啊」

「没，没事啦？反正很快就结束了？」

「喂……这么下去世界真的要不妙了……下次还是把列车和摩托这种级别的科技列为平衡破坏者吧？」

『他们』应该也不会出手的吧，不然……这么下去故事真的要往不妙的地方发展了……这次只是稍微没管了那么一下就出现了列车和摩托这种产物……或者像上次一样破坏一下也行啊……唉……」

「所以 OKmaru？主……人？是要我这么叫着……？什么羞耻 play 啊……」

扭捏了半天，魔女轻声说出这句话。

另一个模糊的人影抬头看向这边，而且稍稍歪过了头，是表示疑惑吧。

嗯。

「唔姆……？看来是同意了欸莉莉丝！」

「哈……也好，那就把视点切回去吧，这次不要像上次一样了。是大概第 10 话的位置吧？那个时候我们体验的视角有点杂乱了，到现在头还是晕乎乎的，这次就把主视点放莉莉丝身上好了。」

「嗯，说实话我也有点晕啦诶嘿嘿。」

「那你就不要把视角换来换去啊……哈……至少标个分隔号吧？」

「诶嘿(◦▽◦)，诶，但是片羽那边怎么办？」

「那边……也是，那就两边一起看好了。」

「好哦~~~」

「对了■■■■，最后还有个问题，上边的莉莉丝那群人都遇到了两个世界交融的超大问题，却一点都不会觉得奇怪吗？」

「诶——莉莉丝这么叫我——好——冷——淡——哦——」

「别这样，口水流到我手上了。」

「好吧好吧~~~嘛，不过你想想，你当时觉得奇怪吗？当时不也是就算面对天降之物也不会觉得奇怪吗？也是呢，莉莉丝你也是第一次到这个地方来啦，不知道也是正常的，一般来说认知偏差的修正是交给人间管理局的那些人啦，所以应该不会出什么大问题……吧？至少以前那么多次是没出现过问题的哦？」

「嗯……现在想想确实是很怪，但是当时真的没有任何奇怪的感觉……」

「总感觉发现奇怪更有意思诶~~~」

「——！」

说出这句话后，它好像意识到了什么，瞪大眼睛，捂住了嘴巴，然后看向这边。

更有意思吗……？好像确实，呵呵。

可以，没问题。

「那个……莉莉丝……我好像干坏事了欸……怎么办呜呜~~~~」

「你干过的坏事还少吗……也不差这件吧，唉。」

不过……照这样下去，莉莉丝……她们会怎么样呢……？」

「莉莉丝你不用担心他们啦……这样才有意思嘛，捏嘿嘿。」

◇

「片羽，你没事吧？有没有受伤？有没有哪里疼？倒不如说知道『疼』这种感觉吗？」

白色的少女照例摆着那副从未改变的表情，轻轻侧过了头，发丝顺着头部动作向下，然后左右微微舞动了一下。

随后她便正了正头部动作，又像小鸡啄米似的啄了几下。这次则是换脸颊两侧的发丝和发尾摆动了一下。

我为什么要看这么仔细啊……

嗯、一定只是确认片羽有没有受伤而已。

不过……看来起先的爆炸对她几乎没有造成什么伤害，唯一的不同可能就是头发稍微蓬乱了一点吧，该说不愧是仿生人吗，亦或者是她用那把太刀挡住了冲击？不管怎样，一定都是常人无法理解的动作吧。

但是，我能理解。也唯有我能够理解。

至于那边……看来伤害还是挺大的。

几个黑色的人影横躺在布满魔钢残渣的地上，而且那几个人的肢体都不能算得上完全，残肢则不知道飞哪里去了，或许是在车体爆炸的时候飞出去了吧。

和我无关就是了。

我也真是的，总喜欢想些没什么意义的事情。

然后是博士……

啊，死了。

这，这该怎么办，直属上司就这么死在我眼前了？不过转念一想，我现在算是自由了吗？

摇了摇脑袋，算了，先不去管这些事情了，现在还有另一件事要处理。

我牵起片羽的手，看向向我们缓缓走来的，因为雾还没有完全消散因而看不清的人影——

「片羽，迎战准备。」

话说，这周围除了眼前这个不知道是不是人的东西，怎么没一个人啊……？」

◇

「什……么？！」

夺走了我手中的枪，然后将缇莉娅再次压倒在地，再用熟练地握姿将枪口指向我们。

主教不知怎么突然就压制住了我们。

本来单单一个枪口是控制不了我们这么多人的，然而主教身上散发出来的威压却不允许我们移动分毫。

「混蛋……！虽然我不知道你是怎么做到的，但是这种情况我也遇到过好多次了……而我现在还在这里，则说明——」

缇莉娅低声咒骂了一下，然后迅速摆出要启动什么装置的模样。

不过，没有凑效。

握住安诺的手，伴随着轻轻地颤抖，我注视着这一切。

起先也尝试过发动「再映湖月梦之咒」，但是没有效果，先前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估计又是被什么装置屏蔽了魔法吧，亦或是像某些作品里「乱魔」或者「魔

法相杀」这类的魔法的作用也不一定。

克莉艾……似乎也在尝试释放魔法，但是没有作用。

可恶，面对魔法师却把对方魔法锁上了！？这家伙开挂了吧！？

上次有那个黑衣女人来救场，但也不见得会出现第二遍吧……

等等，黑衣女人……？

我记得，她是有让我去神之钉的来着吧？

然后我们确实是动身了。

但之后呢？

之后遇到了主教。

和主教战斗了。

然后？

然后……就到这里了……？

不对，太奇怪了。

我们是怎么拉主教进入队伍的？

我们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来到这辆列车上的？

毫·无·印·象……！

「砰！——嘭！——趴！……」

主教面无表情的连开了几枪，而这枪声打散了我的思潮，缇莉娅的关节处尽数被击碎。穿过其关节，子弹没入下水道的污水中，激起令人作呕的恶臭。

「你……普通的子弹不可能、伤害的了我，那把手枪的威、力没有这么大，按理说、你、不可能把我的关节击碎、才对。」

用仅剩的力气抬起头。缇莉娅一字一顿的向主教职质问着。

然而主教并没有理会那边，而是转向我这边。

「莉莉丝……该说是小姐吗，总之，很抱歉，今天的你的记忆恐怕得消失了。但是我保证不会对你的其他记忆产生影响，还请你好好配合我。」

我撇过头。

喂！突然间发什么疯啊！？起先不是还是个正常的小南娘吗？怎么现在突然这样子了啊！？还有，我的记忆……这种莫名其妙的记忆我也不想要啊！但是我才不给你！因为既然要回收记忆那就说明是很重要的事情吧！而且看样子，他没有加害与我们的打算。也就是说……只要在基准线以下，怎么乱搞都行！

「主教萨玛~~~人家好怕怕哦~~~不要拿枪口对着人家啦~~~」

哈……他轻轻叹了口气，然后踩在缇莉娅的头上，缇莉娅的眼睛猛地睁大，不断抖动，不过数秒，抖动停止了。

「额……」

怎么不理我？我可是绝世美人喔？现在向你发起色诱了喔？

啊，忘记这家伙喜欢男娘了。

还有，那个看起来超强的机械人缇莉娅小姐，就这么，死了？这是不是太草率了？喂喂，这边会体术的就只有她了吧……？这都被打败了，那我们……是不是没有反击的手段了……？

主教迅速将手插进缇莉娅的大脑，不知在摸索着些什么，但是没过多久就好像放弃似的又把手拔了出来。

而且，很奇怪的，他的手干洁如初。

「我果然还是搞不懂这种东西的构造啊……」

主教喃喃说着些什么，然后从怀中掏出一个小小的立方体，这个立方体缓缓移动至缇莉娅的头颅上方，随后迅速夸大到相应的体积，将其框入块中。

「那边的科技也是如此残酷吗……呵，明明是人类的大脑，却做成了机器的样子，跟这边也没什么太大差别不是么。真是的，明明都脱离了，却也要强迫我工作吗？嗯嗯……报复？那种东西迟早会来的吧，我早就做好心理准备了，那之后我也一直是处于争分夺秒的状态，谁知道在这个点交汇了，嘛，嘛，也是呢，这个世界现在的样子也真是惨不忍睹啊。」

将收容着缇莉娅头颅的方块提在手上，主教一边摆弄着另一只手上的枪，一遍抬头不知道在说些什么。坏了，这家伙不会精神失常了吧！？

「嗯嗯，接下来……就到你们了呢。」

主教突然转过来，看向我们。

「诶……？」

伴随着强烈的眩晕感，我的眼前突然一片漆黑。

◇

双刃相交，火星飞溅，恰似夏夜的烟火在上空绽放，清脆的金铁交鸣声回荡在寂静的路间。

伴随着我方两把宛若缇玛瑙般的太刀的圈圈流转，对方不断向后闪避，然后在即将受击时才用剑术格挡。

「铿——！」

我将男子手中的剑击飞出去，然后将太刀的刃端贴近他的脖颈。至于片羽则在他后背拿刀刃抵着他。

「嘛，嘛，艾萨克君，还有 K423 小姐，冷静一下，鄙人并不是什么坏人哦。啊呀，果然剑术这种东西还是要看天赋的啊，哈哈」

片羽歪了歪头，看向我。

「别听他的，片羽。」

听了我的话，片羽点了点头，然后默默地将刀刃再靠近了一点他。

「你是……如果我没错的话……AL 教的现主教莫戴特尔 (Mandataire)，对吧？你为什么 would 知道我们的名字？以及，在车上的黑色暗杀者是你们的手笔吗？」

「哎呀，鄙人也只是一个依附上层命令然后执行的可怜人而已。」

将双肩耸了耸，然后双手摆出无奈的动作，但是他的脸上始终保持着微笑。从战斗开始如此，到现在依旧如此。

他究竟是哪里有把握？一直是游刃有余的模样说实话让我有点不爽。

「快回答我的问——」

我的话只起了个头，突然间，冰冷的感觉从我的后颈浮现——

是枪。

竟然让我来不及反应？！

什么时候来的？还是说一开始就在旁边埋伏着？不，不可能，要是这样早就被我发现了，而且就算没被我发现片羽也会把他找出来。

片羽在声音出现的一瞬间便转移到我后方，估计是控制住了我身后的那个人了吧。

莫戴特尔也不知什么时候端出了一把枪，指向片羽的方向。

我们四个人构成了一个环，死亡的环。

「哦哦！爱知安特（Agent）！你终于来了，哎呀哎呀，再晚个几秒鄙人可能就命丧于此了呢。」

「■又■么■，■■■■不是■一■■了不是么？」

「哎呀哎呀，看来这些东西是不能被知道的样子呢，哈哈」

名叫爱知安特的人在我的身后砸了一下舌。

「把太刀放下。」

他冷冷的说道，然后用枪口轻轻叩击着我的脑袋。

「嘛，嘛，爱知安特君，先让我们先把枪口放下吧，啊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啊，这才是渡己及人将心比心啊！不正是这样么！」

「啧」

后脑勺的不适感消失了，思考了几秒，我也将太刀插在地上。爱知安特从我身后走出，满脸不悦的走到莫戴特尔身后。

是个……小孩？

不，他有一股很强大的气场在。或许使用了什么变装手段吧。两个人站在一起，都穿着能预示主教身份的长袍。然而，两人的长袍款式不同，爱知安特的明显是很久远的风格。

等等……爱知安特……？这不是几百年前的主教的名字吗？两人只是恰好名字相同吗？

至于我为什么会知道这种事情，因为「爱知安特」实在是太有名了，毕竟，他是唯一的神的「背叛者」，同样也是——

圣弗洛伊德王国本土被魔族占领，退居无主之岛的罪魁祸首。

人类应该是没有什么办法能够活这么久的吧？还是说只是像罢了？但是不知为什么，心中的感觉却让我去相信他就是百年前的「爱知安特」。

突然间，莫戴特尔浮夸地张大臂膀，面带陶醉，抬头望向天空，高呼出声——

「哦！可悲的爱知安特君哟！你那愤懑，你那彷徨，你那忠诚，你那反叛，充其量尽数都是捏造，都是徒劳！」

「不知道你突然发什么疯，嗯，算了，我改变计划了，记忆回收的工作就不干了，搅乱祂们吧，喂，那边两个人，听到了么？我会帮你们两个脱离重置。」

什么？我们？脱离重置？这又是什么意思？

「呃……总之就是会保证你们的意识，免于偏差修正之类的东西，不过在生活方面因为跟平时有很大差别，所以可能会不习惯就是了，嘛，没事。」

很不耐烦地挠了挠头发，爱知安特君吞吐地说道。

「呵呵呵呵哈哈哈哈哈！爱知安特君，你又妄图脱离他们的控制吗？你也应该知道不管你做什么都是徒劳的哟？现在你没有被抹除也只是因为你的反叛行为对祂们来说非常有趣不是么？即便知道这些，你也要不断继续无谓地抗争吗？啊啊！多么可悲！啊啊！多么光辉！爱知安特君哟！你的勇气令人敬佩！但是——」

「呼！」

什么……情况？

爱知安特把手中的枪举起，然后缓缓朝莫戴特尔的眉间射出了一枪。莫戴特尔保持着浮夸的姿态，向后仰躺下去。

「切。」

「呼！呼！呼——呼呼呼！」

重新又往莫戴特尔的身上开了几枪，爱知安特才一脸嫌恶地收回枪支。前者的身体早已不再动弹，仅仅只是随爱知安特的枪弹射入而抽动几下而已。

什么情况？

虽然我的身体早已作出着战准备，但大脑却没理解爱知安特的行为。片羽好像也是这样，她只是扯着我的衣摆，也摆出备战姿势。

「啊，你们不用那么吃惊的，这家伙……怎么说呢，额……总之，没过多久还会再出现的，吧，毕竟，那些所谓『神明大人』可不会就这么轻易的让自己的代言人这么解脱，呃……该说是代言人吗？代……理人？好像也差不多，嘛……那就『玩具』吧，嗯，『玩具』恰恰好。」

爱知安特把手枪朝天举起，双臂直伸，表现出无害的态度。头随着话语摇晃着，时而眉头紧锁，时而又笑逐颜开。

主教的精神难不成都不太正常？

仔细想想，他开枪杀死莫戴特尔这件事并不是最让我震惊的，而是莫戴特尔笑着看向伸向自己的枪口这件事这实在是太奇怪了。再怎么说他也不会就这么放任自己的生命流逝吧？

这与其说是杀害……倒不如说莫戴特尔的死亡更是故意做给我们看的表演？或许说他真的能像爱知安特所说的一样会再度出现？如果和那什么不知道存不存在的神明挂钩，倒也并非不可能之举。

「啊，别露出那种若有所思的表情，让我感觉很麻烦，唉，反正你们总归是要问问题的，算了……一个吧，你们可以问一个问题。」

刚想脱口而出「你大可不必和我们解释」，但我转一想确实有一个让我很在意的问题在。比起那什么「脱离重置」或者是「为什么选我们」这种意义并不是很大的问题，那个问题显然更重要——

「你是『主教爱知安特』吗，我的意思是，你是百年前的那个爱知安特吗？」

「对你来说是百年前吗？嘛……如果硬说是还是不是的话，我的回答是『是』，好了，你的问题问完了，接下来跟我走吧。」

「我们为什么要跟你走？」

「我说过你们只能问我一个问题」

跟他走吗？还是说就此离开？但是结合他和莫戴特尔的对话，看样子爱知安特是不会轻易放任我们逃走的。

我闭上了嘴，把刀收在了背后，拉住了片羽的手。片羽把将要走的我又扯了回去，将头侧过了大约 30 度，然后看向我。

「没事，就跟他走吧，反正博士也死了，我们现在算是自由身吧，这种情况可不多见呢，呵呵，指不定又要发生什么其他大事情让我们脱不开身，就让我们再

次享受一下短暂的自由吧。」

我拍了拍片羽的头，然后牵起了她的手，跟着爱知安特的背影缓缓移动着。

回想起爱知安特的回答，我的脸不禁变得苦涩起来。

「是那个主教爱知安特吗……总感觉事情变得麻烦了。」

跟着爱知安特的原因其实不止上面那一个。而其中最重要的，应该还是……
看着眼前列车与马车混有，中世纪建筑同摩天高楼并立，杂揉，交错，天空那前半边有着太阳，半边又有着月亮，中间的天空有一道很明显的分界线，这样如此怪异的景象，我却刚刚开始感到违和。

◇

「嗯~莉莉丝！奴家觉得这个冰淇淋很好吃喔~~~」
扇动着背后的小翅膀，一只手撑在侧着的脸颊上，克莉艾眯着眼，露出陶醉的神情。另外，不知道该不该说，她的眼睛从刚才开始就一直往外飘出小小的爱心……

「呃……啊，嗯。」

虽然，莱莱和芙兰两人也很兴奋，争着去买汽水和冰淇淋之类的东西，但我的心情却一点也不允许我去做这些放松的事情。

所以……现在到底是什么情况！？

变成了残垣断壁、断壁颓垣的中世纪奇幻风格建筑、以及像是哥特风一样的尖顶式教堂上半截从中间开始剥离，吊在空中摇晃着……然后是，摩天大楼耸立其中。

对，我没看错，就是摩天大楼，完完全全的现代摩天大楼。甚至路上也有汽车在奔驰，摩托，电动车之类自然也不乏，只是汽车排风口排出的并不是浓黑，恶臭的废气，而是碎光。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那幅情景，因为真的很像光碎了的样子，所以姑且先叫碎光吧。

除这些现代科技载具之外……道路上也有马车在奔驰。

这也太奇怪了吧？！

宛若使用了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的现实情景就在我眼前铺展而开，然而却没有一个人觉得奇异。不久前我还瞪大眼睛指着高楼问同伴们，然后他们的回答——

「是摩天高楼呢。」

「莱莱说……摩天高楼」

「是摩天大厦喵！」

不，我知道是摩天大厦啦……不过你们不觉得突然变成这样很奇怪吗？

难不成是主教的手笔吗？

「奴家不明白哪里奇怪呢？」

「莱莱说……不是一直都是这样的吗？」

「哇！冰淇淋！是冰淇淋喵——」

大概是这样的对话。

而且再一问我们是怎么来到这个地方的，他们的回答也只是类似「主教带我们来的哦」这样的回答，如果再往前问主教和我们是怎么认识的，对话也就会含糊被带过去，不给我留下追问的机会。

所以现在我只能跟着克莉艾他们身后，一边走一

边去想那些怪异的事情。

还是先来整理一下我的记忆吧。

我们先是遵循了那个怪异的女人的话，往神之钉的方向前进，然后在桃源的「核」中遭遇了主教，呃，至于那些男娘……我实在不想回忆所以 Pass 了。

接着，我们和主教进行了一场酣畅淋漓的战斗，最后，就到了列车上。

等等，我们究竟是如何在一个中世纪科技水平的情况下坐上列车，又是如何使主教进入我们的队伍的？

现在突然间产生了违和感。

但当时却并没有产生任何违和感，为什么？

就好像认知被扭曲了一样。又或是说我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便陷入梦境中了吗？还是说是精神干涉性魔法的影响？

总之，不管怎么说，当下最需要的就是理清这个状况。

嘛，虽说没什么进展，但是还是多少有一些可以得出的结论在的。

也就是，至少我认为有关于我们在不知不觉间登上列车之类的事的幕后黑手大概率不是主教，否则他也没必要赶先跑过来把我们的记忆清除……该说是清除吗，不知为什么我没有受到影响，但莱莱、芙兰、克莉艾都没有关于缇莉娅、以及主教把他们记忆清除的一系列的事情的记忆在。

哈……想不明白……现在完全没有解决问题的办法……耶~~~就这样堕落吧~~~冰淇淋和弹珠瓶汽水果然好棒，大热天感受这种沁人心脾的冷饮和冷食简直是世界第一幸福的事~~~呼哈哈，什么都不要去想了~~~

「我戳。」

「呜哇！」

我的脸颊突然间被戳了一下，脸颊上被指尖陷入的地方传来一股清清凉凉的感觉。

由于没有事前准备，我不自觉发出了细微而短促的惊叫，或许太过微小，前面的伙伴们并没有什么反应。还没待我反应过来，眼角处突然冒出了一抹深蓝。深蓝色的发丝在耀日下像是裹着一层金边，同时细柔而飘逸的齐肩长发也透出了淡淡的清香。

是安诺。

啊，忘记了！把安诺忘记了！一定是她一直默默跟在我身后的关系吧，这应该不是我的问题吧，嗯嗯。

说起来，安诺明明本来已经成为了魂晶，怎么又突然出现了？如果说是灵魂的形态倒还好解释，怎么她连实体都有了啊！？

「唉，一直没跟我讲话，是把我忘了吧？明明我的魂晶的代价就是『回想』呢。」

安诺侧着眼，用手肘轻轻顶了一下我，脸颊轻轻鼓起，露出一幅可爱的模样。

「呵呵，我知道啦，莉莉丝你一定是对这幅奇怪的景象感到了恐惧，对吧！因此才顾不上我对吧！」

「你能体会到周围的怪异吗？！」

安诺的话语让我感受到了异常的惊喜。

如果安诺还保有记忆，那不管怎么样，我们离脱离这个处境又近了一步。

「嘛，是有完整的记忆就是啦，毕竟我的魔法都

和时间，空间有所挂勾，所以就算被篡改认知应该也能发现吧，应该，嗯。」

「也就是说，安诺你的认知没有受到篡改喽？」

「毕竟我的状况比较不稳定嘛」

安诺看了一眼困惑的我，顿了顿，继续张开了口，此时克莉艾三人也停了下来，看向我们。

「呃，也就是说，该怎么说呢，那个那个，总之，我本来是以魂晶的形态存在的对吧？」

我点了点头，前面三个人都侧过了脑袋，个眉毛上挑，啊，由于莱莱现在是史莱姆形态，所以没有脑袋。

「本来早已经成了源晶的我却又恢复了原来的姿态。按理来说是不可能的，对吧？」

语罢，安诺斜眼看了一下周围的景象，然后再度开口。

「但依现在这种情况来看，我的事情倒也没那么奇怪了。因为，现在世界的魔力流动处于一个很奇怪的，像是相同但是反向的魔力波长重叠了的一个状态。就好像相同的两个世界重叠了一样呢，呵呵」

安诺在空中绕着我们转了一周，随后然后将双手搭在我的肩上，凑近我的耳朵，低喃着道。

「说不定.....在这样荒谬的世界里.....我能再度见到『他』呢。」

虽然一瞬间露出了寂寞的表情，但安诺很快又调整了回来，撑开了笑颜。

「一定可以的，我相信」

我无法做什么，只能如此答覆她。

「哈哈，我这个死人在说什么呢，这算件事先放一边吧，现在有更要紧的事。」

安诺眯着眼，看向了克莉艾等人。

「真是神的恩赐啊，多亏了这个莫名其妙的重置状态，我现在还能发挥魂晶的力量哟？」

诶.....？也就是说，只要克莉艾他们的记忆不是被删除或者篡改，而是封锁和重录之类的，就够能够恢复正常的记忆吗？

「唔.....虽说可能性不大，但还是尝试一下好了，呃，是叫『再映湖月梦之咒』来着？这名字.....额」

个人喜好嘛！美少女喜欢一些帅气的招式名不是很正常吗？！

我才没有羞耻哦！

「呼.....！再映湖月梦之咒——！」

面对着我，安诺轻轻叹了口气，但很快又抬起头来，摆出严肃的表情，但脸颊上那一抹樱红使安诺刚刚才存在的威严感瞬间荡然无存。

我的耳朵轻微地耳鸣了一下，但或许是我已经使用过好多次魂晶的力量了吧，所以倒也不会多难受。

说起来，魂晶的力量不是只能给单一对象使用的吗？既然这样，如果用在其中一个人身上，那另外的人又该怎么办？不晓得时间再往前走是不是就会到这主教消除我们记忆那里。而且，对一个人使用后再对另一个人使用，会在原来的基础上覆盖导致先回溯者记忆再度被清楚吗？再者，明明安诺力量是用于我身上，为什么我现在的记忆是连续的，还保留之前的记忆？

「嗯.....？」

时间并没有回溯。

但是，克莉艾她们突然瞪大了双眼，好像突然间理解了什么一样。

「我用时之魔法对冲掉回溯的效果啦，所以只回忆了却没有回溯。」

用双手抵住腰间，安诺摆出了一幅很了不起的模样，嘴巴里也发出了「呼呼」的声音。

不过确实是很了不起啦！

「莉莉丝.....？这位是？唔，虽然奴家知道是安诺就是啦.....？诶，不过安诺是谁？啊嘞？」

「莱莱说.....头好痛。」

「芙兰也是喵」

虽然同伴们看去很混乱，但总之，似乎都是恢复正常了吧.....但愿。

默默给安诺竖了个大拇指，我走上前去。

总之，先和他们讲一下目前的状况吧——



虽说还是有点迷迷糊糊的，但总算是先把目前发生的事情厘清了一遍。看样子我们之间的记忆都是能够对得上的。

我们用手机搜索了一下，发现我们现在似乎是处于圣弗洛伊德王国的本土。

什么？你问手机是哪来的？我也想问！克莉艾莫名就从旁边掏出来然后开始操作了.....还把我吓了一跳呢.....

圣弗洛伊德王国的本土，也是「故土」。至于为什么是故土.....萌○百科上是说百年前「爱知安特反叛，导致本土人类与魔族势力失衡，最终在一系列事件下，人类退居无主之岛，而魔族占领了这里，并且于此建国「佩艾希亚」，自然，人类们是不承认这个国家的存在，但百年来人类也曾多次向佩艾希亚发起战争，却基本都以失败告终。至于其它国家，似乎也对圣弗洛伊德与佩艾希亚的拉锯战毫无兴趣，即便圣弗洛伊德强烈请求，并给出一系列令人瞠目结舌的好处，各国至今也未对圣弗洛伊德发起增援。也很容易理解，毕竟其他大陆受奴役的魔族也都聚集到佩艾希亚去了，放任两国对峙对他们就是只赚不赔的大好买卖。

嗯嗯，然后是佩艾希亚的建立者，嗯.....嗯嗯？

「佩艾希亚的最大贡献者，同时也是最主要的奠基人.....克莉艾？呃，好像不太对，是.....莉莉丝·克莉艾.....？」

啊嘞？什么玩意儿？」

这个世界变得乱七八糟了吗！这名字怎么看都是我和克莉艾的结合体嘛！

所有人都愣住了。但克莉艾突然瞪大了眼睛，噙着眼珠，含情脉脉的看向我，脸颊开始迅速变红，然后嘴巴开始一张一合。

「莉、莉莉丝.....奴家.....」

一边说着一边用手捂住双颊。呜！不要用那种像纯情少女一样的模样看着我啊！

你不是魅魔吗？！做、做过了吧！为了吸食人类的精气肯定对不明不白的恶心男人张开双腿了吧！呜.....

「呃..... 克莉艾，这.....」

这时——

「哟，你们打的这么火热吗？难不成我来的不是时候？」

主教的声音？！

我赶紧转过了头去确认。

你，你来的正是时候啊！虽然你超级可疑的但是感谢你打破了这个奇怪的气氛！

主教的身后还跟着另外两个我从未见过的人，都带着与自己体型不相符的太刀。

一个是体型相对较矮小的一脸不爽的男孩子，另一个则是有着银白色头发的，女、女孩子？

喂，怎么回事，这孩子怎么看都不像魔族吧？

再怎么看都是人类的说？难！难不成！是男娘！？呕……

「噫！可恶的臭男人，看奴家用魔法把你轰爆！竟然敢对奴家的记忆上下其手！」

「莱莱说，莱莱也是！」

「同上喵！」

眼看着紫色的魔力球正要触碰到主教，男孩子突然俯冲过去，对魔力球猛地挥舞了他的太刀，然后把魔力球弹开了。

不，不是吧？这东西是能够被弹开的吗？

「嘶———嘞！」

「那个，小姐，这个魔法的作用范围是否有点……？」

他顿了顿，看向了一旁被弹开来的魔法轰出来的半径大概三米的坑，然后抹了把汗。

话说，这样真的不会攻击到我们自己吗？

「捏嘿嘿。」

克莉艾把握成了拳头的手与自己侧过的头轻轻一碰，吐了吐舌头。

喂！你跟本就没想过后果吧！

「嘿……？看来是恢复记忆了呢？有点意思嘛，怎么做到的？」

主教挑了挑眉，饶有兴趣的看向了我們。

然后瞬间被同行的拿刀的少年抵住了脖子。

顺带一提，他身后的少女也面无表情地拿起了太刀。

怎么回事，这难不成是毫无征兆的内讧吗？

可以看到主教的嘴角似乎有点抽动，但他很快又摆出了微笑。

「别那么激动，虽然不知道他们能让我透露多少东西，但我会把能讲的都告诉你们的。」

「那你刚才为什么只让我们问一个问题。」

「额……这个是，嘛，看到莉莉丝小姐他们的样子让我改变了主意嘛，不行吗？」

叹了口气，但看少年仍没有把刀放下的意思，主教只得再度开口。

「想必你们都对这个世界的状况感到好奇吧。无可厚非，因为我也很奇怪呢。」

太刀又靠近了一点。

「别急别急，听我说，听我说。复杂来说，就是现象界流向的扭曲导致中途产生交汇奇点，但又因为两个现象界进程各异却互补而引起手性覆盖，因此导致了因果紊乱——嘛，总之理解成两个世界交融了就好了。」

「你一句话解决很难吗？」

似乎和安诺推测的一样。

「是和地球接轨了吗？」

这个疑问突然从我脑中冒出。

「■■■……？」

「什么？」

「看来这是禁止说明的事项」

你是未来人吗！哪来的禁止说明的事项！不要板着脸个男娘脸说我敬爱的朝比奈实玖瑠学姐的话啊喂！

太刀更近了一点，爱知安特的脖颈处被割开了一条红线，鲜血顺着刃缘淌下。

「这可不能怪我喽，你要知道我们主教可都是神明的玩具，他们不想的话不管怎样也都会被抹除哟？」

看见少年狐疑地皱了皱眉，主教赶紧又补充了上去。

「真的真的，不信你把我杀了，大概过不了多久我就又复活了吧，毕竟现阶段他们还需要我给你们提供情报呢。」

「大可不必，我没有随手杀人的习惯，即便就像你说的你能复活，我也不想随便终结一个人的生命。」

「好好好，我知道了，那我继续说了啊，你们所在的世界不是唯一的，嗯，看来这句话可以说。然后是……没什么头绪啊，你们有什么想问的吗？」

「为什么你一开始要抹除我们的记忆，现在又随随便便告诉我们这些东西？」

我前于少年先行开口询问道。

「那个人形机器人的技术太超前了，而且还是其它世界的产物，所以列为平衡破坏者予以回收了。而且那玩意儿交给你的手枪会扰乱进程，于是也一并回收了，然而要完全清楚那玩意儿的影响自然是要把所有关于他的记忆删除喽？嘛，以上说的都是我身为主教的职责啦，但是我懒得干了，现在的我是作为爱知安特来跟你们交谈哟。」

爱知安特……？这就是主教的名字吗？我怎么感觉……啊！是了！起先才刚从手机上看到过的！我记得是「爱知安特反叛……」什么什么的。

诶！但是这样时间就变得好乱啊！我们原来所在的世界，圣弗洛依德还没有被魔族攻占才对，然而在世界交融后……被攻占却在曾经发生过了……？

「进程各异却互补而引起手性覆盖」，回想起爱知安特这句话，

两个世界的文明进程不同吗？所以才导致出现事件的时间偏差？但如果是与其它世界交融的话所有历史的走向也会都发生变化吧？而且在地形，国家等方面也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偏差才对。

然而，就从我们起先了解的历史和世界地图来看，与我们原来所在世界却完全一致……

除非，我们是与与原来世界完全相同，却在时间进程上有分别的「另一个我们的世界」交融了。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又为什么主教刚才的回答被抹除了？难不成我们知道这件事情会对神明造成危害？在哪里造成？能造成的危害又有多大？

还是说，我们现在的记忆也是篡改的结果？

不行，再这么想下去就没完没了了。

「莱莱说……莉莉丝，怎么了？你的眼神突然变得好严肃……」

抬头一看，我发现克莉艾和芙兰也一脸担心地望向我。身旁的主教与少年少女也停下交谈，看向我这边。

「爱知安特，我们原来的世界是■■■■■■■■■■了……？」

说不出来……！我的话语被抹除了。

爱知安特瞪大了眼，然后又突然领会了什么似的，笑了起来。

「哈哈哈哈哈！不错嘛莉莉丝小姐，看来你已经体悟到了。」

「为什么被抹除了？」

「谁知道呢？刚才也讲过了，或许这些事情神明不想被传递出去吧？那些家伙，对自己有害的事总是会隐瞒的。而且如果不是你的话，或许你得知那个结果的时候就被抹除了吧？」

什么意思？如果不是我的话？

这人说话怎么这么让人头疼啊！？啊啊！头好痛！感觉要长脑子了！

对完答案，我还是明晰了，但克莉艾他们却越发不解了。抱歉，我无法对你们说明这个事情。

突然间，我的后颈传来丝丝凉意。

是安诺，用指尖轻轻抵在了那里。我转过头去，安诺淡淡笑了一下。

「我能理解哟？莉莉丝，毕竟我们的灵魂可一直在共鸣嘛。」

哦哦！安诺好样的！你能体会到我的想法吗！真是方便的 Link 啊！

得力干将，Get！

我仿佛听到了克莉艾用牙齿扯碎绢布的声音，转过头去，发现她正用泫然欲泣的表情看着我和安诺。

唔，这是吃醋了吗？！但是，如果是克莉艾的话，应该很快就能知道了吧，至于莱莱和芙兰……嗯，似乎是更疑惑了。

也不是我偏心，只是我面对克莉艾时总有一种「我非她不可」的感觉在。

也不知是不是为了打破这股疑惑的氛围，少年向爱知安特发出了疑问。

所以，你的目的是什么？杀死莫戴特尔，把我们引到这里，只是为了说明这些东西吗？」

「吼……？开始问有关我的问题了么？我的目的啊，自然是——」

爱知安特顿了顿，张开了手。

「反叛神明。」

说完，他又摆了摆手，摆出了一幅无奈的表情。

「话虽如此，我也不明白我这反叛神明的想法是不是也是被那些混账神明们捏造出来取悦他们的就是了。」

「如果不是他们捏造的，你觉得那些全知全能的东西会容忍你的反抗吗？」

「他们何乐而不为呢？毕竟一个隶属于他们的玩偶却向主人们发起了不自量力的反抗，这样的能让他们莞尔一笑的小丑表演，听起来就很有意思不是么？」

他又无奈的笑了笑，这家伙的表情这么丰富的

吗？

不过说到主教吗，总觉得他们都是一些反派类型的角色，像是 Balder Sky 里的格雷戈里神父啦，又或是那个教质教的家伙。

「毕竟啊，那些自诩神明的家伙，都是一些信奉娱乐至上的无可救药的混账。」

长吐出一口气，爱知安特放松了表情，随后……大地开始剧烈地摇晃——

「轰隆隆——！！！」

先出现在视野中的，是漫天的红光。

不，说是红光或许不够贴切，但总之是明亮的颜色，不过其中也混着一些像是紫，蓝，黑之类的杂色。

接踵而至的是铺天盖地的炽热。

以及突然变得模糊的视线。

但这并不是因为我快要昏厥过去了，而是说我正以一种极其高的速度移动着，虽说是身不由己的。

恍惚的视线在阴暗与明亮二元之间闪回着，我抬头看向天空，勉强能辨认出阴影的来源，那大概……不，几乎是可以肯定了的。

是大量的舰艇，飘荡在空中行进着，偶尔遮挡住了阳光。

「哇哇哇啊啊啊啊啊啊——！！！莉莉丝快跑啊！！！」

额……？不好意思？但是克莉艾你拽着我飞在空中诶？怎么跑啊？我的脚都没有着地喔？

哦哦哦哦哦——啊，停下来了。

环视四周，我发现我们又回到了先前被主教偷袭的下水道。

「嗯，奴家认为到这里大概稍微安全一点了，外边的声音也变小了。」

看起来似乎是这样。

然后……我们的同伴呢？

我如是向克莉艾询问道，然而她只是把手握成了拳头往自己头上一敲，然后发出了「欸嘿」的声音。

算了，情况紧急也能理解。

「这里很危险，奴家会保护莉莉丝的，不过话说回来到底是发生了啥，突然间出现了满天的火矢和那么多炮艇。看起来……就像是发生了战争一样呢。」

甩了甩头，背向我，注视着周遭的状况，克莉艾抬起来手，竖起指尖，随后——放出了火苗。

啊。

不不不不不是，下水道，这里可是下水道喔？确定要用火矢当做武器吗！？魅魔没有教物理的吗？不，这应该归结于常识一类的吧？

幸好火苗并不算大，只是在克莉艾的指尖上方静静的燃烧着。

呼——我长嘘出了一口气，准备凑向克莉艾制止她这一毫无常识的举动。

然而，下水道的转角处，突然，冒出了一点白色。坏了。

我猛地冲向克莉艾，想要制止住她。

可惜晚了。

「有敌人！」

我的视线随着从克莉艾手中飞出并在发射时很夸

「亲爱的。」

「妈妈。」

「母上。」

笑脸洋溢着，温暖浮荡着，柔情蔓延着。

啊啊，在最后的最后，脑中涌起的还是那早就失去的幸福啊。

我已经忘了去憎恶，因为早已不知道憎恶过多深了。

我已经忘了去谩骂，因为早已不知道用多恶毒的语言谩骂过了。

我已经忘了去渴求，因为早已不知道多少次愿望被击碎，被抹除了。

我已经忘了去回忆，因为早已不知道多少次回想已经遗失的，曾经的岁月。

但是，还是回想起来了，在最后的最后，回想起来了。

麻木的内心究竟是被莫大的幸福填满着，还是被像深渊般的悲伤吸引着呢？

有点……感受不到了呢……

啊啊，这是神的恩赐呢，还是……神的恶意呢……也有点……分不清了呢……

即便如此……斯佩伦萨大人……也请……延续我们的未来……吧……

◇

死去了，又有魔族在我的眼前死去了。

我只能用我自己的双手紧握着她那渐渐冰冷僵直的双手。

用温柔的话语去填充她，填充早已成为人偶的他们。

用温柔的目光注视着她们念念有词的双唇，注视着她们渐渐暗淡的瞳目。

拾起悲伤，前进吧。

我如是对自己说道。

我非前进不可。

因为，我是魔族的斯佩伦萨（Speranza）啊。

「呼——」

长吁出一口气，我抬起了头，坚定了目光，定视远方蠕动的人类军队。

将手中的旗帜舞动一周，奋力插入地中。

在刚刚变成了只有我一人旷野中——我于此弃旗。

「现在，我斯佩伦萨·万德尔，向人类国家『弗洛伊德』宣战。纵使只剩我一人，我也定将，延续吾等魔族荣光。」

这层炫目，未曾忘却。

即便我们仍然在无人问津的阴雨霉湿之地。

即便我们仅仅只是和着雨音，唱着没有听众的歌曲。

即便如此，我也——会将它延续下去。

「魔法——

《世末歌者：Il cantante alla fine del mondo》」

◇

军队突然停了下来。

嘈杂的空气瞬间凝固下来。

空中漂浮着一个黑发的魔族，从外观上看，年纪不大。

她带着即便是久经沙场的我也从未见过的冰冷眼神。

她的身边还站着几名同伴，但都不曾像她这么显眼。就是她么，一下子就将我们派出的舰队覆灭，夺取了制空权。

「你们……」

她篇幅在空中，环顾了一下四周，然后缓缓开口道。

「……有谁见过一个名叫『莉莉丝』的女孩？」

◇

没有意义。

因为神明降下了惩罚。

脑海中浮现了那个预言——

「Giudizio Finale」

无所剩余。

所剩的，仅有一片寂静。

以及，刺目的耀眼白光——

◇

所见之处，皆为翠丽。和煦的暖阳透过叶间的缝隙，抚摸过我的脸，最终坠落于地。顺着阳光向地下看去，同样蔓丽的绿色的海洋——是草，亦有花。然而，不同于一般的翠绿给从花以点缀，在这里，丛花反而成了群星，悬挂在静谧的丛管的夜空之中。

简单来说，我在一片森林之中的草地上。

Tips:

1.Giudizio Finale 的意思为「末日审判」，意大利语。

2.幸尼尔·达摩克里斯中的「幸尼尔」即「sinner」意为「罪人」，英语。

3.斯佩伦萨·万德尔即「Speranza」和「Wunder」前者为意大利语「希望」；

后者为德语「希望」。

4.Il cantante alla fine del mondo 就是「世末歌者」的意思，意大利语。

第 14 话：「解」

幕间-1-

时间：000

「真是无聊透顶！这种木偶戏有什么意思啊？！」
「别急啊，这才几章啊。」
「这不是多少章节的问题！这种完全是造物的角色根本是毫无价值！」
「哎呀，不要那么激动嘛■■■。反正做起来玩玩的，太认真就输了。」
「嘁，无意义的闹剧就结束了好了！」
「诶！别！好歹花了三个月……才做成的……」
「……」
「……」
「现在好了，箱庭都被毁了，我们拿什么取乐呢？」
「啧，是我不对好了吧……能修好吗？」
「我来试试看……嗯……」
「怎么样？」
「没办法完全复原，但是就这么绕一圈再打个结的话……貌似还能运作的样子」
「喂，这样崩坏的那部分还在啊。」
「这样不是更有意思吗？」
「……真是糟糕的形状啊。这样发展下去肯定会变得一团糟吧？」
「是你说太无聊了不好的吧？现在又觉得玩太过了？」
「不不不，我只是很兴奋而已。」
「真是变态啊。哦哦哦——又要开始了喔！」
「嗯，这有没有 Gal 那种二周目点 Restart 的感觉？」
「额……虽然懂你的意思，但是情况不一样吧？」
「原来的那两个好像多少意识到发现什么了呢。」
「好像对我们恨之入骨的样子哦。」
「无所谓了，人偶无论怎么争都还是人偶」
……

◇

时间：00X

「呼……他们终于完事了，这次真是隔了好久啊。话虽如此，这变化也太大了吧？真的还是同一个故事吗？」
「……」
「不用那么拘谨，多萝茜，毕竟你是我唯一一个代理人呢。」
「主人，我……」
「别那么叫！被自己造出来的东西叫主人……有一种莫名羞涩的感觉啊。」
「明白了，主人。」
「……真搞不懂你到底是顺应还是反逆呢……」
「（微微偏过头）」
「总之，既然到我了就得负起责任来，把这一个个像帝江一样的故事整顿一下……虽然微小，但多少有迹可循。只要把他们，那群谜之人们留下的黑块展开来说就差不多了。」
「全部由我们来解开吗？那不会引起他们的不满？」
「不是全部啦，有相当一部分他们的想法我都看不懂，这个箱庭被这样的改造，已经是看不透摸不清的状

态了。我只是想把一些基础设定揭开，再加点我自己的想法，营造能理解的假象就好了。」

「唔……嗯……」

「所以得拜托你了，多萝茜。进去看看吧，然后把她暂时带出来一会。被制造出来这么久，现在才有机会进到箱庭里去，肯定无聊死了吧？」

「唔……其实我并没……」

「好了好，闲话就先告一段落，她就要睡醒了呢」

……

◇

一旦丧失意识，时间的概念也就变得无用了。像是千年的沉睡，又像是一瞬的蒙困。仅仅凭人类的体感去估量时间果然是一件愚蠢的事情。不过，能够进行这样的思考，代表远去的意识终于回到我的支配之下了吧。

努力睁眼，溢入的光将朦胧肉色亮斑挥去。

叶间的阳光，草里的花，充斥着钝感的大脑。

熟悉的天花板……好像没有天花板。

是「再映湖月梦之咒」用过头了吗？好像是跳回了最初的地方。

扶着宿醉后般的沉重脑袋，我缓缓地站起来。

不像是能够继续使用了呢，确认过吊坠仍然在我的胸前。「唉……呜呜……克莉艾，那个……」

回头，一阵风吹过草与树。

啊，是从头开始了呢，所以克莉艾不在也是应该的吧。不过这家伙也能持有回溯前的记忆，等会应该会来和我汇合了吧。那么就姑且先照原来的模式行动吧。

向着先前确认姿态的那个湖，我在秘雨森林中迈步。

「呀——不知不觉都过了这么久了呢。」

发出大叔一样的感叹，我脸上的肌肉僵硬地抖了两下。

十步，二十步，熟悉的湖在我眼前出现。

湖里的自己仍是那个样子，雪白的发丝，赤红的双瞳，姣好的面容。

啊……说起来那边的我长什么样来着？好像想不起来了。

「我真的还能回去吗？」

坐在湖畔的草地上，等待着史莱姆的造访。没有了那三人还真是安静了许多呢，就是好像有一点点无聊啊。

在我沿着湖找四个叶子的三叶草的途中，终于……

「呜喔，可疑人物发现！」

「莱莱说，是没见过种族呢。」

「看着不老却有一头白发，恶心。」

积点口德吧，姆姆。

为了迎接，我站起身。

「呜哇——变态！她没穿衣服！」

「莱莱说，我们也没有穿衣服呦。」

「是说，这是人类吗？」

熟悉的反应呢，真是怀念啊。

「是的没错，所谓人类的女性说的就是我了！」

气势很重要！

「好厉害！见到稀奇事了耶！」

「莱莱说，这已经不是稀奇的范畴了吧……」

「这么嚣张是在唬谁呢！」

「诶，姆姆，把这个人带回去我们是不是可以拿诺

贝史奖了呀！」

「莱莱，笑」

「你傻啊，我们又没法证明她是人类。」

「不是应该发现才最可贵的吗？历史上那些著名的史们，都是发现的拿了奖而证明的没拿奖呀！莱莱，你懂得多，你来说说。」

「莱莱说，两个笨蛋」

「你说什么？！」

嘛，感情好比什么都好。

背后传来的人类男性的声音打破了和平。唉，虽然很在意除了史史，莱莱，姆姆三个之外的史莱姆还能叫什么，但是，果然还是就此别过吧，史史，姆姆。逆转过去的风险果然不想为此轻易承担，所以，对不起了。慢悠悠的时间也该结束了，克莉艾她们还在等着我。

可是，想象之中的火矢并没有向这里飞来。

「嘿——史莱姆们！那是新伙伴吗？」

「队长！这里这里人类喔！人类！」

「莱莱说，是人类的女性。」

「貌似是人类女性的说。」

？是怎样这个和乐的氛围，队长，你的鬼畜行径呢？军队，你的火矢齐发呢？史史姆姆，你们的舍生救莱莱呢？好像没有火矢就没必要哦，对不起。

「你是说，人类的女性？开什么玩笑。」印象中二话不说拍马过来的队长此时却摘下头盔，一副冒险者公会里的慈祥大叔的模样向这边走来。

不对啊，如果这样，那克莉艾……

我急忙向天空望去。

东边——没有。

南边——没有。

西边——没有。

北边——没有。

是……是判断为暂时不出面吗？还是遇到什么麻烦了？克莉艾真是的……别让我担心嘛……

不过这边的问题也是迫在眉睫了，得应对这个大叔的盘问——唉，早知道说自己不是人类就好了，关键的是，没有了对人类的仇恨，我要用什么理由来找我的伙伴呢？——一定没事的，嗯，这是好事才对。

「这位小姐，长得确实和我们人类的特征很……」

「抱歉，我说笑的。我其实是南方的一种无毛猴精，因为像人类所以就想撒个谎玩一玩，对不起。」

嘿嘿☆，原来还有蒙混的余地啊。

「啊？你耍我们？！」

「莱莱说，好失望」

「真是渣滓。」

姆姆你原来是这样的吗？虽然不确定是我不好啦！

「这位小姐还真是调皮呢，可是也得要小心啊，万一给皇家研究院那帮科学疯子抓去了，可不是什么有趣的事。」作出长者般的忠告，队长在一块岩石上坐下……好耀眼，让人头晕，我觉得你还是喊着「第一个混血就由老夫收下了！」然后拍马冲过来比较好。

「那么你们人类是怎么繁殖的呢」

终于问出来了，好痛快。

「原来她连这个都不知道哦，还装作人类的样子呢！」

「莱莱说，呵呵。」

「唉……真是逊到不行。」

……三个史莱姆果然还是太吵了吧？

「嗯……因为人类男性的染色体 XX，所以是可以做到无性生殖的。而至于代孕的工作，则是交给一些魔物娘，相应的，我们要给她们提供护卫的工作。实在是受到了很多大的恩惠呢。不过实际上，更多的是直接娶魔物娘为妻子。」队长摩挲着他的戒指，向我如是解释。

戒指……我记得是……

「你们是来自圣弗洛依德的军队吗？」

钢十字。

「哦……了解得真清楚呢，是的。我们教因为要加深入魔间的友谊把各个小队派到世界各地，我们和其他两个小队是负责秘雨森林的。」

原来是这样……完全是反过来了呢。

来梳理一下吧。由于某种原因，我穿越回了我刚来到异世界的时间，至于这是「原来的世界」还是「另一个世界」我无法考证。而且，重要的是，这里的人类和魔物是处于和平共处的状态的。一切都显得很理想。极端反魔物的圣弗洛依德教成了人魔共处的倡导者，真是搞笑。不过，这一切都与我无关，这个世界仍是未完成的姿态，并不是我应该呆的地方。现在，就去寻找我的伙伴，找到……克莉艾。

只顾着了解世界间的差异，天色已经暗了下来。

不好！地点不对！这样就遇不上芙兰了！

「史史，莱莱，姆姆！虽然事出突然，没有时间解释，但是你们可以陪我去一下森林深处吗？」

「探险？我去我去！」

「莱莱说，史史冷静，这个家伙好可疑。」

「你这个无毛猴在叫什么呢。」

无毛猴……突然都是自己取的但多少有点刺耳啊。

「那个，我姑且是有名字的，嗯……叫莉莉丝。」

「莉莉丝？和我们的名字蛮像的诶。」

「……」

「谁问你叫什么了啊……莱莱？」

「莱莱，莱莱很疑惑……莉莉丝……总觉得在哪里听过……」已经化为史莱姆娘形态的莱莱有着一头水蓝的长发，娇小的身材使她必须要抬头才能直视我的眼睛。那两潭清澈的史莱姆蓝盈出泪水，凝视着我，凝视着过去的碎片。

有一位红发的天才少女曾经想悲恸地宣告：「时间是残酷的」让人想要爱因斯坦。抱怨记忆是温柔的，经历过的时间即使被重置了，也一定不会化为乌有。

但是现在，还是暂时不要多言了。毕竟真的要说的话，让我这种文采只有高中一年级、二年级水平的人来讲，肯定要花上两三个月吧。

「一定是以前在哪里见过吧？」

我揉了揉莱莱的脑袋。「姆姆，姆姆，这两人什么情况？」

「嘘——正打得火热呢，别吵！」

「总之，能不能陪我去呢？多晚，在森林深处还有一位朋友在等着我。」

「虽然完全不明白，但是包在史史身上，虽然完全不明白。」

「莱莱说……莱莱想去。」
「啧，算了算了就跟着去吧。」
很好！那么事不宜迟向着芙兰进发！
「喂，你们几个是要进森林吗？」
是慈祥恶心鬼畜老头大叔队长。
「对……有点事情要办……」
可恶，不要来碍事啊鬼畜老头！
「啊，那把这个背包带上吧，里面有一些应急物品和干粮，还有给无毛猴小姐准备的衣服。」
好人，祝你和您的战友们一生平安，过往的过节就一笔勾销吧，顺便特许你叫我无毛猴吧。
带着温柔魁梧可靠队长大人的信任，我和三只史莱姆向森林深处进发。
「哈……哈……到了没？」
「莱莱说……史莱姆可不适合赶路啊。」
「该死的猴莉丝，要把我们带到哪里去啊？」
「好了好了，差不多就是这一片了……」
安抚着三史的情绪，我开始观察周围的环境。
嗯，没错，这应该就是当时露营的地点了。和莱莱和……克莉艾一起的。
克莉艾，你在哪里？差不多该出来了吧？
被夜幕蒙蔽颜色的树丛后方闪过一抹红色。
「前面有个空旷的地方可供住宿休息，今天我们就在这里扎营吧。」
「芙兰芙兰！快点啊，快点！」
「凯娜姐才是……慢点喵。」
参差的黑幕后钻出一个赤色的猫娘，一个黑衣的兽人，和那个青色的猫娘，芙兰。
「喔，看来已经有其他人了呢。」看起来莫名眼熟的兽人如是说道。
「嗯？哦！芙兰，是史史她们！」
「喵？！莱莱！」
芙兰大幅度地朝这边挥手。又不是隔了老远，有这个必要么？还有，你们怎么认识？
「是凯娜和芙兰！」
「莱莱说！芙兰！」
「是那两个笨蛋猫娘姐妹啊。」
凯娜跑过来把史史和姆姆一下子扛到肩上，芙兰和莱莱则是站在旁边说着话。
凯娜吗……记得芙兰好像有说过她有个姐姐来着，应该就是她吧？
我能猜出她的身份，但很显然她并不认识我。凯娜放下史史和姆姆，开始对我上下打量：「这位婆婆是……」
头发是白的真是抱歉啊！
「啊，这是来自南方的无毛猴精小姐啦，很稀奇吧。」
「对对对，猴莉丝。」
「莱莱说，姆姆要好好介绍人家啦。凯娜，芙兰，这是莉莉丝，是我们刚认识的朋友。莉莉丝，这是凯娜和芙兰，是猫灵族，是我们的发小。」
感动！
「莉莉丝……唔喵……」芙兰露出了同莱莱类似的表情。
「莱莱说，芙兰，你是不是也感觉莫名怀念？」
「喵……总觉得，好像是很重要的事情，但是……」

就是想不起来了喵。」
会想起来的，一定。
「很抱歉打扰你们美好的邂逅，但是时间不早了，得要赶紧扎营了。」
这黑衣兽人怎么看怎么眼熟，到底是在哪……
我盯着那个兽人看，兽人见状，连忙向我解释：「啊，莉莉丝小姐，我是凯娜和芙兰的导游，带她们去不是什么可疑人物，不过你怀疑我也很正常，常常有人说我长得一副人贩子的脸呢，哈哈。」
哦——是那个奴隶商人啊，怪不得……
你怎么变成导游了！这个世界的纯良滤镜越来越强力了，都快成子供向作品了吧？糟糕，那魅魔这种浑身透着 18+ 气氛的物种不会直接被剔除了吧？
既然他是导游，应该对这怪物了解才是……正好，问问他看看吧。
「导游先生，请问附近有魅魔的群落存在吗？」
「魅魔？有啊，就在南边过去一点。」
竟然有吗？！太好了。看来克莉艾是先回老家省亲去了？哦对！虽然她平日里不爱提她自己的事情，但我记得她的双亲好像都去世了……额，既然是最后一个纯血魅魔这也是当然的吧。嗯，果然是去看望睽违多年的父母了所以迟迟地不来和我会合吧。
「实不相瞒，我家内人就是魅魔……」
哇——不愧是奴隶商人。
「那你一定对魅魔村落的事情很熟悉吧？」
「毕竟是丈母娘家嘛！」
那就来打听一下吧，说不定能听到克莉艾的不为人知的往事呢……嘻嘻嘻。
「喂，你们俩还不睡吗？」
姆姆从帐篷里探出头来。
「你们先睡吧，我和导游先生再聊一会。」
对不起啦，克莉艾。
回头，兽人导游已经倒上了两大杯啤酒。
「莉莉丝小姐在魅魔村子里有熟人？」
「嗯……对。」
克莉艾的特征不够明显呢……已经不是女王了，嗯……啊，说起来她的母亲……
「有一位长着一头银发的魅魔，不知您……」
「啊，您卡长莲小姐？」
有些印象的名字，嗯，肯定没弄错。
「对对对，就是她。」
疯狂压抑上扬的嘴角，啊，真是愉悦。
「卡莲小姐真是漂亮啊，和大夫齐格菲先生的感情也很好呢。」导游灌了一大口啤酒。
嗯……差不多要往主题的方面引了。
「有关他们的女儿……你认识吗？」
「女儿？啊——你是说小克吧？」
小克？这么清纯的小名啊，呼呼呼。
「但小克可不是女儿喔，虽然长得很可爱，但是确实是男孩子呢，克洛君自己对这点好像也蛮在意的，哈哈」
诶？
导游豪迈的笑声回荡在夜空间。

◇

幕间-2-

时间：00△

「这捏箱庭真是累死人了，■■是怎么做到一下子写完 20 多页的，他是鬼吗？」

「夫人您的速度也不慢了。」

「勉强吧，话说回来，她也已经知道她最喜欢的克莉艾不在了呢。」

「克莉艾……」

「还对克莉艾的存在耿耿于怀？」

「不是的，我……」

「她只不过是从我创造，由我编写了背景而已。真正的她是怎么样，都是他们在塑造，所以，她并没有成为我的代行者。现在不过是一介人偶而已，和其他角色无异。」

「但她仍然对您来说意义非比寻常。」

「我不否认，毕竟此前我负责的部分大多是她嘛，但是……怎么说呢？就像在小时候就走失了女儿吗？多少会关注些但果然不如亲生的，这样。」

「亲生的女儿吗……」

「为什么要露出那么复杂的表情？」

「没有（又把脸撇到一边）」

「好了好了，来看这里，差不多该来看看这边的情况了，叙事技巧还是要处理一下的。」

「……知道了。」

「但那边真是麻烦啊，设定这么多，人物这么杂，还有扎堆的专有名词，完全不认识啊……」

「不要说丧气话，主人。」

「是是……」

……………

预想中的冲击并未到来，火球瞬间坍塌扭曲了，变成几个火星飘洒在空中。

怎么回事？奴家的魔法竟然被抵消了？

火光消散后出现的是一个兔女郎，向前伸出的右手上戴着一枚戒指，是魔导？看来是这枚戒指抵消了奴家的魔法呢，是编写了小型反魔的阵？还正好是火球？或者说是复合型的？不不不，那种稀奇玩意不会就这么被奴家碰上吧？

「喂，你这个笨蛋魅魔！在这么狭窄的地方放那么大的火球是想拉着我跟你同归于尽吗？！噫，费我一枚戒指！」

好像莉莉丝有和我说过这事来着……嘿嘿☆先给她道个歉好了。

「莉莉丝……奴家……」

莉莉丝呢？

柔顺的白发，不在。华丽的赤瞳，不在。柔软的触感，不在。温婉的存在感，不在。

不在，不在，不在，不在，不在不在，莉莉丝不在！

「什么啊，那个白发的人类女性没有在这里啊。」

这家伙……

「你对莉莉丝做了什么？！她去哪了！」奴家揪起她的衣领把她拎起来，将魔力凝聚在右手。

「不要冲动！你没了她就不会自己思考了吗？好好想想，要是我掳走了她还☆会在这吗？」

噫，这个嚣张的兔子。

「所以呢，你来找我干什么？」

「我并非来找你的，我是来找你的同伴，那个人类女性的。」兔女郎揉了揉遭受冲击的脖颈，兔耳拨动两下。

「你找莉莉丝有什么事。」

「不，首先在此之前，先让我确认一件事吧，这位魅魔小姐，是魅魔的女王，克莉艾小姐吧？」

「……是又如何？」

「此前你并没有以高级的魔法闻名过吧？最近有没有觉得魔法实力很快的突飞猛进？」

「唔……」

此前没有考虑，现在想想好像确实是这样。

「原来如此，看来我理解的并没有错……」兔女郎呢喃着，扶着下巴陷入思考。

「该你这边回答我的问题了吧？」

真是自说自话的让人火大的家伙。

「还有最后一件事，最后一个，只要克莉艾小姐答应我一个条件，我便将知道的情报和盘托出——怎么说我也算是一个情报商嘛。」

「你说。」

「站在『佩艾蒂亚』这一边，然后，找回莉莉丝。是叫这个名字吗？那个人类女性。」

「就这样？你不用说，我也会这么做的。」

「是么？」兔女郎身上的气势一下子松懈，将挂在身上的披肩放在墙角便坐上去，「坐吧，不是一下子就能讲完的，我已经快要站不住了，老实说，刚刚从『故土』边疆快速移动到这里，还能正常地和你说那么久话也算是一个奇迹了。」

她从包里拿出几个小卷轴捏碎，应该是隐藏身形，遮蔽声音的魔法吧，还真是情报商呢，这兔子。

几念间，她已经架好水壶开始烧水泡咖啡，这也是情报商所必备吗？

「就由我的视角来给你讲吧，我已经没有余力去考虑用什么顺序讲你更好理解了。」

她好像真的累坏了的样子。

「我在圣弗洛依德本土边境遇到了一支极其特殊的『部队』。他们的战斗方式极为诡异，袭击魔物的村庄时魔物们放出的魔法都会被他们消除。」

这帮人类还是一个样啊……等等，消除？

「没错，就是那枚抵消你火球的戒指，嘛那么珍贵的样品就这么一下没了呢。」

……要你多嘴。

兔女郎端起已经咕嘟咕嘟冒泡的水壶，向架着挂耳咖啡的马克杯慢慢倒下去。

「后来，我混入被俘的魔物奴隶进了他们内部，经过调查，发现他们应该是直隶于人类研究所的部队。」兔女郎用双手捧着马克杯，慢慢摇晃着。

混入俘虏之中吗……还真亏她能跑出来呢。

「你是从秘雨森林出来的，应该知道人类研究所的存在吧？」

那个可疑的王子和奇怪的研究者那群人吗？

「如果我猜的没有错的话，人类研究所是在五百年前圣弗洛依德败退的时候分裂出来的部门，大概是教团

把那些能力高又极度危险的人全都凑在一块流放了吧，他们以秘雨森林为据点，以让人类得以习得魔法为目标进行研究。」

她将马克杯凑到嘴边抿了一口，然后「好烫！」地被烫到了。

……烫就凉一点再喝嘛，是在加冒失娘的属性吗？你是情报商啊，冒失是要出人命的吧？

「此前他们都在研究如何通过人造人这一技术来制造会使用魔法的士兵，但似乎是失败了，虽然也成功制造出来了相较普通人类强的士兵，但由于成本过高，想必马上会被抹除吧。」

是那个看起来呆呆的少女和那个少年吗？原来如此。

「然后，貌似是前天，一个吸血鬼，悄无声息地，直接出现在圣弗洛伊德教国的谒见厅，向圣弗洛伊德现任教皇，说出了魔法的秘密，又或者是人类基因的秘密。」

咖啡貌似已经凉了，兔女郎喝下一口咖啡，随即将它放下，清了清嗓子。……当怎样？刚刚烫的时候喝那么急，现在凉了又不喝了？

「原本在世界上流传的说法，是人类的血液并不纯粹，掺杂了太多其他的血脉，导致了人类无法使用魔法。」

确实是这样，奴隶之前也是这么和莉莉丝解释的。

「但是据那位吸血鬼所说，神，或者说一些更上级的存在，将人类的魔法与性染色体锁在一起并且进行了一些改造。」兔女郎用右手食指戳着自己的脸颊，思考着。

「据似乎『原来设定的魔法』，是分为两个系统的：魔法放出和魔法抵消。前者就是当今世上流转的魔法的正体，将体内的某种东西放出，形成魔法。而后者则是将体内的那些东西化为类似与反物质一样的东西，并与已放出的魔法相互抵消。当然，这都是我的推测，是真是假完全无从考证。」

魔法抵消吗？确实是从来没有听到过的类型呢，等一下，除了这个兔女郎，奴隶之前是不是在哪见过……

「而上级存在将魔法抵消系统全都写入了 X 染色体，而把魔法放出系统全都写入了 Y 染色体，而人类全都是雄性，所以就变成了现在全部人类无法使用魔法的情况。」

不对劲，这不合理。

「你说魔法抵消系统全都写入了 X 染色体，而人类男性有 Y，但也没有见到他们使出类似的反魔法呀。」

闻言，兔女郎停下了她的捣脑袋。

「啊对对对，我忘记解释了，这个魔法放出和魔法抵消并不是简单的并列关系，而是需要有魔法放出系统的基础上，魔法抵消系统才能被激活，也就是说人类的男性现在处于一种空有宝箱却没有钥匙的状态。」

「受到基因限制而无法使用魔法的人类的魔法资质如何呢？答案是——凌驾于一切生物之上。」

虽然已经隐隐约约猜到了……

「所以……莉莉丝就成了世界上唯一一个最强的魔法师？」

「是的，到现在都没有暴露的原因，是你们也没有试过想正式地教她魔法的使用方法吧？」

因为不可能会想得到嘛，这种事情。

「圣弗洛伊德那边应该已经派人来找你们了吧？不过好像有其他势力阻挠的样子，给我先找到了。」

列车上的混乱场面吗？

「我是一个情报商，人魔之间维持着平衡的状态才是我的生存之道，而且……我好歹是佩艾希亚拯救的魔族，所以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它走上末路。」所以我希望你找到莉莉丝，然后站在佩艾希亚这边。」

「如果你寻求的是平衡的话，应该让莉莉丝处于中立才对，为什么还想要我们站在魔族那边？什么都不做不是更平衡吗？」

「不，平衡已经被打破了。」兔女郎把头靠在墙上，「那个吸血兔不仅告诉了人类魔法和基因的秘密，还把制作带有魔法抵消效果的魔导的方法传授给了他们。」

「就是那枚戒指吗？」

「没错，虽然人类自己无法使用，但是借由其他各个因素略微展现一些它的功效，就像不会用电的人仍然可以搓出静电一样。」

明明对于「电」这个概念完全没有学习过的记忆，但不知为什么就是能够理解，这就是莉莉丝所说的奇怪的情况吗？

「用一个人类的性命，佐以一个魔物娘的性命，再耗费一个上级魔导道具，就可以打造这么一个具有魔法抵消的魔道具。」

「这么高的代价，也无法量产吧，血脉浓度高的人类和魔物娘都已经相对稀少了，况且这种人物一般都在各国的势力里处于一个相对较高的地位，也不好就这么简单地被献祭吧。」

「没错，所以并非这一种方法，另一种方法才是量产除魔戒指的途径。」

像是终于想起来了一样，兔女郎将那盘被放置在地上的，已经凉透了的咖啡端起来。

「同样需要一枚上级魔导道具作为载体，原料则是变为三个女性人魔混血——这就多了不止一点了。」

「……杀死混血，进行侵掠，然后再生出混血，可恶，人类无论如何都改不掉这种腐臭的行径吗？」

只把咖啡端在手中，兔女郎叹了一口气。

「不仅如此，用第二种方法做出来的戒指在性能和寿命等诸多方面都不如第一种，也就是说，会有大量的混血被杀掉——只为了被做成一枚只能抵消一次魔法的戒指」

冲天的火光，人类淫邪的笑声，母亲衣衫上的泪珠，再度映入我的脑海。

「在秘雨森林下的你们可能并不知情，魔族，或者说佩艾希亚，已经是强弩之末了，为了维持最低限度的平衡就已经竭尽全力了，大家的斗志也差不多要消磨殆尽，斯佩伦萨大人的出现虽然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这一问题，但根本上还是无法得到改善。」

「……但莉莉丝她是人类啊，她自己怎么想的暂且不谈，佩艾莉亚的魔族真的会听从小一个半路出来的人类女性的领导吗？」

「你说的完全正确，这正是最大的难题之一，不过所幸现在魔族的信仰都聚集在一个人身上，只要有凝聚的信仰，只是转移就并不是那么困难」

「你的意思是……你要去和斯佩德萨交涉？」

「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其他办法吗？」

太过深入了，凭她捏到的动机已经不足以支撑她的行动了。这个兔女郎究竟在渴求什么？

不过，无论如何，找到莉莉丝都是第一优先的事项，为了达成，稍微遂她的意倒也无所谓。

「所以，你知道莉莉丝的下落吗？」

兔女郎闻言，身板一直，两只长长的兔耳向上竖了竖，像是突然想到什么，为什么不早点说呢？

「我们兔灵种向来对于生物存在的『气息』非常敏感，在我来的时候，确实感受到了她的气息，但是，她的气息突然『消失』了，并非淡去，而是『消失』」

「意思是……她并非是正常的离开这里，而是被什么类似于传送魔法的东西给弄走了？」

「恐怕是这样的，所以未知的势力已经抢先一步行动了，我们这边也需要抓紧时间」

兔女郎擦了擦过用的杯子，将它放回行囊。

那你这慢悠悠的是怎样啊？

「这么重要的事情为什么不早点告诉奴家，在刚刚谈论那么久功夫说不定莉莉丝都找到了。」

「疑似为传递的手法，以及你目前的状态，让我判断让你了解当下的状况更加有效。如果你觉得我的判断有误，我向你道歉」

真是一个不知道是乱来还是理智的人。

「没时间纠结和你计较，奴家要去找莉莉丝了」

拍拍衣服上的灰尘，活动活动筋骨，嗯~状态上佳，随时可以出击。

「你打算怎么找？」兔女郎连忙跟着起身。

「直捣黄龙，擒贼先擒王，这是莉莉丝教给奴家的」

嗯，就飞在半空中来一个俯视全军的场景吧，一个人压制军队吗？嘻嘻，这种莉莉丝最喜欢了。

……

◇

幕间-3-

时间：00M

「不行不行，多萝茜，你得回来了，克莉艾现在开始往圣弗洛德王室那边去了，再不回来要碰上了。」

「……我又不会对她怎么样。」

「可是你一脸要对她怎么样的表情哦。」

「（马上摸了摸自己的脸）……才没有……」

「真的是只剩下名头了啊，现在她是怎么样的人我都无法掌握了，只能用别人还没刻画过的空白棋子回来应对，用信息量蒙混过关。」

「……」

「接下来才是重头戏，可别搞错了重点啊，多萝茜，你明白我此次派你下去的核心目的吧？」

「是的，主人。」

「都说了不要叫主人了，我觉得你的形象可不是这样的，现在这样招人误解万一以后性格走型怎么办？」

「不会的啦，那种事……」

「总之现在我的代行者就是你，只有你一个，而现在你的任务就是把莉莉丝带到这里见我，明白了吗？」

「明白，主人。」

……

「喀嗒，喀嗒」，银质锁链相撞的清脆声响逐渐接近，我只好加快奔跑的速度，即使身体已经残破不堪。

使劲鞭策变得沉重的双腿，我钝感的大脑迟缓地反应着当前的状况，不，这何止是状况，这根本就是灾祸。

那个吸血鬼，不是可以用生物衡量的级别了，那更像是，天灾一样的存在。

多萝茜斯菲尔·伊莉莎白·弗拉德，狂杀的虐杀的死杀的吸血鬼，站在全世界魔物之巅的存在，这些片刻信息，是我在兽人导游被锁链一击大暴头前能听到的所有。

史史，姆姆，凯娜，都为了掩护我的逃走掉了，现在估计也凶多吉少，连同我在内，仍然在逃的菜菜和芙兰体力也要见底了，然而，这距离遇见她才过了几分钟。

来回顾一下吧，那天夜里，得知克莉艾并不在这个世界之中的我陷入了极度不安的状态，第二天马上去探访了魅魔乡，只剩了卡莲和桑格菲。——克莉艾的母亲和父亲。但很显然，并没有什么改变，只不过是抹杀了我心中最后一抹希望，但我仍然决定按照原主的路线发展，所以打算去神之钉看一看。当我想见那位突然出现的持刀女仆并思考凭我们几个能否成为她的故手时，她出现了，并且打破了我可笑思考。

在森林中疾跑，我感觉我的每一个肺泡都在哀号，口腔里如同枯井，只剩下一股血的腥甜味道。

不够快，还不够快。

虽然这么想着，但我还是停下了脚步，因为一切都结束了。

纯白领宽松的拘束服有着别致的设计，四肢的袖口都逐渐变宽而呈喇叭状，不知是为了掩饰衣袖里手脚的动向还是什么，真是的，这么强真的有必要吗？纵横的拉链和交错的用带着卡扣的皮带遍布全身，是拘束服经典的配置。但她吸血鬼身份格格不入的是，全身上下缠绕着的银质锁链和胸前挂着的十字架挂饰，雄辩地彰显着她忤逆世间法则的强大，虽然我也不明白我为什么还有这样的心情，但如果我是第三者的视角来看，没有直向她恐怖的威压的话，一定会为她的的美貌所倾倒吧？一头金黄的长发一直落至大腿，末端有些许上翘，脸庞完美无暇，口中锋利的犬齿若隐若现，淡红色的瞳孔睨视着我。啊，这大概是我此生见到的最后一双眼睛吧？

即使马上要被杀掉，杀得连渣滓都不剩，我浑身上下的每一个细胞仍在为她的美丽与强大而颤抖，多萝茜斯菲尔·伊莉莎白·弗拉德就是这种存在，让人见到就有下跪仰视，献出生命的，究极的存在。

「喀嗒，喀嗒」银锁链随着她的动作又开始作响，她伸出被白色长袖包裹的右臂指向我。

「跟我走。」

不同于其他强者充满杀伐之气的声音，她的嗓音空灵而清澈，却含着无比的威压，如同冻结逝水流年的雪底坚冰，绝对，纯粹。

躯体都无法移动一寸的我并没有任何的拒绝的余地，快速瞟了两眼身边的菜菜和芙兰，她们也面如死灰，惊恐地看着我。

「不必担心，你的伙伴和你都不会有危险，如果你配合的话」多萝茜甩出一根锁链，缠住了我的双手，然后就拉着我走了起来。

「喀嗒，喀嗒……」银锁链随着她的步伐摇晃。

本以为会乘上什么蒙着黑布的交通工具，或者走到什么传送魔法阵之类的，可是大概已经过了一两个小时了，仍是她在前，我在后，她牵着我走的状态。

她是打算走到目的地吗？

「那，那个……弗拉德小姐？」

「叫我多萝茜。」多萝茜回过头，一脸淡漠，「只有被我杀死的怨鬼才会叫我的姓氏。」

希望这辈子都能叫您多萝茜。

「呃，那么多萝茜小姐，我们这是要去那儿呢？」

「神之钉，因为你没法直接去到『上面』，要去神之钉那种有裂缝的地方才行。」多萝茜回头。

居然还详细地解释了，难道多萝茜小姐其实是一个很温柔的人？等一下，神之钉……

「是要徒步走去神之钉吗？」

「嗯，我能找到路，无需担心。」

「这不是能不能找得到路的问题吧……」

「从这里走到神之钉，是不是有点太远……」

完，完了，她停下来了，欸，欸！为什么要用一种生闷气的眼神看着我，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错了多萝茜大人。

多萝茜用更多的锁链将我的躯体缠了起来，咦？这是在做什么？

多萝茜抓住我身上的锁链，对我笑了一下，随即双脚猛地一蹬。

我没有体验过被人用光速踢过，但当现在我好像是体验到了用光速飞行的感觉，具体什么感想就不要再问了，淑女的羞耻心还是有的。

等到我恢复意识，眼前已经是一根巨大的通天的铁柱了。

这便是神之钉，向上望不到头，向下深深扎入大地，周围的土地向着它下陷。

「喀嗒」多萝茜正站在我的身边，她扭了扭手上的戒指，哇，之前没发现，真是个别致的戒指呢，她又把胸前的十字架挂饰扯了下来，在她雪白的手臂上划了一道血痕，沾了血的十字架开始悲鸣，带动她身上的锁链一同颤动。

什么情况？要变身了吗？

颤动的银锁链迅速膨胀，在以她为球心的球面上交织成网状。

「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啊……真是恶趣味」多萝茜微微叹了一口气，摘下了她的戒指。

锁链突然开始暴动，急速变黑，又如坍塌般收束，将多萝茜捆住，漆黑的锁链侵蚀着纯白的拘束服，最后成为一团混沌。

哈，多萝茜。

漆黑的混沌蠕动着，炸散而去，多萝茜的拘束服随之消失，当然，并没有变身途中爆衣的杀必死时间，多萝茜身上俨然已经穿着一身以黑色为底色，间有绯红缀饰的洋服，那个似乎是变身启动的钥匙一般的十字架，已经涨大到了比人类手臂还要再大几分的尺寸。

放大后的十字架可以看得更加清楚，仍然是纯净锃亮的银色，十字架中有着繁杂而精致的花纹，锁链似是多萝茜血液的液体填充着，闪着猩红的光芒，却并无流

动的感觉。

事到如今也不得不承认了，刚刚那种究极生物般的存在也并非这个吸血鬼的全盛实力……不如说有无三成实力我都很难说，解除限制的多萝茜散发着极其浓郁的血腥和杀戮的气息，我就说哪有吸血鬼含用银锁链和十字架把自己框起来的嘛，就是因为太强了所以自我限制之后仍然强得超乎想象所以以意料之外的银与吸血鬼的组合也显得十分合情合理了。不过果然吸血鬼还得是吸血鬼，和什么银锁链十字架捆一起的就是邪道，什么强不强的根本无所谓，就是你告诉我这个无穷大于那个无穷一样，不懂数学听不懂，总之两边弹手指我都得死，为什么每次临近死地的时候都会开始加快思考速度啊？难道是学会了「预判思考」？（对不起）

多萝茜伸出右手，反向握着浮于身前的十字架，左手一挥，身侧的空间撕裂出一条裂痕。

腐烂，腐尸，腐肉，通过裂痕得以窥见的那个浑浊漆黑的空间有如奈落，除了比多萝茜本人还要离谱的血腥味及腐臭味，还有凄厉的尖叫传出……仔细看裂痕边缘，好像还有伸出本的手，肠子，之类的残肢和内脏，小孩子请在大人的陪同下观看。

多萝茜将手中的十字架反插入那个裂痕，尖叫声顿时放大，她将手向外抽，十字架底端似乎带出了什么东西，沾满了干掉的血液，脂肪，肉屑，碎骨的一把剑，从那个空间里拉了出来。

多萝茜猛地一挥手，那把剑身上的污物便尽数褪去，并逐渐与十字架相互融合，变成极长的一个银色刀身。简而言之，就是以十字架为刀柄，以那把剑为刀身。

多萝茜抽出了一把极长的银色长刀。

降落，未知空间的裂缝也终于闭合，多萝茜走到我的面前，同样睥睨的眼神，但淡泊的淡红眼瞳已经变成不祥的血红眼瞳。

她伸出未持刀的左手，「抓紧。」

没有反驳的理由和余地。

多萝茜用长刀轻轻划过天空，神之钉周围的穹顶就被撕裂，嗯？现在要起飞了吗？虽然没准备好但是我准备好了。

但是，多萝茜并没有像之前一样猛地蹬地起飞，她只是牵着我的手伫立，脸上没有表情。

嗯？她刚刚是不是鼓了鼓腮帮子？

这已经无法考证了，因为下一刻我再一次失去了意识。

开幕！



时间：Now

命运所指，莉莉丝终于来到了「这里」。

现在的莉莉丝想必极度混乱吧？能够认识到周围的空间却无法准确地感知，清晰而又模糊，和她，或者说他？自己一样混沌而不清楚。

但是「我们」不一样，我们拥有绝对的视点，因此可以看清所有东西。

莉莉丝如今正待在一个昏暗的房间里，背后有一个悬浮在空中的暗暗发光的「箱子」，身前有一位男子，坐在简约而舒适的椅子上，至于他的外表看起来如何，

由于脱离了本书的叙述主旨。在此按下不表，大家只需知道他手中把玩着缀有白色花纹的黑色发带就好，带莉莉丝过来的使者，「穿刺王女」「死枪真红」狂杀的，虐杀的，死杀的吸血鬼，多萝茜斯菲尔·伊莉莎白·弗拉德正靠坐在一边，那柄长得惊人的银色长刀倚在她的身侧。

「喔，真的来了喔。虽说知道里面真的是个世界但是不亲眼看见果然无法切身体会呢。」那个男子，为了方便在此姑且称他为 N 好了，摩挲着下巴，端详着眼前的莉莉丝，「■■的滋味确实不错吧，虽说比较复古就是了。」

莉莉丝艰难地抬起头，她不知道这样是否算是面对着那个存在，在她全身意识中响起的声音让她无法辨别说话者的方向，只能朝向模糊的光芒稍为聚集之处望去。

所幸莉莉丝看的方向正是 N 所在的方向，在我们看来已经是很棒的对谈场景了，至少没有人会对着柱子讲话。

「那个……」在如此的环境中还能开口，真是了不起。

「抱歉，能请你先听我说吗？我知道你有很多疑问，但是你可能会对我的话产生更大的疑问，届时你就会忘记现在的疑问，我也不去一一解答它们，咱们俩都乐得轻松。」

原来不是想攒着一起回答吗？莉莉丝仍有余裕在心中作出这样的吐槽，可能这就是她的厉害之处吧。

「该从哪里开始讲好呢？期待了那么久现在反而不好开口啊。你说呢，多萝茜？」N 转向旁边的多萝茜。

「还请您自己定夺。」多萝茜并不理会。

「真是无情啊。」N 回过头，「那么这样好了，你还记得你是谁吗？」

「呃，莉莉……」

「还有另一个更真实的名字吧？」

「……■■■■。」

「很好，看来你并没有忘记。是的，这是你原来的名字，你真正的名字，嘛，我们是这么设定的。」

设定？莉莉丝对于这个词汇产生了些许不安。

「我也不采取什么娓娓道来的方式了，简单来说，你所居住的那所谓异世界『异世界』是由我，和其他几个人一起捏出来的箱庭，你遇见的所有人物都是由我们创造出来的我们的棋子，而你记忆中的那个『原世界』呢，并不存在，有关的记忆是我们直接植入你的脑海中的，因为再为这个去捏一个世界很麻烦不是吗？虽说在两个世界穿梭也有它的乐趣就是了。」

想必一时间还无法接受 N 的说法吧，莉莉丝什么话也没说。

「你先前感受到了世界的异样，没错吧？是那个，叫什么来着？总之是那个主教点明的，他是■■的代行者。」

说及此处，N 扶了扶额头，「啊，抱歉，你还不知道代行者是什么吧？要解释的东西太多我自己都要混乱了，抱歉」

「先补充一个前提吧，这个箱庭是由许多人，大概有十几个人一同创造的，我们每个人会塑造自己喜欢的棋子放入箱庭，以及调整箱庭的一些设定，所以我们其

中的任何人，包括我，都无法认识到箱庭的全貌，明明是自己的造物，真是可笑，有时不便直接干涉时，我们会捏出一些比较特殊的棋子进入箱庭来执行我们的意志，这样的人称为『代行者』，可以自由穿梭于不同的世界，你先前见到的主教，和另一边的博士，都是代行者，我的代行者只有一个，就是旁边的多萝茜小姐啦。」

多萝茜皱了皱鼻子，把身子侧过去。

「回归正题，那个主教的话让你感知到了另一个世界的存在，没有错，这个箱庭之中的确存在两个世界，而且并不是简单的并列关系。」

「把你重生时所在的世界称为 α ，另一个世界称为 β 的话，其实最先诞生的是 β ，那个世界也有一个莉莉丝。」

莉莉丝似乎渐渐回过神来，开始消化目前的状况。

「听到佩艾希亚创始者叫莉莉丝，克莉艾让你们很惊讶吧？她们就是另一个你们。」

莉莉丝皱起眉头，「不对，为什么突然就去了另一个…… β 世界呢？」

「我有说过这两个世界并不是简单的并列关系吧？它们之间是有连通之处的，你应该已经意识到了才对啊？科技树的暴长以及同伴们的自然而然的接受，这就是世界对你们进行的意识调整。」

莉莉丝的眉头舒展开来。

「关于 β 世界，还有一些你需要知道的东西，嘿，还记得你妹妹吗？」

妹妹，妹妹！

听到这个字眼的莉莉丝整个人弹了起来向 N 扑去，可是因为强烈的恶心感和眩晕感又跪了下来，「我妹妹，她怎么样了？不对，你说原世界的记忆都是虚构的，那她应该不存在……」

「原世界的确是虚构的，但你的妹妹却确有其人哦。」N 把玩着手中的发带，「带着和你同款虚构记忆的，你的妹妹，我们也捏了这样一个人呢，如果你认为那记忆本就不是真的所以她并不是你的妹妹的话，那我也没办法，或许可以给你们兄妹的肉身？」

「所以，她，她也在这个世界？」莉莉丝注视着 N。

「大体来说并没有错，因为『那个世界』不存在嘛， β 世界开始时，我们把你的灵魂放进莉莉丝的躯体，把你妹妹的灵魂放进……咳咳，你先别激动啊，放进了克莉艾的躯体。」

？！

「呃，在 β 世界，我们想要创造的故事是你们一起转生到只有男人的世界，为了拯救魔物娘的旅途的故事，中间因为克莉艾是魅魔，妹妹逐渐对同为女性的哥哥心生歹意的情节是我们喜闻乐见的，还记得你那个莫名其妙出现的故乡吗？那是你们在 β 世界重生的地点，是你们的新手村啊。」

「本来这个故事正顺利发展，你和克莉艾两个从秘雨森林出发，收服各种族的魔物娘，是一个酸酸甜甜的伪后宫的故事，我们也都看得很开心，可是正当你们离开秘雨森林奔赴圣弗洛伊德王国时，■■等人觉得这个故事太无趣了，我们没能拦住，箱庭一度被毁，我和■■还有■■几个为此苦恼了许久，但■■还是把它修好了，只不过并不是破镜重圆，而是绕了一圈打了个结，

所以α世界，你们的世界诞生了，由于诞生得太过混乱，你的重生地点发生紊乱，导致你在事森林中醒来，先遇到了莱莱一行人，唉，还是在秘雨森林真是太好了。」

「然后呢，呃，我本来想趁此机会把克莉艾变成我的『代行者』的，因为其他人不确定因素太强了，我想借此至少让故事稳定下来，我将克莉艾的肉身升格为代行者时都很顺利，但是在微调她的意识时出了岔子，你妹妹的意识反抗了我，用自灭的方式挣脱了我的控制，你冥冥中觉得克莉艾不同于别人的原因，除了她是你妹妹的躯体之外，还有她本身其实是未受控制的代行者，气场和存在感本就超过别人，她那强过头的魔法天赋大抵也是由此而来的吧？」

「克莉艾……」

「世界重启后，我们发现你们这边实在是有趣得多，于是都把视线转移到你们这边，β世界失去注目后，自然会走向崩坏，在那边的莉莉丝和克莉艾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开始反抗，所以才有你看到的佩艾希亚城，现在……现在她们应该已经到达了只有代行者才能到达的地方了吧，跳脱了两个世界，到达了她们认为的神境，不过距离这里还有好一段距离就是了。」

「而你熟悉的克莉艾，还被留在β世界，因为她是代行者，如果没有我们特意地将她带到α世界，她就不会过来，现在正和兔女郎小姐一起对抗圣弗洛依德的军队并且在找你吧。」

「而你现在待的α世界，你应该也意识到了吧？很完美的世界不是吗？一切的矛盾都得以解决，在这里你也会有一个你最喜欢的动画里的一生吧。」

「而那边的β世界，混乱至极，一步步走向崩坏，世界会将自己修正成一个世界，当时没有任何代行者，你也不在的α世界已经得到了修改，现在正在进行的是β世界的抹除，按理说你不该回到那边，不过呢……」

N 手中的发带转了一圈。

「你所熟悉的克莉艾，陪你走了这么久和你又肌肤之亲的魅魔在那边，而且正在努力地寻找她心爱的莉莉丝哦，虽然我们的克莉艾的确很强，不过我稍稍做了些手脚，现在圣弗洛依德王国军对于使用魔法的敌人可是有很强的杀伤力，孑然一身的克莉艾还能支撑多久呢？」

「当然你还可以有另一个选择，就在两个世界之外，箱庭的边缘有着另一个莉莉丝和克莉艾，那个克莉艾，可是你的妹妹哟，许久未见，你一定很想她吧？去见她如何，另一个自己会是什么样的应该也让你很好奇吧？不过，你妹妹心中的哥哥究竟是不是你，仍有待考证呢，毕竟比起你这边和克莉艾的故事，她们那边可是要残酷，黏糊糊得多呢。」

「好了，我觉得差不多了，说了那么多真是渴死我了。」N 起身伸了依个懒腰，「选择权在你的手上，莉莉丝，要去到何处，你可以自由选择。」

一直坐在一旁默不作声的多萝茜此时站起了身，拿起了身侧的长刀。

「来吧！选择吧，莉莉丝！是选择有着妹妹的『过去』，还是有着克莉艾的『现在』，抑或是只有美好与

快乐的未来！不用担心选错，无论你怎么选我们都甘之如饴，当然你也不用马上作出选择，不断地为此而痛苦，踌躇，然后因为太久未能作出决定而眼睁睁看着你重要的人们死去，也是一个美妙的体验呢，哈哈！哦说到这里我还能给你一个选项，留在『这里』，这里的时间可不会流逝，你不会老去，永远保持着这份完美的容颜，我还能让多萝茜陪陪你，怎么样？多萝茜可是不可多得的绝世美人儿哟。」N 笑着。

多萝茜拿刀柄的十字架捅了一下 N 的侧腹，N 连忙躲开。

莉莉丝跪坐在地上，纯白的发丝有几许从肩膀泄到身前，赤色眼瞳失去了焦点，明亮的红涣散成片霞。

恍惚间，感觉到了脸上冰凉的触感。

多萝茜用刀抵着莉莉丝的脸。

「喂，你还在犹豫什么？可没有时间在这里让你磨磨叽叽。」

「多萝茜，不要说多余的话。」

多萝茜幽怨地看向 N，噙着嘴收刀走向墙两边面壁。

那么，该如何选择呢？其实根本毋需思考，答案从一开始就决定了，刚刚的沉默只是在缓解久坐的疲劳罢了，那个男子和多萝茜应该也不会觉得我会选择其他路线吧？特意味我提供多个选择真是辛苦了。

我站起身来，挺了挺腰。

「抱歉，能给我带个路吗？」

堂堂闭幕！